

邂逅

张宇

直到现在，陶郁文仍然记得清清楚楚，自己第一次碰到她的时候，是在三月份那个微雨天的早晨。

他依然记得，那天是星期一，他如常在八时出门，步行五分钟到上环的地铁站，坐一个站，然后在中环换上转去九龙的车，因为他上班的地点是在九龙。

那天跟平常没有两样，他用储值车票进了闸后，便往登车的月台走去，当时早有一部车敞开着门，等着乘客入内。

每天早上这个时候，上环开出的班车，算最少乘客了，他才踏进车厢，一眼便看到了她。

她穿著一袭浅黄色的套装，留着一把长发，十分文静的坐在靠门的座位上。

只是第一眼，陶郁文对她已有了很深刻的好印象。

时下的女郎都流行短发，一个个都把头发剪得比男人更短，露出耳朵，有部分更把后脑的头发刮得见青。

每见到那种背后或发脚见青的女郎，陶郁文都觉得她们实在太过分。

他喜欢长头发的女郎，在他心目中，女人应该有女人的特征，例如秀发如瀑布般，才可以显出女性的妩媚温柔，因而眼前这比他先上车的女郎，给他的第一印象已是极好。

虽然那女郎没有跟自己四目交投，但由于她面向前方，陶郁文是完全可以看到她的面貌，因而更教他怦然心动。那女郎眉眼清亮，一管鼻子端直，嘴唇微厚而性感，而且五官配在一起，美得出奇。

看那女郎的打扮，也是上班一族。

“怎地有那么漂亮的女子，以前从未见过的？”当时的陶郁文心里想。

眼前这女郎，无论走在街上，抑或走在人群里，都会是一眼便被注意到的，她有独特的气质，绝对与别不同。

陶郁文今年是二十八岁，虽然工作及生活圈中，也接触过不少女性，然而他从未正式追求过任何女孩子，可能是他要求较高，始终没遇上一个令他心动的。

然而眼前这个女郎，第一眼就教他感到心跳。

或许没有追求女孩子的经验，所以陶郁文虽然第一眼就对车厢中那浅黄衣服的女郎生出了好感，但他连望也不敢多望她一眼，惟恐被她发觉时，误以为自己是登徒子。

本来，当他上车时，女郎的身边仍然空着，不过陶郁文根本没有胆量坐到她的身畔，只是默默的站着。

很快地，车厢的人越来越多，女郎身边的空位，已让一位老妇人坐下了。

女郎仍然十分文静的坐着，目光没有四处游移，依旧看着前方。

倒是陶郁文虽然很担心会被发现自己偷望人家，但却十分渴望能多看那女郎几眼。

他站在女郎对面的靠门的位置，尽量克制自己的眼睛不向女郎望去。

车厢又进来几个人，都没有座位，其中两个站在自己身旁。

不晓得是否人多了，胆子也壮了点，又或者给予了自己一个借口，人那

么多，偷偷望那女郎一眼，大概不至于那么容易被发觉，人多可以掩藏自己，当她发现时，或许分不清到底是谁在向她注目。

于是，他大着胆子，向女郎偷偷的望去，一次又一次的……

而每一次窥望，他都觉得自己心跳加速，他害怕被发觉；可又有几分渴望她会看自己一眼，起码给自己一个机会，或许她亦会对自己留下印象。

在他恣意的注视那女郎时，那女郎根本连望也没有望过他一眼。

很快地，列车开行了，由上环到中环，不过是短短分来两分钟的车程，看那女郎没有移动过身子，似乎不可能在中环站下车。

本来，每天早上陶郁文乘车到了中环，就在中环站下车，然后走到再下一层去转到九龙的列车；可现在见着那女郎，他实在有点依依不舍……

当中环站到了后，许多人下车，又有许多人上车时，本来他是应该走出去的，但在车门未关上时，他却作出决定，多坐一个站，待列车到了金钟，他才下车，反正金钟一样可以转车往九龙。

平时不在金钟转车，是因为金钟转车的人最多，在上班的繁忙时间，连挤上车的机会也分分钟没有，但为了多看眼前那个令自己心动的女郎，他宁愿多坐一个站，冒着要多等两班车才挤得上的危险，亦不肯下车。

当车门重新关上，列车又开行后，那女郎终于不经意的往陶郁文所站的位置望来。

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形下，陶郁文与女郎的目光接触，不过是一秒钟之内的事，但陶郁文却紧张得全身的血脉都似凝固了一样；与那女郎的目光相接，他如同触电般，仿佛那女郎的眼睛，已立刻把他看个透明。

然而，那女郎却是若无其事的，又把目光移到别处，好象对他一点儿兴趣也没有，陶郁文为此有种极之失落的感觉。正有点不知如何自处时，列车已经驶进了金钟站。他虽然有万分的舍不得，但必须要在在这个站下车。

当车门打开，陶郁文准备下车时，他突然鼓起了勇气，冒着被那女郎发现的危险，也回过头来，向那女郎望多一眼。因为从此一别，以后人海茫茫，不知会不会有机会再见第二次。

当他下车后，他的心有种掏空了的感觉，那是他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几分失落，更有几分惆怅。

下车后，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下一层的月台，反正别人走，他就那样的跟着走，但他的心却似乎仍留在上一层那节车厢中。

往九龙的列车挤满了人，平时的陶郁文一定拚命的往车厢里挤，尤其今天，他的时间可能延误了，理应更快上车，但这时心像给掏空了的他，站在月台上，也不在乎跟别人挤。

列车的车门关上了，三两秒内便要开出——

就在这时，陶郁文无意识地望向面前的车厢，这一望，竟给他望到靠近车门边，有个熟悉的黄影子，被夹在众多的乘客中，不就是那个让自己动心的女郎吗？

刹那间，陶郁文恨不得一头撞死在墙上，自己怎会那么疏忽，竟没有留意身边的乘客？

再也想不到，那个女郎竟然也在金钟站下车，站到开往九龙的列车来。

要是知道她也是同一时间下车，那么可以紧随着她，又再跟她坐在同一车厢中，虽然不认识她，却仍然可以在人群中，默默的欣赏她。

现在却是眼巴巴的望着列车在月台开出，而自己心仪不已的美人儿却在

车厢

陶郁文觉得自己活了这个久，最后悔就是上不到这班列车了。

直至今今，陶郁文对于第一天发现那黄衣女郎，自己当时的惊喜、心动、懊恼及惆怅的心情，印象犹新。

他甚至记得很清楚，接着下来的整天他都神不守舍，完全无法集中精神工作那种失魂落魄的感觉，是以前从未试过的。

次日，他比平时早起了半小时，思量着是否该早点到地铁站，看看能否再逗昨天那个女郎？

终于，他还是早了半小时出门，守在地铁的进口处。可是上班的乘客虽多，等到差不多时间，仍不见那女郎的踪影。

无可奈何，只有自己入闸，往月台走去，刚巧有一班车准备开出，陶郁文便赶紧跑上前，却发现列车门快要关上。

基于多年来习惯了的赶车本能，也不管到底是那节车厢，便佻步并两步的向车厢内冲。

刚刚踏入车厢，背后已听到关门的声音，不早一秒，也不迟一秒。

当他才站定，心头便禁不住一阵狂喜，令他神魂颠倒，朝思暮想的女郎，竟然就站在自己不远处的位置上。

今天这女郎换了袭白色的套装衫裙，依然是长发披肩，虽然她左右都站着其它乘客，但仍旧是那么出众，教人一眼便能看到她。

当陶郁文见到她时，她的目光正朝他望去，两人的视线碰个正着，陶郁文有种触电的感觉，因为他见到那女郎以一种似笑非笑的神韵看着自己。许是她见到自己冲入车厢时的狼狈相，所以才有这样的反应。

当陶郁文想到这一层时，顿时感到很窘，甚至迅速的收回目光，不敢再与那女郎接触。

虽然两人之间，隔了五六个乘客，但陶郁文仿佛仍觉得女郎的目光没有离开过自己，这教他浑身不自在，心里甚至暗暗懊恼，自己今天为什么不好好的选一件比较象样的衬衫穿上？

有了昨天的经验，他晓得那女郎是在金钟转开往九龙的列车，心里很希望能够与那女郎一起转车。

虽然对方姓甚名谁自己仍然不知道，却希望能够多一点时间与她在一起，或者该说是多一点时间见到她，唯一办法，就是等到金钟才转车。

但心中是这么计划，却提不出这份勇气，万一被那女郎发现自己随着她下车岂不是会被误会自己是故意跟踪她？

顾虑到这方面，虽然依依不舍，当列车到达中环站时，他只得像平日一样，在中环站下车了。

当他走出车厢时，虽曾努力压制自己，但到头来还是情不自禁，回头向她望一眼。

还好一瞥时，见到那女郎正低垂着头，不知在想什么。

尽管看一眼并不满足，但这一次没有被她发现，陶郁文倒觉得宽心，从心底里默祷着，希望明早上班时候，仍可以遇上她。

踏出月台后，陶郁文强打精神，尤其周围的人都赶着往下一层的月台走去，他亦本能的追随其它人。

到了下面那层月台，其中一边的列车，已挤了半满的乘客，看情形马上便会开出了。

前后左右都有许多人赶着跳上车厢，陶郁文亦然。就在他刚踏入车厢时，他简直呆住了。仍旧是车厢靠门的座位上，赫然坐着刚刚在上边月台往柴湾那边开去的列车中，教自己心猿意马，恋恋不舍的白衣女郎！

这不可能吧？

陶郁文失神的，眼睁睁的瞪着那女郎，甚至忘记了若被她发现自己那么目不转睛盯着她，会是极之无礼的事，过分的惊呀，教他忘却了该有的顾忌及礼貌。

刚才自己在上层下车时，还特意的回头望那女郎一眼，那女郎当时低垂着头，气定神闲的站在车厢内，一点下车的动作也没有。而陶郁文记得清清楚楚，当自己下车后，车门马上便关了。若那女郎从车厢另一端的门走出来，除非走得非快，而且在十来呎距离间，自己在月台上早该发现她吧。

下车后，陶郁文记得自己很本能的，随着其它乘客赶到下一层的月台。当自己赶到时，车厢早已满座，连站的位置也半满。那女郎就算赶了下来，顶多速度跟自己差不多，那么她又如何可以有位子坐呢？

陶郁文简直百思不得其解。

连带的想起昨天，自己在金钟下车后，在转车时，自己错过了一班开出的车，却吓然发现女郎在车厢中。

看那女郎外表如此斯文秀气，陶郁文无论怎样也不能相信，那女郎可以走得比自己还快。

偏偏事实摆在眼前却是如此！

车很快便到了尖沙咀，然后佐敦、油麻地、旺角，那女郎依然端坐在车门边的位置上，却自始至终没有看过陶郁文半眼。

陶郁文的上班地方在旺角，虽然心里对那女郎的神出鬼没，仍好奇万分，但列车到站时，却不能不走出车厢。

由于对那女郎太好奇了，跟前几次一样，在他走出车厢时，禁不住回头向那女郎多望两眼。

第三天，陶郁文上车时，又再次见到那神秘女郎。这一次，她坐在车门边的老位置上，当她视线似不经意的与他接触时，她竟很大方的向陶郁文点头微笑。

对陶郁文说来，心里又是高兴，又是紧张，一切是那么意外，他绝对想不到那女郎竟会主动的向自己招呼。那是种受宠若惊的振奋感。

他想上前与那女郎搭讪，可是今天上环站开出的列车，不晓得为何有那么多的乘客，隔在他们中间，起码也有四五个人，陶郁文考虑过，硬是请人家让开挤前去，似乎不大好，只有向她回以微笑，自己仍站着不动。

列车到达中环站。

在车厢门打开时，陶郁文本能的向那女郎望去，女郎又向他点头笑了一下，似乎像晓得他在这儿下车一样。他回以一个微笑，然后踏上月台，这一次，他故意留在月台，等列车门重新关上，确定那女郎仍坐在车厢后，目送列车开出，他才安心的往中环站低一层开往尖沙咀那边的月台走去。

或许是等上层列车开出后才往下层走，时间上耽搁了一会儿，当陶郁文走到下一层时，恰巧送走了一辆车。另一辆车停在月台另一边，乘客也有半满，他倒是不急不忙的往其中一节车厢走去。

当他要跨入车厢时，目光不经意向旁边的那一个车厢看去，竟见到刚刚目送走的女郎，站在靠玻璃窗的其中一个位置上！

陶郁文愣住了！

“不可能的！她明明坐在开往金钟的车里，此刻早该到了金钟那边，怎么可能……”

不知是否那女郎跟他心灵相通，就在陶郁文心里在狂问自己时，她的眼睛竟朝月台上发呆的他看来，同时唇边又绽起那温柔的微笑。

这一次，陶郁文忘记了回她一个笑脸，他好象呆子一样，在月台上往她那节车厢走，却又没有走入车厢里，隔着玻璃窗，怔怔的瞪着她。

身畔的其它乘客，并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他们纷纷往车厢挤，呆站的陶郁文也给人推入车厢内。

站在车门边上，陶郁文情不自禁的，再向那女郎望去，刚巧，目光与那女郎碰在一起。

本来，陶郁文第一次邂逅这女郎时，便对她产生极大的好感，甚至回到家里，仍在想着她。不过今次目光与那女郎相接时，不知为何心跳加剧，很快的便把眼睛移开去。

尽管自己前后左右都包围着人，但陶郁文却感到那女郎的眼睛像可以看透自己，非但看透自己，甚至可以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

莫非那女郎晓得自己对她念念不忘，所以才会故意这样神出鬼没的捉弄自己？

“你在说话？”孟森平听完陶郁文的话，满脸不以为然的神色看着他。

陶郁文看着这个平时最谈得来的同事，差点就在午饭的快餐店内举起三只手指向他起誓，急急说道：“我说的全是千真万确的，连续三天都是这样，实在教我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

“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孟森平对于陶郁文的认真口气，报以轻蔑的态度，“不可能会有一个像你形容得那么斯文淡定，大方得体的女郎会这样赶地铁的，就算真的赶，亦不可能这样神出鬼没，这其中不外乎两个理由。”

“什么理由？”

“第一就是你神魂颠倒，根本每次落车后，拖着脚步不愿走，才会如此；第二个理由更简单，除非你见的是鬼。”孟森平淡然回答。

“鬼？”陶郁文几乎整个人跳起来，“怎会是？完全不可能！难道整个地铁里的人都见鬼了？别忘了我每次见她，都是光天白日呀！”

“陶先生，”孟森平故意用特别客气似的口吻，呼唤着陶郁文，然后又道：“地铁站及地铁里，还有昼夜之分吗？”

孟森平教陶郁文哑口无言。

“但她那么漂亮，绝对不可能是鬼！”半晌，陶郁文愤愤不平道。

“我本来还不知道，见到你这副样子，终于明白什么叫鬼迷心窍了！”

陶郁文悻悻然的瞪着孟森平，不满的说：“我把这件怪事说出来，原本是想你给我一点意见的，怎料你却拿我作笑柄，太过分了！”

“生气了？”孟森平凑过头，认真望了陶郁文一眼，这才收敛刚才的轻佻口气，道：“不过，说真的，听来听去，我觉得你说的情形，只有一个可能，那个女郎实在不是人！”

“你还想继续开玩笑？”

“我不是开玩笑，”孟森平皱着眉，郑重的解释道：“我是从你说的话之中研究到一些破绽来，好象你说你无论走得多快，才冲上车厢，便见到那女

郎安然坐在靠门的位置上，这不就是破绽吗？”

“什么破绽了？”

“你想想，你是男人，走出车厢，赶到另一层去上车，也要差不多到那班车关门的时候才勉强挤得进去，别忘了那是非常繁忙的上班时间，能挤上车已经十分侥幸，怎么可能还有空位让你坐？但你说那个女郎是有位可坐，你想想，这不就是破绽么？”

“……”陶郁文有点语塞，他呆了几分钟后，才道：“但很难说呀！可能她在车厢中遇上朋友，人家把座位让给她呢。”

“当然有这个可能，不过，就算计或然率，可能性占多少成？而且这种可能只会偶然发生一次，不可能经常发生，你老兄好象不止一次见她时遇上这种情形。”

孟森平的分析教陶郁文不得不承认有道理，只是，他沉默半天，却道：“那么漂亮的女郎，怎可能是鬼？你的分析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我实在很难接受！”

“我也知道你一定不会接受的。我可以教你一个方法寻出真相。”

“哦？你还有什么好办法？”陶郁文有点喜出望外。

“其实办法很简单，我想你在下次见到她的时候，拚命挤到她的身边，只要你能碰一碰她，她是人是鬼，立刻便知道了。”

“这……这怎可以呢？”陶郁文大惊失色，“你是说叫我碰她？我怎能做那么无礼的事？”

“傻瓜！你的脑袋好肮脏呀，你究竟想到哪儿去了？我叫你非礼她吗？我的意思是你随便诈作不小心，碰到她的手臂之类，甚至撞她一下，她要是鬼魂，根本是虚质的，一碰便会知晓。”

“万一真的发现是虚质的，那怎么办？”陶郁文怔怔的望着孟森平。

“那太简单了，若真是鬼，你便从此死了心，起码一段时间，你要自己当心，人家说被鬼迷不是好玩的事！”

“我不相信她是鬼！”陶郁文道。

“那你依我的办法试试，希望我是猜错吧。可惜呀，我住九龙，若我住在你家附近，一定陪你坐坐车，看看是否会遇上那个女郎。”

“你别说得那么风凉，现在根本毫无证据证明她是鬼魂。而且那么漂亮的女子，若让你见到了，你这么大胆冲动，说不定你跑去追求她，我岂不是多了一个情敌？”

“啧啧！”孟森平听得摇了摇头，道：“所以我说你真的被鬼迷了，周围都有漂亮女子，我需要那样追求一个身分不明，来历不明的？”

虽然陶郁文对于孟森平的话不大听得入耳，但是到了次日，他依时踏入上环地铁站时，他的内心却紧张起来。

“今天会不会碰到她呢？”

但有了几天的经验，他知道自己不用心急，若那女郎要出现，自然会出现在自己的眼前，自己只要依着平时的步伐走就可以了。

心里虽然是这样告诉自己，但他依然掩不住紧张。来到上车的月台时，很本能的抬眼向车厢望去，第一眼就见到那个女郎在车厢内。

陶郁文的心跳又加速了，孟森平的话，很自然便浮于脑际。

本来心里已经有点纳罕，其实自己每天坐车，都会在不同的车卡上车的，那是基于人多，每次插票的入口不同，总是挑个人少的入口入闸，于是，从

闸口入来后，便会在不同的月台位置等车。那么，有什么理由每天不管在什么车厢上车，必然会遇到那女郎？就算是巧合，亦不可能每天都有那样的巧合吧？

今天，当陶郁文见到那女郎，他有三秒钟的呆想，考虑自己是否真的要依照孟森平的话去做。

但就在他呆想的刹那，却见那女郎抬起头来，向自己望来，同时对自己展开微笑。

“她向着我笑！她在跟我招呼！”

心里应该是一阵狂喜才对，但当想起孟森平的警告，陶郁文开心之余，却全心全意的戒备着。

不过，他再没有考虑，马上便冲上车去。

这时车厢的人尚不算很多，陶郁文上车后，记着孟森平的话，便往女郎所坐的位子挤去。当然女郎身边根本坐满了人，自己就算挤了过去，要怎样伺机去碰她根本是个难题，男女有别，虽然他完全没有不良意图，但万一孟森平的推测完全荒谬时，自己很可能被误认为登徒子，那时怎么办呢？

不过，陶郁文的顾虑是多余的，因为当他企图挤向女郎所坐的位置时，忽然背后不知哪来几个乘客，竟从自己后面赶上来，站到车厢里，换言之，他们差不多是包围着那女郎的座位而站，自己根本连再挤近一点也没可能。

当那些人站到女郎前面，教陶郁文无法挤过去时，车子却缓缓的移动了。

到了中环站，陶郁文看看女郎，跟前几天见她一样，完全没有站起来下车的打算。

他下了车，站定在黄线后面，眼瞪着车厢里的女郎，依然坐着不动，同时，车门再度关上。当车子驶离月台后，他才轻轻的吁了口气。

今次一定不会再见到她了。

陶郁文亲眼看着那女郎坐在车上，随着地铁走了，他如释重负的信步走到下一层的月台。上了往荃湾的列车，心想今番不会再与那女郎相逢了吧？

岂料，他刚挤入其中一节车厢，却见到那女郎坐在车厢中段的位置上！

当他的目光朝向那女郎时，也接触到女郎的视线，她的眼中，似乎流露着一种嘲笑的光芒来。

她笑陶郁文白费心思？

陶郁文有种被捉弄的愤怒，不知在哪儿提起了勇气，便向身边的乘客低声说：“请借借路！”“请你借一借……”

他不停的对包围着自己的乘客道歉，身子不停的向前挤，终于给他挤到女郎所坐的位子前。“哼！这一次，我一定要依孟森平教我的方法，试试到底你是人是鬼？”陶郁文心中在道。

这时车子停在金钟站，又有许多人挤上来，陶郁文但觉包围在自己身边的人越来越多，本来还踌躇着该怎样向那女郎挤去，因为车厢越来越挤，于是他想到一个办法。

每天坐地铁，它的路线陶郁文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从金钟到尖沙咀的这段路程，有一段地方是需要转个弯的，自己正好趁那个微弯，装作身子站不稳，而跌向那个女郎……

这不过是一两分钟的事情，当陶郁文留意到开行中的地铁，前面两节的车厢开始有点弯曲时，他知道那是转弯时候了，于是，他做好了准备，在车厢有点摇晃时，便故意当作站不稳，向那女郎所坐的地方跌过去。岂料，

当他快要跌过去时，突然他的身子给什么搁住，眼看快可以碰到那女郎时，那东西却搁住自己的身子，让自己的身体无法再往下堕。

那是一瞬间发生的事，当他看清楚时，却发现原来自己隔邻的乘客，背着一个极大的背囊，就在自己要装作站不稳弯下身时，那个乘客也是那么凑巧的，转了一下身，于是他那个大背囊便阻住自己的跌势。

“对不起！”背背囊的乘客很有礼貌的向陶郁文道个歉。

陶郁文懊恼非常，机会一瞬即逝，看来要碰到女郎是办不到了。

当他扶着车上的钢把，站定身子时，眼睛不经意地望向那女郎，却发现那女郎竟然望着自己微笑，而那笑意中竟带着讥讽之色。

陶郁文赶快把眼光转向别处，仿佛那女郎根本已是看透自己的心，知道自己刚才的计划；而她的微笑，正是笑自己的失败。

初次邂逅那女郎的时候，他觉得这女郎美丽得叫他动心，恨不得车子永远不会停站，自己能够多看看这女郎最好；但现在他却恨不得马上离开车厢，可是金钟到尖沙咀的车程，好象走来走去也走不完似的。

引着颈，等了半天，才见到电车缓缓的在三角码头那边晃荡过来。

陶郁文望望表，心里急得很，若再挤不上这辆车，自己今早上班必然迟到。

可是，他根本没有勇气再走下地铁站，本来如花似玉的女郎，过分神出鬼没，让他不想再碰到她，因此想来想去，便决定今早换一种交通工具。

电车终于来到面前了。

这是一部往跑马地的电车，可能因为之前很久没有车，所以这一轮乘客特别多，不过，陶郁文也顾不得任何风度，竟然与身边几位老太婆一起争先恐后，挤上车去。

上到车后，虽然到雪厂街那儿下车，没有多少个站，但他还是一个箭步便上楼上去。

挤到电车上层，陶郁文本能的往上层的乘客扫视一遍。没有那张让自己惊悚的脸孔。

于是，陶郁文长长的吁一口气，扶着电车顶的木条，任车身摇摇晃晃，有种如释重负的轻快。

当车行至置地广场前的站，全车有半数人下了车，但为免下车时麻烦，陶郁文待车门刚关上，也就往楼下走，只过一个红绿灯，车行到历山大厦前的站，他便会下车，从那边赶去坐天星小轮。

岂料，当他冲下楼梯，到了楼下那一层时，他竟见到自己害怕的女郎，赫然坐在下层第一个座位上！

陶郁文见到那女郎时，那女郎也同时望着他，向他绽出一个诡异的微笑，那笑意仿佛告诉陶郁文：“你以为你躲得开吗？我还是会跟着你的！”

陶郁文打从心底打个哆嗦，不敢再看那女郎一眼，只紧紧的站在司机前，等着车到站，马上下车。

偏是那个交通灯，好象不会转绿的。陶郁文背向那女郎，但仍然觉得那女郎的眼睛在自己背后盯着，虽然是摄氏三十一度的大热天早上，但这一时刻的陶郁文，但觉背心发寒，极不舒服。

好不容易捱得电车到站，陶郁文像逃避什么似的，把硬币投进钱箱内，飞身跳下车。

这一次，他连回头看看女郎仍在不在车厢的勇气也没有，连忙向着皇后

像广场走去。

尽管穿著西装，在闹市中奔走着会很异相，不过陶郁文这时也管不了那么多，三步并两的穿过身边上班的人潮，冲入天星码头的行人隧道。

他走得很快，自信像中学时参加校际田径短跑时同样的速度。

到了天星码头，才发觉自己没有一元五角的零钱，无可奈何，只好在找赎窗口前排队，也利用排队的机会，回过头去观察，看看那女郎会不会追来。

身后除了两个背着相机的游客模样的洋人外，望过去都不见自己害怕的女郎。

“老天！千万别在船上又给我见到她！”陶郁文在入闸后，心中不断默祷。

早上渡轮班次频密，当陶郁文走上登船的吊桥时，又本能的向船舱望去，竟然给他料到了，那女郎竟然真的坐在船上！

陶郁文见到这情形，心中叫苦，也亏他当机立断，竟然不登吊桥上船，毅然走向码头出口那边。

“喂！喂！这边才是上船呀！”渡轮有水手在背后呼唤他，但陶郁文也不管许多，依旧继续往出口那边走。

没多久，他听到哨子声响，接着听到轮船的马达声大作，这时的他，已走出码头，就在岸边望着船徐徐开出码头。

“这一次我当然可以摆脱你了！”陶郁文心中自忖，望着船影远去，便往地铁站走去。

怎料，当他再上地铁时，在车厢中，仍然见到那个女郎！

在他望向那女郎时，更发现那女郎正以谲异的微笑望着自己，那目中的神色像是告诉他，无论自己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摆脱得了她。

陶郁文吓得再也不敢望她，反正车到站后，便急忙下车、转车，也不再东张西望，研究那女郎是否也随着下车，他多少有点明白，无论自己怎么做，都是摆脱不了那女郎的。

“不用再研究了，我一定是见鬼！”陶郁文十分沮丧的望着孟森平道。

“听你那么说，她几乎无处不在，而根据她那种神出鬼没的情形推断，她实在不可能是人，除非她是孛生的！”孟森平总算同意他的话。

但陶郁文却摇着头道：“不！一定是鬼，怎会是孛生的？你不会明白的，她看着我的眼神，分明不怀好意，她是跟牢我了！”

“你打算怎么办？”孟森平问。

“我可以怎么办？”陶郁文摊着手，道：“我觉得自己好象肉在俎上，除非有个什么捉鬼专家之类的人出现，才可打救我，但那不过是电影里才有的呀！”

“这倒未必！起码你可以去算算命，或者找个懂这方面的人替你看看气色流年之类，这样做坏不到哪里去呀！”孟森平提出他的意见。

“但我并不认识那样的人。”

“我的姊夫做生意做得不错，他一向很相信一个什么居士的，听说会算命占卦什么的，相当灵验。不若我回去问问他，介绍你去看看吧！”

“有没有用的？”陶郁文半信半疑。

“坏不到哪里去吧？再坏也不会让你见更多的鬼魂呀！”孟森平瞪着他，再问：“你自己想清楚，要不要试试？免得我到时说了，你却不肯去看！”

陶郁文几乎不考虑就回答：“现在由得我选择吗？”

“其实，我觉得你也不用太忧虑，我从听你说在车站遇上那神秘女郎到

现在，都已经个多月了，假如那女郎要伤害你，大概不会等到现在……”

孟森平的话未说完，陶郁文却挥手打断他的话，道：“但为什么只有我老是见到她？”

“你真是的，你又不是跟谁一起上班，别人是否一样看到那女郎，你怎晓得？”孟森平反驳道。

“不若你今晚到我那儿住一晚，然后明天跟我一起上班，看看会不会又遇上她？”陶郁文立刻道。

“你别开玩笑，明知道那女郎八成是鬼，怎地还叫我一起去看？我替你找人给你算算流年好了！”孟森平吓得不断摇头。

“喂！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好朋友？平时跟我说那么多称兄道弟的话，现在我真的有难了，你就不肯陪一陪我？”陶郁文十分不满道：“你别忘了，每个月底要交客户给公司时，你若做不够指针，我怎样帮你？现在不过叫你陪我一次上班也不肯？”

“这……”孟森平被陶郁文那么指责，登时涨红了脸，终于说道：“好吧！但只此一次，假如我跟你一齐时，见不到那女郎，你可别逼我再陪你第二次！”

“好！算你还够义气！”

“但先此声明，不是今天，明晚吧，我总得回家拿件替换的衣服。”孟森平不知是否企图拖延，又道：“我等会儿回到公司，马上跟我姐夫联络，问平时替他算命那居士的地址，等下班后陪你去问问。”

“这个你当然要做，而且越快越好！”

不过是两个电话，孟森平轻而易举，便向他姐夫问到那个算命的地址电话，然后又立刻替陶郁文约见那个平心居士。

不知是否因被逼要陪陶郁文上班，孟森平变得十分热心，就在当晚八时约了那个平心居士。

下班后，两人便匆匆吃晚饭，饭后立刻依地址去找那位居士。

那位居士的相馆，在油麻地的一条横街，两人依地址找到那居士时，刚好就在约定的时间。

陶郁文很紧张的望着那个自号“平心居士”的中年男人，但见他捏着手指，也不知在算些什么。然后又在面前的纸张上，写了许多字，可惜因为方向与那居士相反，同时那居士一手字龙飞凤舞，根本看不到究竟他写什么。

看看陪在旁边的孟森平也相当紧张，甚至大气也不敢透一口，生怕骚扰到那居士。

大约等了十五分钟左右，终于那位居士抬起头来，道：“不错！这位陶先生，你的流年没什么，平平稳稳的，过了立秋，更有可能升迁。”

陶郁文愣住了，完全不是自己期待的话，不由自主地对眼前这个人生出了怀疑，道：“不可能吧？居士，我最近经常见到鬼呀，我的气色是否很差？”

“见鬼？让我看看。”那位居士很不客气的，一伸手便托起陶郁文的下巴，把他的脸转向自己，然后目不转睛的端详。

“不错呀！你那双眼本来就属阴眼，是会不时见到那些浮游的鬼魂，不稀奇呀！”平心居士用平淡无奇的口气，好象在说什么吃饭洗脸的事情一样普通。

“他真的见鬼了？”孟森平在旁也紧张地叫起来，“居士，见鬼的人时运很低，那他……”

未等孟森平的话说完，平心居士白了他一眼，似乎怪他多口，又像认为

他十分无知，道：“许多人都一知半解，什么见鬼的人时运低？你瞧他的那双眼，阴柔至极，时刻见着阴人，乃是平常到极，你问问他，是否经常会见得到？”

陶郁文却立刻摇头，说：“居士，我从来没有见过，只是到了最近，才经常见到呀！”

“傻瓜！你自己说说，最近你见到什么？”平心居士对陶郁文的话像听不入耳似的。

“我最近在地铁……”于是，陶郁文便把在地铁见到那女郎的事，向平心居士和盘托出。

“唉，真是无知！其实，平时你可能时常见到鬼，只不过你自己不自知，但地铁那个空间，总是把人鬼困在一起，鬼物要在那一带出没，你不就经常见到，有什么稀奇？”

“她是不是要害我？”陶郁文对平心居士的话并不太信任，于是又问。

“当然不会！我看你寿元极高，可以活到七十岁开外，放心吧！”

然而，从平心居士那儿出来，陶郁文的心情依然不见得轻松，他只是向孟森平问：“你对那个什么‘平心居士’的话相信否？”

“我……姐夫说他十分灵验，他的话应该可信吧！”孟森平的话说得很勉强。

“其实，连你自己都不大相信那个什么鬼居士的话吧！”陶郁文马上苦笑，“真不值，这样给他说几句，花了我五百元！”

“你就别吵了，顶多今晚我就不回家，陪你明早一起上班。”似乎是为了赎罪，所以孟森平便主动的提前一晚到陶郁文家过夜去。

“你说真的？”陶郁文这才有点喜出望外问。

“骗你干什么？反正答应陪你，迟一点早一点都是要陪的。”孟森平说着，又道：“但我跟你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好！总算够朋友！”

早上的地铁站比孟森平想象的要繁忙，当他随着陶郁文走进站里时，便不停东张西望，但却未见陶郁文有紧张的神色，显然那个“正主儿”尚未出现。

到了购票处时，孟森平便从口袋中找硬币，这才发觉自己只有两个两元硬币，未够买票。

“我也没有零钱，我是用储值票的。”陶郁文摸摸自己口袋，于是又道：“去找赎处换吧……”

当他话未说完，却发觉孟森平竟不在身边，连忙抬眼四处找他。

当他看到孟森平时，登时全身血液像凝固了一样，因为他见到孟森平竟然就站在那个总是冤魂不息，跟着自己的女郎面前，他正拿着一张钞票，向那女郎找赎，而那女郎好象很热心的，打开手袋，拿出一堆硬币，交到孟森平的手中。

当孟森平千谢万谢的走开时，那女郎这次却没有望陶郁文一眼，径自向入闸处走去。

“还好碰到有人肯替我找赎。”孟森平欢天喜地的捧着硬币走回来。

“你小心，你手里拿着的钱，马上便会变做阴司纸！”陶郁文紧张道：“快扔了它们！”

“你说什么呀？”孟森平一头雾水的望着他。

“你还不知道？刚才替你找赎的，就是每天冤魂不息追着我的女人！”

孟森平大吃一惊，呆望着手上从那女郎处换回来的硬币。

可是完全不像陶郁文所说的，硬币仍是硬币，没有变成阴司纸。

“你看！这硬币是真的！”孟森平把换回来的一个两元硬币放在陶郁文掌心，又道：“你不是看错眼吧？”

陶郁文在孟森平递上那个两元硬币时，本能地想扔掉，但接过后，抓在手中，看得牢牢的，硬币始终是硬币，并不如自己所说，变成阴司纸。

“喂，没变阴司纸！你会不会看错眼呀？”孟森平问。

“怎么会？我每天都见她，怎会认错？”

“但鬼魂怎会有钱找赎给我？”孟森平又问。

陶郁文张口结舌，也不明究竟。就在这时，他们听到车站里面人声嘈杂，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两人正面面相觑时，便见到有穿制服的人急忙往入闸处冲去。

“发生什么事？进去看看。”孟森平道。

于是，他立刻投入硬币在售票机中，买了票，便拉着陶郁文入闸，往月台那边走去。

尚未到月台，已见许多上班的人涌到其中一个月台前，而月台上有一列地铁停着。

“怎会在刚开车时就跳车自杀的？”

“报了警没有？还不知有没有救呢？”

陶郁文与孟森平听到周围的乘客七嘴八舌的说着，都十分吃惊。不久，他们身边出现了许多人，接着，有穿著救护人员制服的人，拿着担架进来。乘客自动的排开一条路，让救护人员走向月台那边的车轨救人，陶郁文与孟森平也很自然的站在人丛中看热闹。

没多久，救护人员抬着担架经过他们身边，他们很自然地都向担架上的人望去，看看究竟是什么人。

“噢！”当那担架经过身边时，孟森平很震惊的发出一下低呼。

陶郁文自然也望到担架上的人，那是个样貌十分平凡，甚至可说是丑陋的女子，但见她双目紧闭，脸上出现极之痛苦的神色。陶郁文可以肯定，从未见过那女郎。

当担架抬远后，人群也散开了，这时，未等陶郁文开口，孟森平已急不及待的指着远去的担架道：“刚才我就是问这个女人找赎硬币的，怎地才眨眼间，她却自杀了？”

“你说什么？你跟她找赎？”陶郁文听到他的话，吃惊不亚于孟森平。

“当然呀！难道你自己没有眼睛，见不到吗？刚才你还说就是每天见到她冤魂不息的追着你！”

“不！我见到的那冤魂不息的女郎根本不是担架上那女人，你别弄错了！”陶郁文立刻否认。

“什么？明明就是她，我三分钟前才向她找赎零钱，我就算善忘，也不会那么快便记错呀！”孟森平争辩。

“这倒奇了，你说说，刚才的女郎穿的是什么衣服？反正在担架上那个女人，给毯子裹着，看不到她身上的衣服，我们核对一下你去问她换零钱的女郎到底穿什么，便知道是否看到同一人了。”

“替我找赎的女郎是穿白色衬衫，灰色裙子的。”孟森平马上便答。

“这……我看到的也是一样！”陶郁文惊叫着。

“对了！我记起了，当初你说见到那女郎，中分漂亮，你还曾经心动，想追求她；但刚才那一个，难看得很呢，你的审美眼光好象有点问题呀！”孟森平像记起什么的叫道。

“不对！我刚才见到的，不是担架上的女人那么丑的，那女……女鬼样子真的很美丽，绝对不是担架上的那一个！”

“但我看到的，从头到尾就是那个丑女人呀！”

平心居士很耐心的听完陶郁文与孟森平的覆述，然后便笑起来，道：“你们两个都没有看错！”

“我们没看错？怎可能？她们不同样子的呀！”陶郁文与孟森平异口同声地惊问。

“我不是一直都说陶先生有对阴眼吗？他时时会见鬼的，你们两个虽然见到同一人，但孟先生见的那个丑女人，是活生生的人，所以她找换给你的硬币是真的，不是什么阴司纸；但陶先生有双阴眼，他见的却是附在那丑女人身上的女鬼，所以你们两人看出来的人是两个样子。”

“哦？会有这样的事？”陶郁文半信半疑。

“你不是说乘车时常常见到那女郎吗？这事简单不过，例如乘客中有甲、乙、丙、丁，女鬼这三分钟附在甲身上，接下来的五分钟又附在乙身上，再接着附在丙身上，甲乙丙根本是不同的人，在没有阴眼的人看来，他们是不同面貌的人，因他们看到的是活生生的甲乙丙本人的面目，但你看到的来来去去都是那个鬼魂，所以你在地铁各站的车厢里见的明明是甲或乙丙，因鬼魂附在他们身上，你不就觉得看到的是同一个女郎，而她像无处不在吗？皆因你的阴眼见的就是鬼本身！而那游魂可能一直在找替身，结果今早终于给她找到，找赎给孟先生那个好心的女子，成了鬼魂找替身的对象！”

不夜天

张宇

严希堂临睡时，把闹钟调校好，早上六点响闹；因为担心闹钟放在枕边，万一响闹时，自己在半睡半醒间，会随手把它掀停，然后再睡，故而特地不放在床头地方，而放在衣柜上。到时闹钟响起来，自己非下床不可把它掀停，那时人已下床，自然也就醒了。

明天，对他说来，实在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大日子。打从他第一次见到黄昕欣出现后，他对她便产生了思慕之情。其后费了不少心血，各种刻意的安排，才教黄昕欣在全系那么多追求她的男生当中，开始留意自己。

更经过好大的努力，屡败屡试，才在第九次的邀约，得她答应自己的约会。

其实说出来，所谓的约会，不过是因为学校快要测验了，自己有一份完善的笔记，而黄昕欣有些地方不太清楚，所以希望他可以教她一下。

这个机会，是严希堂苦心的安排，他央求早两届毕业的师兄，给他以前教授的笔记，又花了整整半个月，在图书馆里抄资料，为的就是用这个来作约会黄昕欣的借口。

自然，还有小小的巧妙，就是不在校园里温习，而到离岛的长洲去。

严希堂的理由是他的家在长洲有间度假屋，面对着观音湾，十分清静，

很适合温习功课。

没想到黄昕欣这一次竟然爽快的答应，这给严希堂带来了无限的兴奋。

本来他约了黄昕欣七点半在港外线码头前面等候，由他家去中区的码头，步行亦不过二十分钟，他大可不必这么早起来的。但由于第一次可以单独跟自己心仪的女孩子一起去长洲，严希堂患得患失，又怕自己会迟到，又怕忽然间黄欣临时有事会失约。

虽然明知道就算自己再早去码头，非到七点半，黄昕欣也不会出现，但宁早莫迟，所以他还是决定把闹钟调校到六点就响闹了。

心情兴奋，竟辗转反侧，难以成眠。

严希堂整夜睡在床上，都是幻想着，明天跟黄昕欣单独在一起时，自己应该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

其实打从前天开始，黄昕欣答应了长洲之约后，严希堂已经做过无数的幻想，他只是重复又重复的让它们呈现脑际。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也晓得自己的功课一定要表现出色，要折服女孩子，成绩是其中一个成功的因素，在这方面，严希堂倒是充满信心的，他一直是全系里头十名最高成绩的人之一。

他也曾告诉自己，一定要早点休息，免得精神不够，向黄昕欣解释功课时，不够精辟，不能显示出自己的功力。

然而，事与愿违，越是要自己睡，越是睡不着。最后，望了望表，才不过五点，天还未亮。

但是，严希堂实在是一点睡意也没有，他爬起床来，先到衣柜前，把闹钟按下，便走入浴室，仔细地给自己梳洗，第一次单独约会，一定要让黄昕欣留下最好的印象。

当他穿了预早选定的衣服，在镜子前照了又照，都觉得相当满意后，又再细心的梳理头发——这是最难办的一件事。他要把自己的头发梳理得像是一点也不刻意的自然。

单单是侍候那些头发，已经花了不少时间。

在镜子前看看，自己觉得十分满意之后，便再细细检查了自己昨夜已经收拾好，准备今天去长洲带的东西。

背囊里当然有讲义、笔记，也有零碎的杂物和长洲度假屋的门匙等等。当每一样都检查妥当后，望望外边的天色，竟然仍黑沉沉的，尚未天亮。

再看看表，差不多已经六点了。

“奇怪！怎地今天的天色这么黑的？按理这个时候该天亮的吧？”严希堂自言自语，有点不服气的，伸头出窗外望一下。

其实，他极少在这个时间起床的，到底这种季节，什么时候天才开始亮，他根本不知道。

“老天爷！求你快点天亮吧，我已经等了好多个小时了。”严希堂望着漆黑的天空祈求着。

突然，他像给针扎了一下似的叫起来：“我的老天！千万不要是翻风落雨，若真的如此，才煞风景呢！”

想到这里，他的心不由自主一沉，连忙打开衣柜，把风衣也捡到背囊中。

“还是早点出门口，到码头等，总好过在家里呆等，万一出门时，遇上什么阻碍而迟到，才真误事，先到码头等，总是放心点。”

想来想去，还是等不及了，于是便拿起背囊，准备出门。

不过，他的手才触到门栓，又折回来，拿了一柄可以折起来的雨伞，心想：“万一真的下雨，而她没有带伞，这把雨伞总可以派上用场。”

他为自己的费尽心思而感到安慰。

终于检查清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遗漏了，这才真的悄悄掩上门出去。

乘电梯到楼下管理处时，管理员还在他的尼龙床上元龙高卧，当严希堂经过他的床边时，还依稀听到鼾声。

“哼！真有贼入来，要你来有什么用？”严希堂心中冷笑着出了门。

他此刻什么也不理会，最重要的就是要尽快赶去码头，在码头等待，对他来说，才会是万无一失呢。

当他出到街外时，仰头一看，天仍是漆黑的，大概太早，的士也不多见。

“算了，还是步行去码头比较稳当，万一遇上的士撞车，硬是拉我上警署作证人，那才误了大事呢。”严希堂简直是什么可能性都想到，可见他对今天的约会多么重视。

安步当车，由住处到港外线码头，只需沿着德辅道西向东行就是了。

由于严希堂自小就在西区居住，这条德辅道西是他往返中环必经之路，也不知走过多少回，简直是闭上眼睛都认得路。

他甚至认识每一家店经营的生意。因为天色太早，竟然没有一家店是开门的，途经每处，给他的感觉，好象是三更半夜。

当他经过一家粥店时，却忍不住停了脚，望着紧闭的铁闸，心中不由自主嘀咕：“这家店明明五点便开始营业的，我记得有一回，与同学们去露营，五点出发，还到这儿吃了粥才上路的，怎地现在还不开门？”

伫立在粥店前，不由自主又望了手表一眼，表上显示已经六点四十五分了。

他抬头一望天色，却发觉连一点曙光也未有。

“糟了！看来今天一定是个阴天，千万别狂风大雨才好！怎搞的？老天爷故意跟我作对？”

心里正在嘟哝着，忽然，粥店的铁闸从里面拉开——

由于天色阴暗，店内虽然有灯，但那人背光，严希堂无法看清楚对方的面目，不过他并不关心，他只想尽早走到码头去。

岂料当他正要加快脚步，走离粥店时，冷不防背后有个声音在道：“这位兄弟，请留步！”

严希堂怔了怔，一时间也搞不清背后的声音究竟是否呼唤自己？

想到自己根本不认识粥店的人，虽然听到呼唤，却没有停下步来。

“这位兄弟，你留留步，好吗？”背后的声音再次响起。

前面没有人，难道真的是呼唤自己？

严希堂情不自禁便回过头去，当他转过头时，他见到粥店门前所站的人，正向自己招手。

“你……叫我？”仍然有点不相信对方是呼唤自己，所以便问。

“请你过来一下，好吗？”那背光的人再次请求。

严希堂很是惊讶，自己跟这粥店的人素不相识，何以会在这仍未天亮的凌晨，突然走出来叫自己？难道他遇上什么困难需要帮忙？

再没有考虑其它，严希堂便折回头，向粥店的铁闸前走去。

“有什么事吗？”他来到粥店的门口，虽然店内有灯光透出来，但站在门里的人，始终因为背光，看不到他的面目。

“这位兄弟，阻你一点点时间，店里只有我一个人，这儿有袋垃圾，我一个人搬不动，你可否帮我这个忙吗？”那个背光的人说。

“原来是倒垃圾，好呀，要搬到哪儿去？”严希堂一向乐于助人，不假思索便答应了。

“请你进来帮个忙一起搬吧。”

那粥店的人说话时，身子退了一步，腾出空间让严希堂进来。严希堂跨进粥店内，马上便看到，原来是有半个人高的黑色垃圾袋，胀鼓鼓的，怪不得那人要找个帮手了。

“好大袋垃圾呀！来，我帮你一起抬。”

严希堂望向那个向自己求助的人，这时，由于那人身子移动了，改变了一点角度，灯光从他的侧面照来，可以看到一点他的面貌了。

只见那人肤色黝黑，下巴黑麻麻的，好象满腮的胡渣子，身穿一件文化汗衫，脚上穿著条纹睡裤，显然是在粥店里留宿的伙计。

严希堂心想，这人大概是昨夜忘了搬垃圾出去，今晨才发觉一个人搬不动，刚巧遇到自己走过，所以便叫自己帮忙。

这时那粥店的伙计弯下腰，双手抱住垃圾袋的底部，严希堂看到他开始动作，马上便配合他，伸手去帮忙。

垃圾重得贼死，怪不得那伙计要人帮忙了。

两人抬着垃圾，跨出粥店的门槛，严希堂忍不住便问：“要搬到哪儿去？”

“街角就可以了，那儿有垃圾筒，等会儿市政局的清道夫会来收拾的。”那粥店的伙计一边抬一边回答。

严希堂对附近环境十分熟悉，知道街角的确有个垃圾筒，只是粥店的垃圾多得这样，随便扔在垃圾筒旁，他很怀疑，清道夫如何可以独力把它移走？

不过，既然那伙计这么说，自己帮他把垃圾搬到那儿便是了。

虽然，那粥店伙计比自己还要高大，两个人还是费了不少力气，才把垃圾移到街角。

放下垃圾袋后，那粥店伙计拍拍严希堂的肩膊，很感激的道：“谢谢你了。”

“不用谢，举手之劳而已。”严希堂爽快地回答。

“下次来吃粥，一定给你大碗一点。”那伙计笑着，向严希堂挥挥手，便走回粥店去。

望着那伙计离去后，严希堂心中不由自主嘀咕：“你认得我是街坊？我怎么好象从来未见过你的？”

当然，那只是他心里头说的话，根本没有开口说出来，何况，那伙计早已回到粥店，重新关上铁闸了。

严希堂望望自己的手表，差不多七点正了，心里急着赶去码头，也不再迟疑，继续上路。

赶到码头还约需五分钟时间。

严希堂预计的脚程十分准确，七点零五分，他准时赶到离岛码头。

然而，当他来到码头外时，却不由自主一愣。

码头外静悄悄，铁闸紧拉着，一个人影也没有。

怎可能？七点钟了，往长洲的船开得很早的呀！严希堂心里在问。

他看看自己的表，明明是七点零五分，怎地码头连半个人影也没有？

更教他惊讶的是，七点零五分的天色，竟然一点曙光也没有！

“不可能吧？再恶劣的天气，七点钟怎样也该亮了吧，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望望周围的街灯，却早已熄了。

天将亮时，街灯便熄，这点经验他倒是有的。

从街灯的熄灭，可以证明天色将明，但七点钟而码头还未开，又没有一个人，这一切实在反常至极。

等了一会儿，依然没有见到行人，甚至连车都极之稀少，只不过老远的，有一部亮了灯的出租车飞驰而过。

又再望望表，七点二十分了。

天色依然暗暗的。

“怎么回事？今早为什么会那样奇怪的？”

严希堂越站越感到不妙，很本能的仰起头来往码头内的墙壁望去。码头内原来是有时钟的，而他见到时钟上的指针竟是三点半！

“这个钟一定有问题，怎会才三点半？”严希堂看了一眼之后，本能的这么想。

他仍然伸长脖子，希望见到黄昕欣出现。

但是，码头外除了自己，再没有行人。

又再望望自己的手表，原来已经七点五十分，快接近八点了。

仰头望望天色，依然墨黑的，半点曙色也没有，严希堂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妥，于是又向码头里的时钟望去。

时钟指着三点四十分！

“难道现在才三点四十分？”严希堂惊讶的暗忖。

如果真的是三点四十分，天当然不会亮。

而八点的时刻，却无论如何都会是天亮的。

究竟哪个时间才准确呢？

严希堂越想越不对劲，周围又没有人，最近的，也要走到对面靠近那列商业大楼厦，才会偶然有部飞驰过的出租车。

“一定要找个人来问问……”严希堂想着，便走上天桥，往对面的马路走去。

才刚到对面马路，便有部出租车在远处驶来，于是，严希堂本能的伸出手去截停它。

“司机先生，我想请问你现在几点钟？”严希堂弯下腰，扶着的士的车窗问司机。

“三点四十五分。”

“什么？才三点多？天还未亮吗？”严希堂大吃一惊。

“三点多天会亮吗？神经病！”的士司机瞪了他一眼，又问：“你到底是不是坐车的？”

“我……”严希堂要待拒绝，却又怕被骂。

“噢！你的手受伤了？”司机没有骂他，却忽然惊讶的问。

“我的手？没有呀！”不明白司机何以会那么问，严希堂回答时，本能的把按在半开的车窗的手缩回来望了望。

一望之下，竟见到自己双手染满鲜血！

可是，严希堂并不觉得自己的手有任何痛楚，实在不能想象，到底双手

怎会染了血的？

他呆若木鸡的情形，令那的士司机起了怀疑，说：“先生，我开车送你到医院吧。”

“不，我没受伤，我没有！”严希堂本能的摇着头说。

“但好端端的双手，为什么都是血？先生，我看你还是入医院检查一下好。”

司机大概对严希堂的态度越来越怀疑，这时已把车泊在路边，熄了引擎，同时跳下车来。

严希堂这才意识到司机不大友善，连忙退后几步，充满戒惧的问：“你想怎样？我……我叫警察的呀！”

“好呀，你叫吧！你叫最好！”司机不为所动，马上便道。

“我……”严希堂十分害怕，连忙左右张望，这一望之下，恰巧见到两个警员往他们这边走来，其中一个更已开口向他们呼喝。

“你们干什么？都给我站住！”警员喝叫时，已经跑到他们面前来了。

严希堂与那的士司机根本没有走的打算，严希堂更立刻向身型较高，就是开口把他们叫住的警察道：“警察先生，这位的士司机无端冲下车来，我怀疑他企图不轨！”

才刚说完，那个司机却道：“警察先生，这家伙突然截停我的车问时间，我见他伸手按着我的车窗时，两手染满血腥，我怀疑他……”

严希堂听他这样说，本能的递起自己的双手来望望，意外的发现，自己双手变得干干净净，哪里有什么血渍？

“哦？”当他发出惊讶的叫声时，那的士司机同时也见到他那双手，所以亦低呼起来。

此时警员望了严希堂的双手一眼，又看看司机，然后皱着眉道：“你们俩现在到底要怎样？三更半夜无事做，拿我们消遣？”

“不！没有哇，只是刚才他搭在我车窗上的手，明明染满血的，不知怎地……”的士司机还想分辩。

“你自己瞧瞧，哪里有血？根本不可能呀！”严希堂反复摇着自己的双手，振振有词。

“你这厮半夜三更不回家，到底想干什么？是否要我告你游荡？”较高的警员向严希堂叱喝。

“我……不是……”严希堂本来还想向那警员解释什么的，但当他望了望自己的双手，想到刚才自己亦见到满手鲜血，心中还疑惑着，究竟自己遇的是什么怪事？故不敢再分辩了。

另一个警员这时却向那的士司机瞪了眼，道：“怎么啦？还不快走，你以为三更半夜，这儿就可以给你随便停车吗？”

那司机见到严希堂的双手已是什么血渍也没有，再向警员怎样解释也没有用，遂向严希堂投来一眼，便转身跳回车上去了。

“没事啦！还不回家去？”警员又对严希堂喝道。

“是的。”严希堂这次再也不敢说什么，连忙往回家路上的方向走去。

自觉远离警察的视线范围之后，严希堂很本能又举起自己的双手看，在街灯下，双手十分干净，一点问题也没有。

“但刚才我明明自己也见到血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表一定出了问题，但刚才……”

他看看自己的手表，依然是上午八时多，但周围黑暗，显然真的是自己的表出了问题。

在回家的路上，经过那家粥面店时，看到它依然是铁闸紧闭，没有任何灯光、人影，刚才的事，恍似从未发生过。

为怕再遇上警察见到自己半夜在无人的街上闲荡，会惹起麻烦，所以，严希堂加紧脚步，赶回家去。

推开家门，屋里依然静悄悄的，全家尚未有人起来。

严希堂第一时间望望客厅墙上的钟，原来钟上指的，竟是四时零三分，于是再望望自己的表，却已经接近九时了。

“真是的，看来真的是我的表坏了。”严希堂摇头苦笑，回到房间。

折腾了大半夜，根本未阖过眼，故此，回到自己的房间，扔下背囊，倒真的有点倦意，但他依然不敢睡，却是斜倚在床边，只想阖上眼来假寐一会儿，等天亮再去码头。

迷迷糊糊间，严希堂给一阵闹钟声吵醒。

马上跳起来，望望表，竟是早上六时正！

临睡前，他就是把闹钟调校在这个时间响闹的，一点也没有错，于是他便跳下床来，赶忙洗漱，把预先准备好要穿的衣服穿上，再在镜前刻意的吹头发。

望望表，不过六时半，距离约会的时间，还有一小时，就是安步当车，去到码头，尚要等大半个小时呢，于是，干脆扭开电视，看看清晨的新闻报道吧。

“……今天凌晨四时左右，两名警员巡经德辅道西……”

本来，严希堂只是为无聊而开电视看新闻，并没有太专注新闻报导员究竟在说些什么。但当他听到谈及德辅道西时，才比较留心，把视线投到荧幕上去。

“……警员在街角发现一个可疑的垃圾袋，于是把垃圾袋打开，却发现里面竟然装着一具血渍斑斑的男尸……”？当严希堂看到这儿时，心中免不了在想：“真过份，居然杀了人，还把尸体扔到街上，这分明是对法律挑战，太过份了！”

心念才起，却见到镜头由录像厂的新闻报导员转到现场，荧幕上见到大批警员，正在他熟悉的街道上忙碌着。

镜头拉近，见到两个警方指模部的人员，正在一个黑色垃圾袋上扫指模，当他看到那垃圾袋时，忍不住便叫起来：“咦？好奇怪呀！怎地这垃圾袋那么熟悉，我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然而，他却是想破脑袋也想不起来，耸了耸肩，再看看表，还是决定出门，早点到码头去等比较好。

他徒步走向码头。当他途经那家粥面店附近时，已见人声嘈杂，有许多人围着看热闹，他顿时想起刚出门时看到的新闻，心里还在嘀咕：“怎么到现在仍未调查完？”

“是他！就是他！半夜我见他经过，是他替我运尸出去的……”忽然有一个人向他这边呼喝。

他望过去，见到两个警员正押着一个戴上手扣的男人，那男人却向自己转望过来。

从拘留所出来，严希堂无限懊恼的看着他那做律师的表哥。

“我除了认得那垃圾袋，怎地一点也不认得那个的士司机？也忘了我的手什么有血没血的事，我真的一点也不记得呀！怎办？”

“我会尽量找些专家或精神科医生为你的情形作证。其实，我相信当时你的情况，就是所谓的游离于几度空间，你的人不知如何忽然走到了第二度空间，你真的帮了那凶手搬粥店老板的尸体出去，所以你的手沾了血。但不知怎地，当你被那的士司机发觉后，有警察来到时，你又从当时那个第二度空间回到了现实来，结果血没有了！”

“但明明手上沾了血，后来怎会没有呢？”严希堂很不解地问。

“你的手没血，其实是因为当时你的人是在家中睡觉，但可能你的灵魂出了窍，正徘徊于两个空间之中，所以才有那么怪的事！”他的表哥叹口气，“这要找专家来给法官解释，到时看看法官肯不肯相信了。”

割耳记

张宇

深夜里，忽然间房里传出了一阵撕裂人心似的惨叫来，虽然是钢筋水泥的房子，但左邻右里全都可以听到这凄厉的声音。

“哎呀！救命呀！好痛呀——”声音不是一下就静止下来，而是一声又一声的，不停的响着。

蔡伯祥刚刚睡下，这时却因邻居那声声惨切哀嚎而给唤醒过来，他沉重的叹息看，翻了个身，坐了起来。

身边的妻子，显然亦是受隔壁的厉叫声弄醒，她望了丈夫一眼，心痛地问：“又把你吵醒？”

“没有，今晚我刚睡下，仍未入梦呢。”蔡伯祥回答时，干脆在床头几的烟包抽了一支烟出来，点着了吸起来。

“真要命！我也不明白，隔壁的方太太怎么回事，既然儿子这样子，怎不送青山去？”蔡太太也索性坐起来，抱怨着道。

“你以为说送青山就送？精神病院还不是那么轻易接收患者呢。”蔡伯祥道，“何况，他也不是太严重呀。”

“还不算严重？这个星期，已经是第三次半夜里这么的叫了。再那样，我真要打电话报警，告他扰人清梦。”

“你这又何必呢？”蔡伯祥瞪了妻子一眼，道：“大家隔篱邻舍，朝见面晚见面的，人家够可怜了，你还落井下石？”

“但大家上班的要上班，上学的要上学，哪堪他这么三更半夜鬼叫？”

就在蔡太太抱怨时，隔壁又传来阵阵更凄厉的呼叫：“救我呀……哎呀！不要扯我，不要打我，好痛呀……”

“你自己听听？”蔡太太白了丈夫一眼，又道：“不知就里的，真的以为有人虐待他呢，谁知他不过是神经病的，睁着眼在鬼叫！”

可不是吗？当方家的儿子初时发病时，就是怎么样三更半夜的干嚎，当时他们的左邻右里都大吃一惊，以为发生什么命案或虐待事件，可是，当他们冲去方家按铃，见到里面的情形，都是一呆，因为发觉完全不是大家想象的那回事。

且说此时的方家，方太太与她的女儿，望着床上的儿子方天风，一副无助而又忧虑的神色。

但见穿著睡衣的方天风，瑟缩在床的一角，本来颇为英俊的脸，现在却因极度痛楚而扭曲。

他睁着失神的眼睛，目光根本没有焦点，只是望着前面，不断摇头，双手掩住自己的双耳，痛苦的叫着：“放过我吧，求你放过我吧！不要，我很痛呀，哎呀……”

“我的儿呀，你安静点吧！”方太太看着儿子发疯似的在狂嚎，有种肝肠寸断的痛苦，“求求你，不要再触怒邻居，你这样太吵了……”

“妈，你跟他说也没有用，他根本不知道你跟他说话，让他疯过了就没事。”方太太的女儿天真向母亲道。

“但你看他，一次比一次疯狂，我好担心呀！”方太太无助的望着女儿。

方天真搂着母亲，说：“妈，这也没办法，我们只能这么守着他，只要他不乱动，不做些危险动作，等会儿他自然会平静下来的了。”

大概是这阵子方天风发作的次数不少，方天真已是见怪不怪，所以很沉着的说。

就在这时，方天风好象很疲倦似的，手也从耳朵边放下来，接着，不停的喘息，人却不再瑟缩，而是全身松弛。

“谢天谢地，终于过去了！”方太太对于儿子的情况也十分熟悉，看他这样子，便晓得一切都过去了，所以很安慰的道。

“哥，”方天真走近床沿，推了兄长一下，问：“你觉得怎样了？”

“我……很累。”方天风这时把目光转到妹妹脸上，虽然眼睛仍没有什么神采，却比刚才要好点了，起码视线是有焦点的。

“睡吧，不要再胡思乱想了。”方太太这时也走近儿子身边，安慰他道。

“妈，你也去睡吧。”方天风向母亲说了一句后，似乎倦得再也不愿开口，同时径自闭起眼来，显然真的要睡了。

方氏母女悄悄退出睡房，又替方天风带上门。

“妈，明天无论如何要劝大哥去看医生。”方天真这时对母亲道。

“有用吗？医生说他精神分裂，给他吃药，但他不肯呀。”

“但他不肯吃药，所以情况才越来越严重，他若是发作得越来越厉害，你可要当心，邻居真会报警的，到时，警察一来干涉，极有可能真的把哥哥送到精神病院去呀！”

“邻居们都很好，很谅解他的失常不过维持一阵子，他们不会那么残忍的……”方太太说话时，声音可不见得有什么信心。

“妈，你别自欺欺人，你任凭大哥自己说的那一套，说什么有个鬼魂要扯他，他与鬼魂对抗，分明鬼话连篇，他是精神有问题，你不要就着他的话去任他耽搁下去，他明明是神经有问题……”

方太太未等女儿把话说完，便打断她的话，说：“好啦，我有分寸的了，也很晚了，你明早还要上班，快点上床睡吧。”

方天真还不服气，再想开口，但方太太却不理会她，先上了床，随口又道：“你上床时，别忘了关灯。”

次日，因为方天真已出门上班去，所以屋里只剩下方氏母子，享用早餐。

方天风这时像若无其事一样，抓起报纸，正在专心的读着。

“天风呀，你今早没事了？不觉得倦吗？”方太太一边给自己涂着面包，一边关心的问。

“没事，也不倦。”方天风的眼睛依然没有离开报纸，但嘴里却是这样回

答。

方太太好象有点陪小心似的，低声的，像跟儿子说话，又像自言自语道：“其实，看看医生，对你也无妨，只有帮助……”

方天风突然放下报纸，望着母亲，很不耐烦的道：“妈，你到底要我解释多少次你才明白？我的问题与健康无关，平白无端看什么医生？那些黄绿医生，顶多不过是给我镇静剂，我可不要吃得整个人痴痴呆呆，到时不疯也变疯！”

“但你最近好象……好象叫得频密了不少……”方太太好象很害怕儿子会生气，所以怯生生的，说话也十分隐晦。

“那恶鬼来得频密了，我有什么办法？”方天风不高兴了，语气和脸色一样低沉。

“我就是不明白，我们在这儿住了差不多五年，一直相安无事，怎地忽然间会惹上鬼的？而且那鬼这样折磨你，我看着都心痛，但你又不肯听我话，用其它办法，你可知道，每次见到你被鬼扯着耳朵，忘了形的惨叫时，我……心如刀割呀！”方太太说着说着，连眼睛都红了。

“不会有事的，妈！”方天风见到母亲这样，不由自主伸过手去，拉住她的手道：“我向你保证，不会有事的！”

“但你可知道我有多忧心？我既担心你这样与鬼魂对抗，会伤了自己，而且每次你那样的狂叫干嚎，我又担心左邻右里会报警，万一惊动了警察，他们当你疯子，把你捉去了怎办？”

“怎么会呢？我心智不知多正常，就算真给抓去，检验出来，也不可能抓我入精神病院的，妈，你别听那些邻居恐吓！”方天风对自己颇有信心。

“我的儿呀！你这不能怪人，每次你叫总在三更半夜，叫声又够恐怖，人家睡着了，也被你吵醒，其实，左邻右里也够忍让的了。”

“我明白，我什么也都清楚，现在我走下楼，不论在电梯或者在楼下管理处，碰到这幢大厦哪一位都好，他们全把我当作疯子！甚至有人见到我在电梯，便不肯进来！”方天风冷笑着。

“你这怎能怪人呢？”方太太向儿子劝道。

“我没有怪他们，我只是觉得好笑，我真像疯了吗？若非那恶鬼如此捉弄我，我会这样？”方天风似乎也很生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别人怕鬼，我可不怕，他想把我掰倒，没那么容易！”

“唉，说来说去，我都是不明白，天风，你明知对方是鬼，你何苦跟他斗？”

“我为什么要认输？”方天风冷笑道。

“但对方是鬼，你怎够他斗呢？每次看他那样把你折磨……”

“但他还是掰不倒我！”方天风自负道：“我就恨他惹上我，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力量，把那恶鬼打倒！”

“说来说去，我实在不能明白，你是从哪儿惹到这恶鬼回来的？”方太太叹息首。？

“妈，”方天风又生气了，他瞪了母亲一眼，郑重的说：“不是我惹他，是他来惹我，你要我说多少遍才弄得清楚？”

“好啦，你也别发火，我说错了，是他惹你，但人不与鬼斗，你为什么要争这种闲气？你不若听我的，找个人来替你驱走那……”

未等方太太的话说完，方天风已打断她道：“你不用再说了，我是不会

靠别人来帮我对付他的，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力量征服他！”

“越说越离谱了，什么征服他？恶鬼征服了又如何？留在身边当听差？”方太太给儿子的话唬住，骇然的道。

“……”方天风沉默不语，端起咖啡喝了两口，然后推开报纸道：“我上班了。”

“你自己小心，我真担心，既然有个恶鬼跟在你身边，也不知道会不会随你上班，他若在公司捉弄你，那岂非……”

“放心吧，他非到夜间不现身的。”

“姐，”方太太望着前面那个面貌与自己酷似的姐姐裴太太，忧心忡忡的道：“你说该怎么办？我劝得唇干舌燥，但天风还是不肯听。”

“天风自幼就脾气暴躁，人又固执，想来真的很难劝服他呀。”

“天真老是说他精神分裂，但天风自己却说给恶鬼捉弄，有时我也不知听谁的才对。

姐，依你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唉，别人的儿子，我还会提点意见；但秀珠呀，你的宝贝儿子，我可真拿他没法！”裴太太唤着方太太的小名，叹道。

“姐，你别这么说，天风执拗，连我做母亲的，也无法说服他，这才教我忧心啊！”

“可不是，你自己也会得说啦，那么你想想，我还有什么办法可想？”

“但除了你之外，我根本找不到可以帮我忙的人呀！”方太太又是一声叹息。

“其实，办法最简单不过了，一定有擅长捉鬼的人，就算我现在一时说不出是谁，但要问，亦必然打听得到。问题却是，有什么用呢？你要你那宝贝儿子肯听我的话才可以呀！”

“我亦这样跟他说过了，但他就是不肯听。”

裴太太瞪着妹妹，道：“可不就是这话，你的宝贝儿子根本不听我们，就算有更好的法子也没有用，唯一办法就是替他算流年吧。”

“算流年？”方太太对姐姐的提议有点奇怪。

“怎么了？你这还不明白？你那个宝贝儿子，几乎夜夜被鬼折磨，不是我吓你，就算他的命有多硬，这样与鬼魂斗下去，自己都不会有什么好出的；而且普通常识都知道，不是时运不济，又怎会惹到鬼缠身呢？你说，为他算算流年，看看他的运程吉凶，不是正有需要吗？”

裴太太这番话，马上说动了方太太，只见她不断点头，然后又问：“可不是，我怎会连这个也想不到？姊，你认识什么占卜算命是灵验的？”

“吴夫子吧，”裴太太不假思索就道：“我们一鹏做生意，签合约，什么都找吴夫子择日的，我就觉得他不错。”

方太太喜出望外，说：“对呀，姊夫生意这几年做得那么好，想来，这位吴夫子，连姊夫都信赖的，一定有功夫，就找他吧。”

“哎呀，瞧你的口气，你说找他就找他？你可不知道，吴夫子有多忙，预约排期也得等大半个月，还要熟人才肯替你算呢。”裴太太冷笑道。

“什么？要熟人才做？姐，刚才你不是说，姐夫他做生意，事事都找……”方太太有点不知所措了。

“别人当然不可以，但你姐夫肯替你打个电话便成。明天吧，最迟后天，怎么样？”裴太太道。

“好极了，真麻烦姐夫了。”

“自己人，也不用那么客气，看你守寡养大这双儿女，也真不容易，现在见到天风这样子，我都替你心痛呀！”裴太太叹了口气，又道：“说老实话，天风的牛脾气，都是你惯出来的！”

“姐，三岁定八十，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你还记得，他小时候有次在你家吃饭，不知谁给他一块钱买零食，但不知怎地给溜到地上，找来找去找不到，后来你赔他一块钱，要他乖乖的吃饭，他就是不要，一定要自己原来丢在地上的一个，还为此在地上大哭，你说，怎么教？”方太太感慨的说。

“其实，好端端的，你家怎会闹鬼？又不是新搬进去，一直相安无事，为何现丹 b 倒闹起鬼来？有没有问过天风，到底鬼魂是哪儿惹回来的？”

“怎会不问？但他自己也不知道呀！”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

“也有个把月了，当初也是三更半夜，当时我和天真早就睡了，忽然听到天风在自己房里杀猪般叫得很响，我们以为发生什么事，赶到他房里，就见到他双手按着耳朵，不停在叫，初时我们还以为他不知生了什么病，突然头痛，后来才晓得他是被鬼扭住耳朵！”

“什么鬼魂这样奇怪，要扭他耳朵？天风有没有说，那鬼是男是女？”

“他说是男的，三十来岁的样子，他还说没见到他的脚！”

“唉，也不明白他怎么想的，既然明知道是鬼魂作祟，干嘛不找人来驱鬼？索性驱走了，自己便不用受那么多苦呀！”裴太太摇着头苦笑，“你那宝贝儿子，脾气真怪得可以！”

“你提醒了我，找那位吴夫子看看流年，若真是流年不利，看看会有什么折损，我说什么也逼他找人驱鬼！”

方天风才下班回家，便见到母亲坐在沙发上，满脸忧愁的模样。

平时，每当他下班回家，方太太必然在厨房烧饭，今天她竟反常的坐在客厅，令方天风十分奇怪。

“妈，不舒服吗？怎地坐在这儿呢？”方天风以为母亲病了，便放下公文包，忙走近方太太身边。

“不，我心里不舒服，我特地等你回来。”方太太愁锁双眉的道。

“你怎么啦？心跳还是心痛？要不要我带你去看医生去？”

“我的心不是真的不舒服，我是为你担心呀，天风，你听妈的话一次好吗？把那个老是缠着你的恶鬼赶走！”方太太说。

“怎么又是这一句？”方天风重新站了起来，不耐烦道：“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那恶鬼斗不赢我的，你放心吧！”

“斗不赢你？哼！你话别说得太过，吴夫子说你再这样下去，秋凉之后，必遭折损！”

天风，我们方家就只你一个儿子，你不能有什么三长两短的，你就当是为了我们，要珍惜你自己呀！”方太太向儿子苦劝。

“什么吴夫子？他是谁？”方天风惊讶的问。

“吴夫子是替你姨丈看风水，批流年的……”方太太便待把吴夫子的来历告诉儿子，但她的话尚未说完，方天风已打断她说：“妈，你怎么会信一个江湖算命的话？你该相信我，你自己的儿子才对，我告诉过你，我一定不会有事的，你还怕什么？”

“你一定不会有事？”方太太冷笑道：“每次我见到你掩住耳朵，给那恶鬼折磨得死去活来时，我多害怕，你知道吗？”

“但他一直奈何不了我呀！”方天风的口气十分自傲。

“吴夫子说，你若不把身边的恶鬼弄走，他迟早会害死你！”方太太软语哀求，“天风，你就别那么倔强，让妈替你找个人，把那鬼魂……”

“不用！”方天风似乎十分不耐烦了，“妈，我跟你说，那个恶鬼根本奈何不了我，虽然他把我的耳朵拉得那么痛，但绝对要不了我命，待我熬多几天，我要把他弄得魂飞魄散！”

“我早就给你弄得魂飞魄散，既担心你的安危，又怕左邻右里终于忍不住你的半夜惨叫，打电话报警，到时警察来了，真不知道怎样善后才是！”

“根本没那么严重。妈，你怕邻居不肯将就，没关系，明天我去买些隔声板来，把我的房间都围上隔声板，再拉上窗帘，邻居就算再可以听到，也是十分小的声音而已。”

“天风，你别顾左右而言他，我说的全是认真的，你一定要把缠住你的恶鬼赶走！”方太太不肯退让。

“妈，你听我说，我有把握，再过不久，那恶鬼保证会烟消云散。你让我自己处理这件事好了，我不会傻得让任何恶鬼来伤害自己吧？我是有把握才会这样对付他的！”

“你有把握？你的把握哪儿来的？”方太太怒瞪看儿子，“凭你自己，又怎会捉鬼？怎可能跟鬼斗气呢？”

“我不是跟他斗气呀！是他想拿我的命来换他的命，你说，我肯是不肯？”

“什么？你说老是缠着你的恶鬼，居然是要害你的命？你怎不早告诉我？”

“我告诉你有什么用？只会令你替我多点担心！”方天风苦笑着，又道：“何况，我处理得很好，那恶鬼根本恶不了什么。”

但方太太却脸色大变，说：“这还得了？怪不得啦！吴夫子真的很灵验，他居然连这些都卜算出来，他说你那缠身的恶鬼，就是要找你做替身！”

“他敢？他奈何不了我！”方天风傲然说。

“你怎可以这样说呢？人又怎可跟鬼斗？天风，我求你，让姨妈介绍个法师给你驱鬼，好吗？”方太太再次低声哀求。

“妈，不用了，我自己有赶鬼办法，你相信我呀，我现在不正在对付那鬼魂吗？他奈何不了我的，你放心好了，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很快那鬼魂便会烟飞灰灭！”方天风十足把握道。

“你有赶鬼办法？谁教你的？”方太太对儿子的话半信半疑。

“这一层你就别管了，总言之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不会有事。”

“但吴夫子却说，多则两个月，少则个半月，那恶鬼必然会伤害到你。”方太太仍然万分不放心。

“不会的，我保证，长则一个月，短则三个星期，我必会对付那恶鬼，让他以后不再来缠我！”

“这……”

方天风不让她往下说，却道：“这样好了，若我在定出来的时限内，还未能把那恶鬼驱走，我就任凭你和姨妈爱怎样做便怎样做，好吗？”

“这……”方太太熟知儿子的性格，方天风能这样说，已经等于向自己妥协了，“好吧，你可记得你的诺言！”

“但我得先此声明，这几个星期，是我与那鬼魂斗法的重要关口，若在晚上，我叫得特别凄厉，你们别害怕，也不要打扰我；至于邻居方面，也请你去打好关系，告诉他们，我顶多再吵他们几次，以后必会无事！”

又是三更夜半时候。

方家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从窗户传出一阵比一阵惨厉的叫声。

许多邻居都不耐烦，但由于白天他们才分别接受了方太太的道歉，也受了一些方太太的糖果，加上方太太保证，顶多再教他们忍受几遍，不出一个月，她的儿子会回复正常，也就不便发作了。

大部分邻居都是半信半疑，却又无法从方太太口中探出方天风到底生什么病。但邻居们真的很够忍让，虽然方天风半夜的鬼叫是那么难听，但他们毕竟还是包容下来，甚至连上早班的，也只用棉花塞住耳朵，抵抗方天风那难听的叫声，而不去报警。

却说方太太与女儿天真，更加有心理准备，方天风会叫得比平时更难听。但尽管方天风曾经吩咐，无论他做什么，她们都不用害怕及担心；不过到头来，方太太始终不放心，在儿子半夜开始发出凄厉的叫喊时，她就守在儿子的房门口，随时准备有意外发生。

果然，方天风今夜比平时叫得更惨烈，他整个人在床上痉挛，不时双手掩住耳朵，又抓住自己的胸口，好象有什么人骑在他的身上，既打他的胸口，又扯他的耳朵。

“不！我不……”在方天风发出惨叫时，也听到他断断续续的这样呼叫着。

“我不……不会放过……”忽然，方天风整个人从床上滚到地下，喊叫着。

方太太见到儿子掉到床下，虽然儿子叮嘱了她无数次，她却仍是情不自禁的赶上前，要把儿子扶起来。

“天风，你怎么啦？”方太太爱子情深，把地上的儿子勉强扶起，同时关切的问。

然而，与此同时，方天风忽然像失去常性一样，用力抖开母亲的搀扶，同时右脚一踢，顿时，方太太竟滚到了床边。

“妈！”方天真见到母亲跌在一边，吓得惊叫，连忙扑上前去扶起母亲。

“我……没事，看看你大哥……”方太太虽然身体有点发痛，但心中仍悬念着儿子，所以便向女儿道。

“他这时根本已迷失常性，你何必理他！”方天真恨极兄长的冥顽不灵，倒是心疼母亲，“我扶你回房，看看有没有撞伤什么地方？”

事实上，方太太在滚到床边时，头给撞到床脚，有点疼痛，所以就算想不依女儿的话也不行呢。

当她们离开方天风的房间时，方天风仍然像只疯狗一般，在地上又是滚动，又是挣扎，而且还一声比一声惨厉的嚎叫着。

当方太太母女在邻房检查伤势的初时，仍听到方天风的厉叫，但隔了一会儿，叫声倏然静止下来。

好一会儿，没有响声。

“谢天谢地，终于没有叫了！”方太太如释重负的说着，又挣扎着站起来。

“妈，你又要去哪里？”方天真见到母亲要下地，生气的问。

“看看你哥。”方太太应了句，不理女儿的话便往邻房走。

可是，当她走到方天风的睡房时，哪里还见到人影？

“哎呀！你大哥呢？”方太太惊呼起来。

方天真赶过来一看，可不是吗？哪里还有人影？登时吃一惊，便道：“奇怪。好象没有听到开门关门声，怎么一下子便不见人影了？”

“天真，你赶快出去看看能否找到你大哥？他应该是刚出去的，我怕他会有意外！”方太太惦着儿子，所以便向女儿吩咐。

“他会不会是给鬼缠得倦了，所以鬼魂走了之后，自己出去透透气？”

“胡说，他从来没有试过这样子的！”方太太否定了女儿的话，同时指着房中的皮鞋，道：“你看，你大哥的鞋袜还在，他是穿了睡衣出去的，你快点去追吧！”

方天真于是向母亲叮咛了两句，便连忙换了衣服，到外边寻找她大哥。

“你怎么这样大意？吴夫子都已经批了，天风会有一劫，你却还让他跟鬼魂斗？现在可怎办？人穿了睡衣，从大门那么一走，就不见人影？”方太太的姐姐裴太太看着哭泣中的妹妹埋怨道。

“不过是一晃眼的工夫，怎么也料不到他会忽然走出家门的呀！”方太太抽泣着。

“还未够四十八小时，不能报案。我打电话到大哥公司去，他们说他没有请假，也没有打电话回去。”方天真在旁插嘴。

“姐，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天风上哪儿去了？我们一定要找回他呀！”

“再问吴夫子吧，让吴夫子给他卜个卦，看看菩萨怎么说？”裴太太提出主意来。

“姨妈，这样做有没有用呀？”方天真以质疑的口气问裴太太。

“小孩子懂什么？”方太太连忙瞪着女儿骂。

“天真，你在这儿陪你妈，等你大哥消息，我这就找吴夫子去，情形怎样到时再告诉你们。”

裴太太说完后，便挽起手袋走出方家大门。岂料，甫开门，却见到一个人站在门外。

由于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所以裴太太吓得整个人都跳起来，还未看清楚挡在门外的人是谁之时，却听到自己背后的妹妹大惊的叫着：“天风！”

“天风！原来是你！”裴太太退了一步返回客厅，也看清楚门外的人，不正是大家担心得很的方天风吗？

方太太喜出望外，看着仍身穿睡衣，却是满身污秽的儿子，道：“谢天谢地，你怎么一夜不返？吓得我们……”

方太太话还未说完，方天风忽然咧开嘴，笑了一下，但他那笑容对屋里三个人来说，却是陌生的，因为那笑意充满了诡异！

“天风，你怎么不说话了？我刚刚还准备替你去找吴夫子问卦……”裴太太的话尚未说完，忽然见到甥儿一把拉着自己往厨房里去。

“天风，你怎么回事？你要拉姨妈到哪儿去？”方太太不知儿子究竟要干什么，但儿子的举动却教她十分害怕。

“放开我，天风！你拉痛了我！你发什么神经病？要拉我上哪儿……”裴太太叫得更嘈吵。

但方天风不理睬她们的叫声，把裴太太拉到厨房里，便从厨柜拿出菜刀，向裴太太挥去！

“哎呀！你想干什么？你疯了！”裴太太乍见菜刀举起，便失声叫起来。

但已经太迟了，方天风居然举起刀向裴太太的耳朵割去。

“天风！你疯了！我看你真是疯了！”方太太在听到姐姐惨叫时，连忙抢了过去，拚命的抓住儿子的手，要把他的菜刀夺过来，同时对女儿道：“天真！快把姨妈扶出去，看看伤得怎样？”

方天真被眼前发生的一切吓呆了，幸而方太太这么高呼，才叫她回复知觉，二话不说，就把血流如注的裴太太扶出客厅。

这时的方天风，给母亲夺去菜刀，整个人也如梦初醒似的，呆若木鸡的站住。

“天风！你到底怎么了？你醒醒呀！”方太太抱着儿子哭道。

“妈，我怎么了？我为什么会站在这儿的？”方天风推开母亲，好象什么也不知道一样问道。

“你还说？你无端拿刀去割姨妈的耳朵，快！我们快出去看看姨妈怎样？”方太太惦念着姐姐的伤事，这时见到儿子似乎回复常性，便对他说。

于是两母子连忙走出客厅，却见到方天风真正手忙脚乱的找药箱替裴太太止血。

“姨妈，伤得厉害吗？对不起，刚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根本不是我割你的！”方天风看着裴太太，十分惊惶的道。

“幸好我闪得快，否则，我的耳朵真的会给你割下来了！”裴太太说着，又抱怨道：“早知道不管你们的事，就不用挨这一刀了，哎呀……”

“我的天！那该死的鬼魂！你自己害了自己与人无尤；到了强弩之末，竟想假我的手去害其它人？活该永生永世不得超生！”方天风看着母亲和妹妹七手八脚在替裴太太止血时，却喃喃道。

“天风，你说什么鬼魂？你说那鬼上了你的身害人吗？”方太太第一次听到儿子披露缠住他的鬼魂的情形，所以一边替裴太太包扎伤口，一边问。

“天风，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清醒了又是神经兮兮的？”方太太忧虑万分。

“妈，我没事。现在鬼魂已烟飞灰灭了，以后不会再有事了！”

“我的儿呀，你差点儿把姨妈的耳朵割了，你还说以后没事？你教我怎么相信？除非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方太太道。

“唉，我本来不想讲的，你何苦迫我？”方天风急得直跺足，但看了仍在止血中的裴太太，有点无可奈何，便道：“好啦，我老实跟你说，这鬼魂跟我有旧怨，他本来冲着我而来，刚才他是做最后反击，才会忽然上了我身，借我手伤了姨妈，他大概是见害我不成，想陷我于不义。”

“好端端的，你怎会招惹到鬼魂？而且他又为何要割姨妈的耳？”

“妈，我本是这个鬼魂的投资顾问，他生前买卖股票、期指等，都是我给他意见的。

记得上次股市大跌吗？之前我就要他放去手上的所有期指，他不听，结果日夜间血本无归，他刺激过度，又恨自己有耳却像聋子，不听警告才会破产，结果自杀之前还割了双耳。谁知死后冤魂不息，迁怒于我，时时来找我麻烦。”

“怪不得你常常掩住双耳惨叫，原来就是那恶鬼揪你的耳朵？”方天真恍然大悟叫道。

“这事非我之错，我事先已劝过他要放了手上的货，是他自己不听，他死后迁怒于我，找我麻烦，我当然不肯低头，我问过人家，只要我坚持意志，

身上自有正气，鬼魂害我不得。而经过七七四十九天，他动不得我，自己会魂飞魄散。就差一天，昨夜我对抗他时，发觉他好象要闯入我的身体，我怕伤了你们，所以及早逃出街外。没想到今早回来，那恶鬼抓住最后机会，又上了我身，竟假借我的手害得姨妈受伤，太岂有此理了！”

众人听得呆若木鸡，都想不到原来这些日子，缠绕着方天风的鬼魂，竟与他是旧识。

“这鬼魂也真无理，自己不听你的话而破产，还迁怒于你！”方天真愤愤不平说，“大哥，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原因呢？”

“告诉你们，只徒然令你们担心，反正邪不胜正，刚才他上我身以致伤了姨妈，但今天刚是第四十九天，他害不成我也魂飞魄散，不会再有事了。”

双面人

张宇

当韩瑞文第三次放下电话时，他的母亲在沙发一隅，冷眼旁观，实在再也忍不住了，便道：“我看你就算了吧！人家分明是不想见你，所以才不听你的电话！”

对于母亲的冷语，韩瑞文有点不甘心，便答道：“也许她上了洗手间，所以听不到电话。”

“上洗手间也去不了那么多时候吧？我看你都已经打了半个小时电话了。”韩太太好象故意要刺激儿子似的道。

“但女孩子上洗手间半小时也不多呀！”韩瑞文明知自己的理由薄弱，却仍不服气地反驳着。

“你自己看看表，约人家看七点半的电影，说好了六点钟去接的，但现在都差不多六点了，连电话都没有人来接，分明就是避开你，你这还不明白？”韩太太说着，又道：“你倒不如跟我说清楚，究竟去看电影，还是在家吃饭？免得到头来我没有煮你的饭，等会儿你却灰溜溜的跑回来问我有没有饭吃。”

给母亲那么冷嘲热讽，加上拨了半小时电话也找不到人，韩瑞文本来心情已甚差，此刻无异雪上加霜，登时便跳起来，道：“你放心吧！我不会回来要你再煮饭给我吃，我这就出去接好雯了！”

就在他冲出大门时，韩太太仍在背后道：“别枉费心机了，她根本是故意避开你的，去也是摸门钉而已！”

韩瑞文听了母亲不停泼冷水的讽刺话，气得肺都要炸开来了，但时间急忙，不想折回去与她争辩，只好用力的关门，以泄心中的愤懑。

出了大门，望望手表，还有十五分钟便到六点，还好，他的女友张好雯家离他不远，但韩瑞文还是担心会迟到，便随手截了辆的士登上去。

“十一元半也坐不完的车程，也不知现在的人怎搞的，脚长出来不是用来走路的！”登上的士后，司机一听地址，登时寒了脸，虽然开了车，却出言讥诮。

若是平日，韩瑞文一定会反唇相稽，尤其在家中已受了满腹的气，但为怕在车内与司机吵起来，耽误了时间，只有哑忍。

司机看见韩瑞文不敢作声，更加得意，一直不停口，指桑骂槐的，直骂到张好雯的住处楼下停车为止。韩瑞文望望表，已差不多六点，本想下车才

发作，回骂司机几句，现在只好匆匆付了车资，像丧家之犬一样的赶忙下车。

一口气上到张家，心里还噗通噗通在跳，担心着一切会被母亲不幸言中，张妤雯真的为避开自己而不在家。

鼓起了很大的勇气，伸出因紧张而变得轻微发抖的手，便去按门铃。

等了一分钟，没有人应门，韩瑞文的心开始往下沉。看样子，自己的母亲没有料错，张妤雯故意出去而拒绝自己的约会。

“昨天明明跟她约好，她也亲口答应我的，没有理由这样耍我吧！”

韩瑞文有点不服气，他看中张妤雯，是觉得这个女孩子有气质，文静而又大方，性情温婉，绝对不似玩弄感情的人。

他越想越不服气，正想再次按铃时，门竟自里面打开了，应门的人正是张妤雯。

但见她的头上裹着大毛巾，毛巾外还有些湿濡的头发露出来，显然是正在洗头，听到门铃响，才匆匆的走出来应门。

而她看到门外站立的韩瑞文时，脸上露出十分惊讶的表情。

“咦！怎么你这时候会出现的？你不是说今晚临时有事吗？”张妤雯问。

“我说今晚临时有事？怎么会？我们不是约好了，六点来接你，先去吃饭，然后看七点半的电影吗？”韩瑞文见到张妤雯在家，已经十分开心，所以仍以很轻快的心情道。

“进来吧！”总不能站在门前说话，所以一脸狐疑的张妤雯还是先让客人入内。

“我刚才还打了三个电话来，都没有人接听，我多担心你不在家。”韩瑞文想起母亲在自己出门前的讽刺，便道。

“我真的是刚回来的，怎么了？你打了许多次电话来？我因为今早接到你电话，说今晚要取消约会，所以刚刚才回来。由于一头大汗，便洗头了。”张妤雯解释着，又好奇的问：“对了，你不是今晚有事吗？怎么突然会来的？”

韩瑞文已是第二次听到张妤雯说自己今晚有事要取消约会，这时忍不住好奇地问：“你说我早上打过电话给你？”

“不是吗？你今早打到公司去的，还是我的同事阿祖接的，你还跟他聊了两句，才由我接听电话，你说今晚临时有事，要取消约会，所以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你突然会出现！”

“我……”

韩瑞文张口结舌，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瞪着张妤雯，很冤屈的叫道：“今早我特地出去戏院排队买票，怎会打电话说取消约会呢？”

“你说什么？”张妤雯对他的否认，反应也是十分错愕，“你说你没有打电话来？”

“我没有哇！”韩瑞文说着，还深恐她不相信，便从皮夹子里掏了两张戏票出来，递与她道：“你自己看看，戏票我都买好了，怎会临时取消约会？”

“但你明明打电话告诉我有事的，你开什么玩笑？”张妤雯坚持着。

“会不会是有谁跟我们开玩笑，假扮我的声音……”韩瑞文如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

“你别把我当作白痴好吗？怎会有人这么无聊？而且，阿祖和我先后跟你讲过话，难道我们两个人一起把你认错吗？”张妤雯对于韩瑞文矢口否认自己打电话推去约会的事，开始有点愠

意。

“但我真的没有，我自己有没有打过电话，难道我会不知道吗？我可以发誓，我实在没有打电话给你！”韩瑞文说话时，为要表明自己清白，便竖起三只手指来作发誓状。

张妤雯见他这模样，变得更加不悦了，说：“你没有打过电话，然则表示我冤枉你了？算了吧！就当是我冤枉你，对不起！我今晚真的没有出外的打算，戏票无谓浪费，你找别人看吧！”

韩瑞文听到张妤雯的口气不对，急得脱口就道：“不！我不是说你错，就当是我误会了你，请你别生气，我们现在还可以赶得及去看电影，我等你把头发吹干，我们不要再争论了吧！”

“是的，这根本不需要争论！”张妤雯答道，便把大门拉开，口气冷得似冰，“对不起，我晚上还有事，请回！”

“这……”韩瑞文还想争辩，但一来人家连大门都打开的下逐客令，二来，这时候彼此都有点生气，若再分辩下去，也不过是火上加油，故而，只有快快的说：“好吧，我先走一步，再通电话。”

张妤雯也不应他，待他走出门外，连再见也不说一声，便立刻把门关上。

站在门外的韩瑞文简直沮丧到了极点，满肚子的冤屈无处发泄，这教他不由自主地有点恨自己的母亲。

出门前，母亲冷言冷语的预测，没想到全部中了，他几乎有个冲动，想马上回家跟母亲吵架；可临出门时却已夸下海口，不会回家晚饭，没有理由这刻灰溜溜的回去，又被奚落一番。

虽然口袋里两张戏票仍在，但韩瑞文哪里还有心情看戏？独自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荡，终于跑进一家酒吧喝闷酒去。

这不是头一次了，也不晓得是什么缘故，无论是交男性朋友或女性朋友，明明交往得不错的，后来总是忽然之间就生出了误会，然后人家便不肯再与自己往来。

这种情形屡试不爽，尤其每当他交了女朋友，感情正在萌芽时，就会发生类似刚才的事，终于使到一段明明可以发展的感情无疾而终。

今天与张妤雯的误会，对韩瑞文说来，其实不是太意外，过去他有无数经验；只是今次令他十分不甘，因他明明没有打过电话推说约会改期。

越想越是气恼，恨不得马上回去跟张妤雯解释。他对这个女孩子十分认真，很希望与她发展感情，但看样子，又会像过去那样，被误会为出尔反尔的人，恐怕张妤雯再也不肯与自己交往。

他是透过旧同事阿祖而认识张妤雯的，刚才她曾透露，自己今早打电话去推约会时，还曾说自己与阿祖聊了几句，于是，忍不住便打电话给阿祖了。

“怎么回事？你推了说今晚有事，忽然又上门去找人家，人家没有心理准备出去，拒绝你，理所当然！”阿祖拿起啤酒，听完韩瑞文的诉苦，倒是一点也不以为然的说。

“唉！现在我找你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了，基本上我就没有打过电话取消约会，她说我今早打过电话去公司找她，还跟你聊过几句，阿祖！大家是旧同事，你老老实实告诉我，有没有这回事？”

阿祖瞪着韩瑞文，好象没有听过比这更荒诞的话似的，惊叫起来：“老韩，你不是开玩笑吧？今早你明明打电话到公司来，还是我亲自接的；你在电话还跟我说，你母亲托人介绍女朋友给你，约了在今晚吃饭，推也推不掉，

只好再约张妤雯。你还在电话叫我千万不要泄漏秘密，别让张妤雯知道，你这么快便忘了？”

“我……”韩瑞文张口结舌，“我哪里有说过这种电话？我母亲从来不会托人替我做媒的，你别胡说！莫非张妤雯就是听了你这话……”

未等韩瑞文说完，阿祖的脸已变了色，很认真的道：“你不要胡说八道，我为什么要管你的事？你打电话来公司是千真万确的事，到底你与张妤雯搞什么鬼，我可是一点知道的兴趣也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什么我母亲替我介绍女友这种事，完全子虚乌有。我可以发誓，我根本从未打过电话到你公司来，我不明白怎会有这种误会的？”韩瑞文见到阿祖发脾气，连忙婉转的解释。

“你还说没有打过电话到公司去？姓韩的！”阿祖摇了摇头，好象很不以为然的道：“很久以前，你还未离开公司前，我就曾经听过人家说，你是个反复小人，个个都教我提防你一二，现再看来，他们对你的批评并不苛刻，连这么简单的事，你非但不肯承认，还想把责任推诿到别人身上！”

被别人当面的批评，韩瑞文觉得极不好受，尤其对方所说的完全是冤枉自己，加上刚与张妤雯发生了误会，还在担心以后与她的感情会有变化，心情本就恶劣，于是也拉下脸来，说：“我不管别人怎么批评我，就好象今次的事，明明我没有给你们电话，你们硬是要冤枉我，也是没法的事，我做人对得起天地良心！”

阿祖冷笑一声，站了起来，说：“你对得起谁，对不起谁，我都没有兴趣知道，我肯出来本是一番好心，想听听你的难处，看有没有办法给你们拉拢一下，现在看来，我这个好心可以省回，失陪了。”

韩瑞文本想挽留，但又压不下胸口那股怒气，犹疑间，阿祖已拂袖而去，只留他独个儿发愣。

原以为可以找阿祖出来，为自己向张妤雯解释，怎料他也一口咬定自己曾打电话给他们，现在反变成有苦无路诉，所以心情更加恶劣。

在这种时候，最需要是找个听自己诉说冤屈的人，可是，当韩瑞文把自己认识的人想了一遍后，竟然想不到谁可以听自己倾诉……他这才发现，原来自己连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也没有。

所有朋友，都是泛泛之交，就算有些本来谈得来的，到头来，亦好象刚才阿祖的情形那样，很快的，便会因一点点小事情而彼此疏远。

在没有朋友可以分担痛苦的情形，下唯有喝酒。他让自己喝得酩酊大醉，这才回家。

“算了！我想我们的性格合不来的，别浪费彼此的时间，好吗？”张妤雯很平静的说。

韩瑞文听着她的话，却如五雷轰顶似的，急忙道：“妤雯，假如是为了尚次看电影的事，算我完全错了，我郑重的向你道歉，你千万别说这种话呀！”

“哼！听听这是什么口气？「算我完全错」什么是算？还不是认为自己没有错吗？好象别人冤枉你似的，见微知着，韩瑞文，对不起了，我想我们实在无法相处！”

“哎！我不会说话，我怎会这么笨呢？”韩瑞文急得什么似的，“我是诚心诚意向你道歉的，你对我的种种不满，我改，好吗？我一定改的，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但张妤雯对他的苦苦哀求，丝毫不动心，只冷笑道：“改什么呢？既然

你没有错，何需要改？”

对于张妤雯的讽刺，韩瑞文有种哑子吃黄莲的感觉，要分辩吗？又怕惹得她更不高兴，于是只好更低声下气说：“我不大会讲话，总言之，请你收回成命，我发誓以后不会犯同样的错，你要我怎样我会怎样做，好吗？”

“何必呢？这样只会令大家都觉得十分辛苦，而且我也没有兴趣令自己变得像暴君一样。”张妤雯仍然不为所动，很坚决的道：“我们别浪费彼此的时间了！”

相交以来，韩瑞文对她的性格也略有认识，所以也晓得当她说到这样时，事情是根本再没有转弯的余地，只好快快的离去。

又一次的失恋。

尽管感情尚未陷得很深，但仍然十分痛苦，况且觉得自己含冤莫白，种种心事压着，实在极需要找个听众。

在没有朋友的情形下，韩瑞文终于想到一个人来，那人便是他的表兄郭成森了。

其实，表兄与他不算是太要好，只是郭成森本身的脾气相当好，又肯迁就别人，如果说韩瑞文还有个倾诉对象，这是唯一的一个了。

果然电话一到，郭成森便出来了，当他见到韩瑞文哭丧着脸孔，马上便问：“今次又是给女朋友甩了？”

显然，每次韩瑞文找他出来，不外是为了失恋问题，所以郭成森会有此一说。

“不要再挖苦我了，森哥。”韩瑞文苦笑道：“我也不晓得什么缘故，每一次都是莫名其妙的，连个解释的机会也没有！”

郭成森给他一根香烟，便问：“今次又给冤枉了什么？”

听郭成森的口气，仿佛已有很丰富的经验，完全明白他每次的失恋理由，故此未等韩瑞文开口，已先这样问了。

“唉，今次更加冤枉了，本来约好与她看七点半电影，我一早便出去排队买票，岂料到到头来……”韩瑞文一五一十便把今次与张妤雯的误会向这位表兄道。

郭成森似乎听他的苦恼事听得太多，所以今次十分平静的听完，没有什么反应，只用淡然的口吻道：“算了吧，反正成了事实，你不若集中精神，看看还有什么女孩子你喜欢的，重新去发动追求攻势好了，多想也无益。”

韩瑞文对于郭成森这种若无其事的态度，十分不满。

“森哥，你怎可以这样说？我对她是真心真意的，而且我们也走了两个多月，有一定的感情，现在为了这莫须有的罪名，就这样分开了，我很不甘心呀！”

“不甘心又如何？”郭成森仍然是一副平常心，“显然对方主意已决，要不，你也不会一副欲生欲死的模样。”

“森哥，你说得对，我不甘心，我总觉得是有人捉弄我，他故意害我，装成我的声音，打电话去给张妤雯！”韩瑞文咬牙切齿的道。

“谁会做这种无聊事？”郭成森对韩瑞文的话，不以为然，“你平时得罪了什么人？就算今次真的有人捉弄你，不过，你别怪我说你，有时你也真的太过分，好象上次那位什么……吴小姐吧，你带她出来与我们一起唱卡拉OK，好端端的，你忽然粗声粗气骂她，谁受得了？”

看来，郭成森对韩瑞文真的知之甚详，所以才会有这么一番话。

但见韩瑞文被这样批评时，脸色涨红，讷讷的说：“那是……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

“我不是想提的，我只是说事实。”郭成森很诚挚的道：“阿文，有时候事出未必无因，你的脾气、性情，真的要认真改改才好，否则再交新女朋友，到头来还是不能长远的呀！”

“森哥，”韩瑞文被表兄这样指责，本来坏透的心情，变得更加坏了，但听他道：“我现在心情已经够差了，你就别再打击我好吗？吴小姐那次的事，我说了多少次，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叱喝她的，但你们却不肯相信。当然那次无论如何是我不对，所以我也接受了；不过现在张好雯的情形不一样，我根本没有打电话给她，完全是冤哉枉也的事！”

“但对方不肯接受你的解释，这也没法子，若你真的不甘心，也惟有等她的气下了，日后再去求她。”

“我想找出到底谁捉弄我，假如给我找到那个人，我一定会好好教训他！”韩瑞文悻悻然地说。

郭成森又点了香烟，喷了一口后，才冷静的望看他，道：“其实我有点怀疑，究竟是有人捉弄你，还是怎地？阿文，我劝你去看看医生，检查一下。”

“无原无故为什么要我去看医生？”韩瑞文对郭成森的建议但觉莫名其妙。

“我是指心理医生，我怀疑你有点精神分裂。”

“森哥，你胡说些什么呀？我怎会有精神分裂症？”韩瑞文反应十分强烈，“你千万别胡说八道，万一让其它人听到了，真的以为我是这样就糟糕了！”

“不，我是说坦白话，阿文，你的脾气有时很怪，忽冷忽热的，有时又前言不对后语，甚至自己做过什么事，好象也毫不知情，正常人不会如此呀！”

“我才一点也没有不正常，不正常是他们呀！”韩瑞文十分反感道。

“你自己想想，你没有什么要好的朋友，女朋友方面更加不消提，这些年来，你自己说说，到底跟多少个女孩子走过？但有哪一段感情是得善终的？你应该检讨一下自己有没有错。”

韩瑞文拉下脸来，语气极不友善，说：“森哥，我现在心情已经够坏了，我请你出来吃饭，是希望你听听我诉苦，可不是要你来批评我！你这样不觉得自己残忍吗？”

郭成森果然是出了名的好好先生，见到他完全不接受自己的劝导，也就住了口，改道：“好，好！我不说了，反正你记着我这么个建议，什么时候有心情，就去试试吧。”

“不会的。”韩瑞文冷笑道：“我绝对不会去看什么心理医生，我哪里有毛病？我自己很清楚自己，只不过是旁边的人完全不了解我而已。”

虽然说是出来听韩瑞文诉苦，但到头来，却也是闹得不太愉快，还好，郭成森是个十分迁就别人的人，若换作别人，可能因为韩瑞文那种死不认错，永不改过的态度，早就拂袖而去了。

谁知过不了几天，韩瑞文却真的要去光顾医生了，这倒是当初始料不及的。

自从张好雯宣布要跟他分手后，韩瑞文下班后无处可去，无所事事，却又怕留在家中，被母亲冷嘲热讽。

韩太太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也不晓得为什么，她对身为长午的韩瑞

文似乎特别没有好感，虽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好象没甚缘分，自小到大，无论这个长子做什么事，她总看不顺眼似的。

韩瑞文对母亲如此针对自己，自然清楚，故此就算无事，也不愿意躲在家里。失恋后的他，为了避免看母亲的脸色，仍然往街上溜。

因为没有朋友，又怕独处，唯一可以找的，依然只有郭成森。

但两个大男人毕竟没有话题，再随和的人，也不耐烦老是听韩瑞文咒诅着有人捉弄自己，或者唉声叹气，所以郭成森虽然答应了出来，却建议跑去打壁球，可把韩瑞文剩余的精力，以及满腔的怨愤，透过球拍，发泄出去。

本来，韩瑞文球技不错，但不知道是心不在焉还是怎地，当他正要接在后面墙壁反弹的球时，竟然失了手，脚跟不晓得怎地，向侧一屈，登时整个人失了平衡，脚下一阵剧痛，人跌在地上便不能起来。

“你怎么了？脸都变了色，很痛吗？”郭成森见他这样子也大吃一惊。

“我想是扭伤了脚……”韩瑞文呻吟着。

“先脱了鞋看看怎样子？”郭成森边说边替他解鞋带。

但当他准备替韩瑞文脱鞋，才碰到他的脚，他便痛得哇哇的大叫起来。

“哎呀！不要碰我，我想我的脚骨可能碎了。”韩瑞文皱着眉道。

“不会那么严重吧？才不过扭了一下！”郭成森惊骇的问。

“但我……觉得痛死了！”韩瑞文呻吟着，脸色也因痛楚而变得苍白。

“噢！”郭成森看他这模样，不似是做作，便凝重地道：“真的这么痛？还是去看看医生好了。”

“但我痛得走不动。”

“你先歇一歇，我去餐厅找找，看看有没有办法拿到一些冰，先让你敷一敷，减些痛后，便扶你看医生去。”郭成森倒是十分镇定。

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韩瑞文实在痛得难耐，只好坐在球场的地上，等郭成森替他去找冰块来敷伤。

冰块倒容易找来，郭成森用毛巾裹着韩瑞文的脚踝，给他冰敷了一会儿，倒也管用，韩瑞文本来动弹不得，现在由郭成森扶着，起码单脚跳着，还可以离开场地，让订了下一个时间的人入场打球。

“我去截街车，陪你看医生去。”郭成森出了个主意。

“不！这情形，看医生不管用，还是去看跌打吧。”韩瑞文却道。

“随便你，但你可有相熟而可靠的跌打医生？”

“那倒没有。”

“若这样，我建议还是找个骨科医生看看比较保险，若看骨科医生，我倒认识一个医术颇高明的。”

韩瑞文还待拒绝，但实在是痛得太厉害了，所以没有办法，只有依郭成森的建议，让他扶自己去看他所认识的骨科医生了。

包大夫替韩瑞文检查脚踝时，才碰到它，韩瑞文已经痛得哇哇大叫。

“包大夫，会不会是断了骨呢？”郭成森在旁问。

“很难说，但依你们所说的情形看来，断骨的机会不是那么大，也许骨裂了却说不定。为小心起见，还是照张片看看吧。”包大夫答。

“要去照x光？”韩瑞文惊骇的说：“大夫，我现在连走一下也不行，还要再去照x光，我怕……”

包大夫笑微微道：“放心，不用到别处，我这医务所就有得照，不用你走来走去，而且照完后，你坐一会，等片子洗出来，马上便知道是怎么回事”

了。”

于是，郭成森扶着他，走到另一个房间去拍片。虽然不用走到街上，但这一折腾，却也痛得韩瑞文满头大汗。

包大夫的生意极好，来光顾的病人极多。照完x光大约半小时后，包大夫才差护士把韩瑞文和郭成森再请进他的诊室去。

“包大夫，我的脚怎样了？”

“你敷着冰，现在应没那么痛吧？”包大夫先问。

“是好一点，但依然不能走动。”韩瑞文苦着脸回答。

“你刚才照x光时，一定是不听吩咐移动了身体，所以照片出来的效果不大理想！”包大夫皱着眉说。

“哦？”韩瑞文觉得有点冤枉，“我痛得连动一下都不能，怎可能……”

包大夫将灯箱的灯开了，夹在灯箱前的x光片马上便清晰起来。

果然，照片上是一只脚踝的特写；可是，骨骼的影像却有点重叠的现象出现，乍看之下，这现象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照片时物体移动了，所以影像在曝光时变成重叠。

“真是，怎会这样的？”郭成森在旁望着x光片道。

“但我明明没有动过，我根本不能动呀！”

“包大夫，要不要重新再照呢？”郭成森问。

“那倒不必，还好照出来的骨骼部分还是清楚的，你们自己瞧一下，脚踝的骨是有点点裂了，所以会痛成这样子，不过，回去多休息，别要动它，慢慢就会好了。”包大夫安慰韩瑞文道。

“但我现在仍觉得很痛呀！”韩瑞文道。

“我给你一点止痛药吃吧，但如果忍得住的，还是不吃的好，回去继续敷冰，三五天内不要下地，等它慢慢复原。”

还是由郭成森扶着他离开医务所。韩瑞文一边走，一边咒诅着：“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好端端的打球也会扭伤脚，这阵子真是晦气冲天！”

“算了吧，你不是埋怨天天要一早爬起床上班？这下子便当作休息放假好了！”郭成森劝他。

“开玩笑！放假我可以到处走动，现在却得坐在家里，你知道妈有多噜苏！这下子连逃也无法逃！”

“算了，其实你们始终是两母子，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就是不明白你，平时少顶撞她两句，不就什么事也没有！”郭成森劝道。

“根本不是顶撞与否的问题，她一向偏心，从小至大就偏爱老二跟老三，而且她对我有很大的成见。”韩瑞文苦笑道。

“说真的，我不是护着你妈，有时候，你也真的气得她很惨呢！怎怪得了她？”

“我气她？什么时候试过？我从来都不会呀！我对她惟恐侍候不周呢。”

“好象中秋那晚，你明知道大舅一家从加拿大回来，你上班时还答应你妈你会早点回来吃饭的，但到头来全家人等你吃饭。吃饭时你还在大舅面前数落阿姨，说她悄悄拿了姨丈退休的钱去炒股票亏了本，与姨丈翻脸。这可不好吧！”郭成森口里的阿姨，正是韩瑞文的母亲。

“这……”韩瑞文登时语塞。

“所以说，你常常说阿姨偏心，但有时你真的气得她很惨呀，上次要不是有大舅在场，可能姨丈与阿姨更闹得不可收拾，你说你自己是否也有责

任？”

“说起来，你可能不会相信，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妈拿了我爸的退休金炒股票的，那晚我只是心血来潮，随口当笑话说说，怎料到会说中的？”

“别拿借口了！谁相信？”郭成森摇了摇头道。

“我是说真的，你信不信也好，当时我忽然灵感来了，试试说出来，怎料会是真的？”

“阿文，我觉得你做人很怪，时时会做些出人意表的事，但那些事，往往都是令人不愉快的多，而每次你的借口，总是什么突然有灵感，但很难叫人相信呀！”

“森哥，我不想与你争论，总言之一句话，事实真的这样，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唉，今次无论如何，我都十分感激你陪我看医生，如果你能在我不能走动时，多点来我家陪我聊聊，分散我妈对我的注意力，我就更加感激不尽了！”

“瞧你说得可怜兮兮的，我有空会去看你的，我也不想你留在家中，老是惹阿姨生气呀！”郭成森瞪了他一眼，又道：“你现在先别多说，我扶你回家吧。”

自从脚伤不能上班，韩瑞文躲在房中，甚少走出客厅，就是怕与母亲碰头，会被母亲冷嘲热讽。

倒想不到郭成森果然言出必行，过了两天，便来到韩家看他了。

“森哥，快进来坐！”见到郭成森时，韩瑞文如获救星似的。

“喂！你今天好点了没有？”郭成森望着韩瑞文的伤脚问。

“还是差不多，不吃止痛药时痛得很，我怀疑那个包大夫不知怎么断症？”

“要不要我陪你再去看他？”

“不！我倒想换个跌打，我老是觉得，就这样的等脚伤自动好转，根本不是办法！”

“没关系，有没有相熟的跌打医生？我可以陪你去。”

“我妈说街角那家跌打馆不错，你扶我去看看吧。”韩瑞文低声道。

“你真的要看跌打？”郭成森有点犹疑。

韩瑞文坚决的点着头，道：“是的！反正都照过x光，骨头没有碎；但西医没有办法止痛及让我快点好，我看始终是中国人的跌打有用！”

郭成森想了想，也觉得他的话有道理，便说：“你说的也是，反正没有碎骨或扭歪，敷些药，不会把你医坏，好吧，你换衣服，我陪你去就是了。”

“什么？”韩瑞文听到那位跌打医师竟说要去照x光片时，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就算是站在一旁的郭成森，也很惊讶地问：“为什么要照x光呢？这不是中国跌打吗？”

那位跌打医生瞪了两人一眼，道：“你们没听过中西合璧吗？西医方面，能照张x光片透视一下骨骼，可以清楚一点，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种先进科技？这不会影响我们祖先遗下来的医术，对不对？”

韩瑞文与郭成森两人面面相觑，却不得不承认那跌打医生的话有一定道理。

“但我前阵子在一个骨科医生那儿照了张x光，他说我只是骨裂了一点，没有碎骨或扭伤。”韩瑞文这时又道。

“哦？有这种事？”那跌打医生望望他，便道：“若骨裂了，按理不可能像你所说的那般痛，待我检查一下。”

于是，那跌打医生便教韩瑞文把脚搁到小凳上，然后用手扭他的脚踝，才碰一下，韩瑞文便惨叫一声。

“师父！求求你，轻一点，我……痛得快死了！”

但那跌打医生似乎听惯了伤者惨叫哀嚎的声音，所以对于韩瑞文杀猪般的叫声，根本无动于衷。

他又继续捏韩瑞文脚踝及脚脛的几处地方，在韩瑞文痛得额上都冒出斗大的汗珠时，他总算停下手来。

“你说你真的照过x光片吗？”跌打医生这时带着怀疑的口气问。

“当然是真的，”郭成森见到韩瑞文仍痛得不住在呻吟时，便代替他回答，“只是x光片留在那骨科医生的诊所，忘了要回来。”

“我倒劝你再去照多一张，保险一点。”跌打医生却冷冷的道：“依我刚才的检查，明明是脚踝中有小骨碎了！”

“真的骨碎了？”郭成森惊呼起来。

跌打医生白了郭成森一眼，似乎怪他大呼小叫，说：“许多病人就是这样，又要来看跌打，但对我们的判断又要怀疑，这就是为什么我叫你们去照x光，所谓真金不怕红炉火，我给你检查了，认为你是碎骨，你要不相信，照张x光，正好证实我的判断，照一张片花不了你多少钱，而且若我真的断错症，你还可以来拆我的招牌，为什么不呢？”跌打医生信心十足的道。

“这……”韩瑞文望了郭成森一眼，似乎在考虑是否该接受跌打医生的建议。

跌打医生望了他一眼，又道：“我们隔邻那条街有一间化验所，有照x光的服务，你先去照了，拿了x光片，再来找我替你医也不迟。”

“但我脚里若真有碎骨，不是要动手术吗？”韩瑞文担心地问。

那位跌打医生有点自傲的回答：“若是西医，当然要动手术，但我们中国医术，可以用药来帮碎骨慢慢愈合，哪里需要动手术？”

“但要多久才可愈合？”韩瑞文仍半信半疑。

“这要看看你个人的体质是怎样了。”跌打医生耸着肩，道：“若正常用药，一个月左右吧。”

“治好了会不会……变成走路一拐一拐呢？”郭成森似乎对跌打并不太信任，所以冒出这么一句来。

“老兄，如果你信不过跌打的，没关系呀，去看西医好了，让他们给你镶颗螺丝在脚踝里，一样可以，请便吧！”跌打医生马上沉着脸道。

“尹师父，他无心的，你千万别怪他！”韩瑞文看到跌打医生不满，连忙为郭成森道歉。

跌打医生态度十分傲慢，冷冷的道：“你大可以慢慢考虑清楚，反正医你之前，我也要你先去照张x光片。请你坐过一边去考虑吧，我还有许多病人等着我给他们治病！”

韩瑞文快快的移到一边，郭成森低声问：“你真的信他？”

“如果你那个骨科医生的判断是对的，没有道理我仍然那么痛的，我相信，有可能我真的碎了骨；只是那天我明明照了X光，怎会发现不到碎骨呢？”

“你忘了，那骨科医生说你当时移动了，x光片根本不太清楚。”

“但我明明没有动！”韩瑞文叫屈地说：“他胡说八道！”

“算了，反正这位跌打医生说你碎了骨，再去照多一张，查清楚也好呀。”郭成森又低声道。

“但无端端再花多一笔钱……”韩瑞文有点不大情愿。

“但你若决定看跌打，这笔钱无论如何也不能省呀！”郭成森又道。

“尹师父，”韩瑞文终于下定决心，他又问正替别的伤者按摩的跌打医生：“我现在去照x光。我要什么时候再来覆诊呢？”

“你照完就可以再回来，反正我先替你敷了药，等x光片送来；不过也是要你了解自己了解，到底什么地方骨碎？我自己倒是不用看片，都知道怎么治你！”跌打医生答。

“那我现在就去。”韩瑞文贴服的说。

好不容易，才捱到跌打医馆的邻街那间化验所。今次韩瑞文告诉自己，切不可移动自己的脚，一定要把x光片照得清楚点。

到了次日，仍然由郭成森扶着韩瑞文到那姓尹的跌打医生那儿。

“今天觉得怎样了？”那跌打医生替他解去膏药时问。

“好象没昨天那么痛，但仍然是痛呀！一动也不能动。”

“当然啦！碎了骨哪里可以那么快便不痛呢？”跌打医生笑道。

“对了，尹师父，我昨天照的x光片，送来给你了吗？”韩瑞文关切的问。

“送来了，说起来，我可未见过像你这样的x光片……”那跌打医生似笑非笑的望了韩瑞文一眼，又继续道：“你不是说脚痛得一动也不能动吗？但看来却不是呀！你老兄连照x光也照动可也！”

“什么？”韩瑞文十分错愕的望着对方，叫道：“我真的痛得一动也不能动呀！”

跌打医生摇着头，拿了放在牛皮纸袋里的x光片，递给他道：“你自己看看吧。”

韩瑞文这时又望了陪他同来的郭成森一眼，才把纸袋打开，抽出那张x光片一看。

第一眼的感觉是熟口熟面，跟在那位姓包的骨科医生那儿见到的x光片完全一模一样，片中的骨骼全是重叠的！

“咦！真的跟上次的一样呀！”郭成森先叫起来。

“但我真的痛得不能动，而且有过上次的教训，我今次真的一动也不敢动呀！没有理由仍然是这样的！”韩瑞文十分冤屈的叫着。

“若非你动，怎会照出来这样子呢？”跌打医生插嘴。

“尹师父，按理真的不可能呀，当时我陪他一起，看着他真的没有动过呢。”郭成森这时在旁嘀咕。

“是呀！我可以发誓，我在照片时，根本动也没有动过，正如你所说，我痛得那样子，怎么可能动呢？”

“真的？”跌打医生瞪了韩瑞文及郭成森两人几眼，便把韩瑞文手上的x光片夺了回来，道：“让我再看清楚！”

跌打医生也有个看x光片的专门灯箱，他把照片放在灯箱前，把灯亮了，仔细的望了照片好一会，终于听他发出一声低沉的惊呼，道：“咦！这张片子，好像真的有点古怪！”

“什么古怪？”由于是自己的x光片，所以韩瑞文特别紧张。

“它看起来又不大像是物体移动时拍出来的，你们自己仔细地瞧一下，”跌打医生指着照片中的一块折断的小骨头，又道：“这就是导致他痛得那模样的原因，根本就如我摸到的那样，有块骨断了。你们看，那断骨的地方，以及整个脚踝，甚至上面的胫骨，焦点都没有模糊现象，若是他移动了，应该影响焦点的。”

“对呀！我都说了，我根本没有动过！”韩瑞文像是得到最大的支持，连忙道。

“不过，你们再看看，这张照片多奇怪，整个骨骼的外边，都重叠着一个影子，骤眼望去，当然以为是照片的人当时不小心动了，但现在看清楚，却又不是如此。”跌打医生皱着眉道。

“若非因为胡乱移动变成这样，又是什么原因会产生这种效果呢？”郭成森问。

“这我也不清楚，我看过的x光片，老老实实说，也不下过千，从未见过这么怪的，韩先生，我看你治好了脚，去找个医生彻底检查一下好了。”

“尹师父，凭你的经验，我的骨头不会有什么事吧？我除了今次无意扭伤外，平时可没有什么骨痛关节炎之类。”韩瑞文甚为担忧道。

“坦白说，我只是个医跌打的，骨科方面我比较熟悉，单凭焦点清晰的部分来说，我不认为你除了骨折外，其它骨头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为何会有两重的骨骼叠影，却非我的专业知识范围内，”跌打医生坦白道：“你找西医研究吧！”

“但我的脚……”韩瑞文有点担忧地问。

“那倒不必太担心，昨天我特别为你熬的那服膏药，你贴了一天，觉得舒服了许多，这证明已经有效，如果你对我有信心，可以继续贴下去，反正你还年轻，应当很快就会复原的！”跌打医生忽然又耸着肩道：“但假如你不相信，你可以找西医的，我并不介意。”

郭成森在旁边拉拉韩瑞文的衣袖，低声便问：“喂，你的意思怎样？”

韩瑞文在这时已咋出考虑，自觉伤脚真的已经比前天减了许多痛楚，虽然跌打医生提起自己的脚有毛病，不过，韩瑞文对这位跌打医生的功夫，倒是信心十足，故此便道：“当然要请你继续为我敷药了，这会教我舒服很多的！”

“那好，你先坐过一边，我为你早来那位老太太先敷了药，再给你治。”跌打医生点头道。

当他们坐到一边去时，郭成森便悄声的问：“你真的不去看西医？”

“尹师父的手势真的很好，所以我想还是由他替我治。”

“但你的x光片出现的情形……”郭成森有点担心的问。

“总得先让我能走路，才可以去看医生的呀！”

“那倒是真的。”郭成森不能不同意他的话。

两人说了几句时，那位尹师父已替刚才的老太太敷了伤，便走过来。

“尹师父，我的x光片，你许我带回去吗？”

“当然可以，我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反正我只是参考一下，其实你第一次来，我为你检查时，已经立刻知道你伤在哪里，是什么伤的，要你们照片，只在于让你们自己看清楚自己有什么不妥。”

“那我拿着片，将来去找医生看时，也容易让他们了解是怎么回事。”

“好呀，你随便拿回去好了！”跌打医生爽快道。

比跌打医生预期更快，大约敷药到第四天，韩瑞文勉强已经可以一拐一拐的自己走路，不用郭成森扶他去就医了。

到了十天后，他走起路来，虽然仍不像平时的自然，但痛楚已经完全没有了。

郭成森算是最关心他的一个人，本来，韩瑞文已完全不需要他扶持了，但那天恰巧是周末下午，郭成森下班后，便到韩家来看他。

“那尹师父好象真的有点功夫，你的脚好了七七八八吧？”郭成森看着韩瑞文走去端茶给自己时，步履从容，不由自主道。

“是的，他功夫真的不错。”韩瑞文由衷的说。

“你决定去看那个骨科没有？”郭成森又转个话题。

“没有。”韩瑞文耸着肩问。

“还没有？你的x光片……”

“我想过了，不看也罢。”

郭成森对韩瑞文的回答，十分诧异，又问：“为什么呢？那个尹师父不是叫你去找西医看看吗？”

“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妥，看来徒然花钱。”

“什么？你竟然不打算去检查一下？”郭成森极之惊讶，望着韩瑞文，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韩瑞文摇着头，懒洋洋的回答：“不，不去。”

“但这么怪异的情形，还是检查一下的好。”郭成森是老实人，不晓得怎样劝韩瑞文才是，只好这样说。

“无缘无故看医生？我公司又没有医疗保险，每一文钱都要我自己掏出来呀，你别跟我开玩笑。”

“可是，以前你不知道自己这样就无话可说，但现在知道了，竟然由得它？这样似乎说不过去吧？”

“不会有事的，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韩瑞文的态度，跟当日在跌打医生处差得远了，当时他还担忧万分，但今天却是完全一副处变不惊的模样。

郭成森十分清楚他的性格，便道：“你再想清楚吧，也许迟一阵子，你会改变主意呢！”

“我不会的，我觉得尹师父的功夫不知多好，看来多数两日药，便会无事。”韩瑞文摇着头，道：“我现在最急的是快点上班，坐在家中顶不自在。”

郭成森没有反驳他的话，但心里却是晓得，韩瑞文的性格一向不稳定，三心两意，说不定明天立刻便换个花样。

果然，一个星期后，郭成森突然接到韩瑞文的电话，电话中的他，声音是颤栗的。

“怎办？我现在觉得自己浑身都不自在，好象生病似的。”

郭成森因他这话吓了一跳。

“你怎么啦？到底觉得什么地方不妥？”

“我也不会形容，好象全身的骨头都在痛，而且心跳加速，又冷又热的！”

“那还不快去看医生？”郭成森马上道。

“我……打电话就是找你商量，我该看什么医生？我猜我现在的情形，八成是那x光照出来的毛病！”

“要是那样，大概是骨头出了毛病，你去看看骨科医生呀！”郭成森忙道。

“但我不认识什么骨科医生，上次看的那个，又像是不大认真，所以……唉！我现在都没有主意了，除了上次那个骨科医生外，你是否认识其它的呢？”

“这倒没有，”郭成森想了想，又道：“我可以替你问问。”

“好，快点吧，我等你的消息！”韩瑞文焦灼万分道。

郭成森放下电话后，便立即向周围的朋友打听，终于找到一位在港大非常有名的骨科专家，于是连忙打电话去替韩瑞文预约。

孰料，专家就是专家，虽然预约，却要三天后才会有时间给韩瑞文看病，无可奈何，也只有先约好后，才打电话给韩瑞文。

“要三天后？但我现在混身骨头都痛，怎么捱到三天后？”

“不是那么严重吧？”

“真的！”

“若是如此，不如先看看其它骨科，或者吃点止痛药吧。”郭成森也没有了主意。

“我已经吃了，但不管用，一定得看医生才行，我怀疑，我这样全身痛，不知是否得了骨癌？”

“不会吧？你别疑神疑鬼，太紧张了！”郭成森不过是在电话中听韩瑞文这样说，却并没有看到他的样子，亦见不到他的模样，所以只有这么说：“怎么可能一下子便痛得这样呢？先看看其它医生吧。”

“真的要三天后才可以看到那个专家吗？”韩瑞文还是有点不甘心。

“是呀，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顶多请两个钟头假，陪你去了。”郭成森听他的口气，怪可怜的，因而这样说。

“记得啦！到时你可别黄牛！”韩瑞文无可奈何道。

郭成森也真的算颇有心了，在次日下班后，便到韩家去看望韩瑞文，但见他苦着脸，仿佛真的在忍受着很大的痛楚似的。

但他的气色倒是不错的，跟平时没有两样，所以郭成森亦不觉得怎么样。问他看了其它医生没有？他却摇头，说与其看其它庸医，不如等那个专家。

到了预约那个专家的日子，郭成森早上刚回到公司，韩瑞文已打电话来提醒他，要他记得向公司请假。

郭成森替韩瑞文预约的时间是下午三点，故而他便向公司请了下午的假，想着两点便可以跟韩瑞文会合，然后到医生处，就算到时医生判定韩瑞文有什么疑难杂症，需要时间详细检查时，自己也不用赶回公司去。

到了中午下班后，郭成森匆忙地吃了东西后，便赶到跟韩瑞文约定的地点，岂料，竟然不见韩瑞文的影儿。

初时，郭成森还不太焦急，反正他们会合之后，再到那位骨科专家那儿，时间仍是十分充裕的。

不过，当比约定时间迟了十五分钟后，依旧未见人面时，郭成森便开始焦急了。

幸好，附近有电话亭，所以他连忙拨个电话到韩瑞文的公司去。

当他说了韩瑞文的名字，而对方竟然叫他等一会儿时，郭成森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及至听到韩瑞文的声音在电话里传过来时，他立刻大叫起来：“你怎么还在公司？”

“上班时间，我不在公司在什么地方？”韩瑞文竟若无其事的回答。

“老天！我还在五枝旗杆处等你，专家约好了是三点钟，你现在还不出来，那里赶得及呀？”郭成森气急败坏地道。

“专家？什么专家？”岂料，韩瑞文竟然像什么也不知道的反问。

“你……你要我替你预约骨科专家，说全身都痛，怀疑自己生了骨癌，我好不容易替你问人，找到这位专家，还特地请了下午的假，陪你去见……”

“你记错了吧？哪里有这回事？我身子好得很，一点问题也没有，怎会要你替我约什么专家呢？”

郭成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老表！你不是这样跟我开玩笑吧？前晚我来看你时，你还苦着脸，口口声声说痛，你现在竟然说身子好好的？”

“我说表哥呀，你怎么无缘无故的咒诅我？我的确什么问题也没有，怎会要去看医生呢？”

“你……这是存心耍我吗？”郭成森握着电话，实在生气非常。

“表哥，我才觉得你的玩笑开得太过分了，平白无端说我患骨癌，这有点狠毒吧？而且还巴巴的咒诅我去看医生。不是念在上次我伤了脚，你陪我去了几次跌打医生那儿，我真的要跟你翻脸！”

“你好！韩瑞文！”郭成森虽然是个老实人，但这时也恨得咬牙切齿，忍不住便骂：“我今天算是真的看清楚你那种反口覆舌的嘴脸！”

扔下电话后，郭成森还是生气得全身发抖，可是又不能冲上他的公司去，把他狠狠的打一顿，但这时他真的恨不得结结实实揍他一顿。

碰巧，就在当天夜里，韩太太有点事情，找自己的姐姐去，就是郭成森的母亲。

当韩太太见到郭成森，竟然主动的问：“阿森，我得谢谢你呀，特意请假陪阿文去看医生，怎么了？那专家怎样说他呢？”

“阿姨，别提了！”郭成森一向是老实人，亦知道韩瑞文与母亲的关系不是那么良好，所以虽然想起今天的事时，仍然很气，却不想再提。

不过，韩太太可不肯就此罢休，到底是母子，她还是关心儿子的健康的，所以追问道：“不是那个专家说他真的有什么毛病吧？”

“没有呀。”

“但你怎会是这副样子的？”韩太太依然怀疑。

“我们……”

“你们到底怎么啦？阿森！你不是与他联合起来，要瞒我什么吧？”韩太太看到郭成森欲言还止的表情，更是不肯放过他，要追问下去。

“我是说，我们根本没有去看什么专家。”郭成森惟有说出来。

“哦？为什么？怎么会没看呢？”

“你回去问问他吧。”郭成森不想在韩太太面前数落韩瑞文，所以才这样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阿森，你别吞吞吐吐，好好的跟阿姨说呀！”郭太太在旁，见到儿子这副样子，亦忍不住开口了。

“对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别瞒我呀！”

在母亲及姨母的追问下，郭成森无可奈何，只有将韩瑞文临时失约，还要推得一乾二净的情形说了出来。

“怎会这样的？”郭太太听后，很不以为然道。

但韩太太冷哼一声，道：“我早就猜到，这畜生又再发他的老毛病，出

尔反尔！阿森，真是难为你了！”

“阿姨，那倒没有什么，我平白多了半天假期，只是当时心里真的很气，他上午才给我电话，跟我约得好好的，但忽然间却这样的变卦；变卦还算了，无端却又说我咒诅他，但前晚我上你们家时，他明明好象很不自在的模样！”

“我明白，我完全明白，我自己的儿子，我怎会不明白呢？这畜生半辈子都是这样子，他哪里有毛病？我看他根本就是拿你来玩耍，欺你老实。回家后我不好好的骂他一顿才奇！”

“算了吧，”郭太太连忙劝自己的妹妹，“或许阿文也不是有心的，约好了却临时忘记，也是有的事呀！”

“姐，你不用护着他讲话，我自己的儿子，我自己清楚，他一向都是这样，要不，我在几个儿女中，也不用特别讨厌他了！”韩太太明理的道。

“玉芳，”郭太太呼唤着韩太太的闺名，又道：“说起这事来，我也想跟你说很久了，其实，你也真的太偏心，阿文变成这样，你自己也要负点责任，正为你经常针对他，所以他才故意要做那种事来气你，跟你作对！”

“他今年二十多岁了，还像小孩一样，做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出来气我？我才不在乎！”韩太太冷笑一声，“他继续这样子，只有自食其果。除了阿森肯理睬他之外，他哪里有朋友？”

“阿森，都是你不好，都这么大的一个人了，还在阿姨面前搬弄是非！”郭太太见自己无法劝服妹妹，便转移教训郭成森。

郭成森若在平时，根本不会分辩，但今天韩瑞文失约，实在太令他生气，所以便道：“我是说事实，阿森应该看医生，他的心理和骨头都有毛病！”

“你是怎么回事？还在胡说八道！”他才停口，郭太太马上白他一眼道。

“妈，我说的是事实，阿文的x光片照出来，两次都显示他的骨头有重叠的影子，不知是出了什么毛病，而他说觉得全身都痛，所以央我替他预约了本地一位骨科专家检查，谁知他临时失约。但他实在该去检查一下的呀！”

“他哪里有什么痛？我看他精神奕奕的，你别听他鬼话连篇了。”

“不过，他的x光片真的有重叠的影。”郭成森是老实人，心里再生韩瑞文的气，倒仍是关心他的。

韩太太对这个儿子好象真的完全死了心似的，依然毫不动容，反倒对郭成森道：“你放心吧，他若真的有事，还会有闲情捉弄你？阿森，我知道你是老实人，所以才会被阿文欺负，总言之，你以后别理会他！”

虽然有郭太太在旁边力劝儿子，不过，郭成森为了这次韩瑞文临时失约，真的有点生气了，因此，好几个星期，就是韩瑞文打电话给他，他也反应冷淡；约他出来，他干脆推说有事，根本不肯见他。

这段时间，韩瑞文的日子怎么过的？郭成森完全不晓得，亦没有理会。

但个半月过去，有天郭成森在公司又接到韩瑞文的电话了，他的声音听来十分惊慌。

“阿森，你等会儿有没有时间出来？”

“有什么事？”郭成森的回答冷淡，与前几次与他通电话时毫无分别。

但韩瑞文好象察觉不出来似的，又道：“中午你出来和我一起吃饭好吗？我有件事要找你商量。”

“对不起，中午我约了同事，下次吧。”郭成森像前几次一样，找个借口推辞他。

“那么下班后有空吗？”韩瑞文好象很无奈，又死心不息的问。

郭成森本来想再推他，但却怎么也不好意思开口。“森哥，我真的有事，求求你出来吧！除了你，我根本找不到人说话呢！”韩瑞文在电话对面哀求着，而且口气像十分可怜的。

郭成森终于心软了，无奈地叹口气，便答允了他。

“不过，我警告你，阿文，若你今次再失约，你别怪我以后也不见你！”由于太多次的前车可鉴，所以郭成森在电话中特别声明。

“一定不会，我可以发誓！”

当然，郭成森没有让韩瑞文真的在电话中发誓，反正就算他发誓，也没有甚么意义，因他要反口时，照样会那样做，郭成森早决定给他最后一次机会，若他今次再失约，就再没有下次了。

韩瑞文这次倒是应约而来，郭成森由于有六十天以上没见过他，一见到他的样子时，不由得吓了一跳。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郭成森第一句话便这样问。

“我知道。”韩瑞文苦笑，有点无奈地回答。

“到底出了什么事？”郭成森看到他这副样子，不由得关心的问。

“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才慢慢谈吧。”韩瑞文提议。

于是两人就在碰头的地方附近，找了家咖啡店坐了下来。才要过饮品，郭成森便急不及待又问：“你是不是生病了？才不见几十日，你足足瘦了一圈呀！”

“如果换作你是我，只怕也会这样！”韩瑞文的神情很凄惨似的，“森哥，我发觉我不妥！”

“你终于去检查身体了？医生怎么说？”郭成森便问。

“不是健康有问题，你误会了。”韩瑞文摇摇头，又道：“我的不妥是……”

“到底是什么呀？”郭成森有点焦急了。

“我怀疑自己被鬼附身！”韩瑞文终于说了。

“什么？”郭成森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答案，便吃惊的叫起来：“怎会是鬼附身？你最近到过什么地方来着？”

“没有，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还不是正常的上班下班吗？”韩瑞文知道郭成森误会了，便道：“我被鬼魂附身，根本不是这三两个月的事！”

“哦？你是说鬼魂附你身已经很久了？你怎么现在才知道呢？”郭成森仍然是一头雾水。

“我怀疑，所谓我身上重叠着影子的x光照片中，那重叠的影子，就是附在我身上的鬼魂！”

“这怎么说？你为什么会这样肯定？”

“我不肯定，所以才找你出来商量呀！”韩瑞文道：“你常常说我出尔反尔，又不守诺言，其实我现在才知道，那根本是附在我身上的鬼魂作祟！”

由于韩瑞文今天说的事情太突兀了，所以郭成森望了他半天，仍然无法一下子接受他所说的话。

“你不相信？”

“我……我是不明白，”郭成森很小心谨慎的说出自己的感受，“你怎会忽然间发现的？如果真有鬼魂附身，你现在又为何会那样清醒？”

“我也解释不来，或者鬼魂也要睡觉吧？”韩瑞文皱着眉道。

“什么意思？”郭成森一时间不能捉摸得到他的意思，所以便问。

“我每天似乎总有些时间是属于自己，所以我想，可能鬼魂也要睡觉，

他睡觉的时候，不就放松我吗？”

“你的意思是，现在正是鬼魂睡觉，放开你的时候？我这时面对的是真正的你？”郭成森仍是半信半疑，“但你怎会发现这秘密的呢？”

“那是公司里来了一位新的女同事，这才引起我的怀疑。我记得第一眼见到那王婉娴，我便觉得她十分讨厌，尤其是她那张厚嘴唇，而且她个子比我还高，我是绝对没有可能会想过追求她的！”

郭成森听韩瑞文这么说，意会到发生什么事，故而便问：“你约会她了？”

“不是我约会的！”韩瑞文有点激动道：“我完全不喜欢王婉娴这类型的女子，是附在我身上那个鬼魂约会她！”

“你是跟那个叫王婉娴的女同事约会当中，突然清醒过来吗？”郭成森问。

“差不多吧！初时我听公司同事笑我，说我怎么会追求比自己还高两吋的女同事时，我还以为同事们捉弄我，开我玩笑。但有一天，那王婉娴竟然在办公室众目睽睽下，拿着一件织了一半的毛衣，要我试身，我才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劲。当时我叫她不要误会，她竟伤心的冲到洗手间去哭，然后，公司几位女同事齐齐指责我对王婉娴过分时，我还觉得被冤枉。”

“其实，你是真的跟她恋爱了。”郭成森恍然大悟。

“不是我跟她恋爱，我不是跟你说了？我不喜欢这类型的女子，是附在我身上的鬼魂追求她！”韩瑞文带点激动，又带着愤怒的更正。

“好了，我不跟你争拗，问题是人家不知道你身上附着鬼魂的呀！连你自己也不知道呢！”

“我问了公司许多同事，他们竟异口同声，甚至指天誓日说我在王婉娴第一天上班时，就向她献殷勤；更可怖的是有同事说，在茶水间见过我与那王婉娴……”

“你们不是有什么苟且行为吧？”郭成森见到韩瑞文涨红着脸的模样，也为他捏一把汗。

韩瑞文抓看头发，很苦恼的说：“我真的不知怎办？看那王婉娴的模样，她真的当成我是她的男朋友，甚至摆出一副非君莫嫁似的姿态。最可怕的就是昨天，我忽然在夜里醒来，发现自己竟躺在那王婉娴的身边！”

“老天！你们的关系竟然发展到那种地步？”郭成森惊叫起来。

“不是我，是附在我身上的鬼魂，我自己根本什么也不晓得，你可以想象，我半夜里发现自己居然睡在一个我完全没有感情的女人身边，我都吓得魂飞魄散了，偏那王婉娴要我负责任，你说我怎办？”

郭成森怔怔的望着他这个表弟，老半天才小心奕奕的问：“阿文，不是我对你怀疑，但你这个情形，有没有可能因你双重性格或精神分裂，所以你才会有时不晓得自己做过什么？”

韩瑞文听郭成森这么说，好象受了很大的伤害，连声音都不能自控似的提高了：“你怎会把我想得这样子病态？就算我是精神分裂，我也不可能会喜欢一个比我高两吋，嘴唇这么厚的女子！”

“但鬼魂附着的事是很抽象的，只有你自己才感觉得出来，向人解释，实在很难叫人相信呀！”郭成森认真的说。

“我……唉！但这是千真万确的，我那x光片就是最好的解释。而且当我拒绝那王婉娴时，附在我身上的鬼魂，曾经警告我说，他是真心喜欢那王

婉娴的，若我伤害了他的心上人，他不会放过我！”

郭成森是亲眼见过韩瑞文的x光片的，连那位骨科医生也解释不出怎会有这现。他再仔细想想韩瑞文平日的行为，那出尔反尔的情形，若真因为附在他身上的鬼魂作祟，那就不难理解了。

“我……相信你有鬼魂附身又有什么用？”郭成森叹了口气，“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如果你那位女同事与你的关系已到了那么密切的阶段，就算她肯受你被鬼魂附身，才对她越轨，但你又教她情何以堪？”

“所以我才觉得心烦，才要找你出来商量呀！”

“这种事，我能有什么办法？”郭成森抓着头，不由呆了。

“森哥，你是我唯一可以商量的人，你一定要帮我呀！”

“但我怎样可以帮你呢？”

“我想你替我问问，有没有人认识驱鬼的人，我不能让那家伙总是留在我身体里面呀！”

“这个我虽然不认识，也没有经验，但倒听过人家说起，确实有许多可以驱鬼的人，但你肯定自己身上有鬼？”郭成森沉吟着。

“当然呀！我自己当然清楚，我一定要想法子把那厮逐出我的身体！”

“但你要想清楚呀，就算驱了也没有用，你跟那位女同事……”郭成森叹了口气，“她肯相信吗？就算她肯相信，但她会放弃不嫁你吗？”

这话正说中韩瑞文的要害，他的眉心登时打结，道：“这确实是最担心的事！”

“我看这真的很难解决，你有没有在恢复你自己的神智时，开心见诚与那个王婉娴谈过呢？”郭成森问。

“我始终没有机会，唉！你想想，我在那种情形下清醒，我自己都吓得半死了，你叫我怎么记得起解释？”

“但当时那位王小姐有没有责怪你呢？”

“她反问我为什么脸青唇白，忽然害羞起来？听她的口气，我们似乎不是头一次睡在一起的，所以她……唉！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她认定了我！”韩瑞文苦恼地说。

郭成森用同情的目光望着他，说：“只怕也很难不认定了你。阿文，这个美丽的误会，只怕真的很难解释，你想想，她根本不晓得你身上竟有一个鬼魂，她以为自己一直跟你谈恋爱，而你现在说爱上她的是附在你身上的鬼魂，她不认为你找一个最低劣的借口才稀奇呢。”

“但事实的确如此，我可以拿我的x光片给她看，而你……”韩瑞文望着郭成森，恳求道：“你到时请做我的证人！”

“这……”郭成森登时浮现为难之色，“我从未见过那位女士，她肯信我所言？”

“但你是我表哥，我时常被人误会出尔反尔的情形，你是知道的，又不是叫你去对她说谎，只是叫你说真实的情形！”

“这没问题，问题在她肯不肯信？”郭成森又道：“我真的很奇怪，你是甚么时候给鬼魂附了身的？”

“我怎晓得？”韩瑞文苦笑：“可能你们比我更清楚，我到底何时开始令你们觉得我前言不对后语，答允了的事又不去做，失约等等现象，那些现象的出现应该就是那鬼魂开始在我身上作祟的时候了。”

“喂，说老实话，似乎从你少年时候开始，你已经是这样子了！”郭成森

坦白道。

“唉！怪不得在中学时，什么朋友也没有，我常觉委屈，现在才知道，我一直为那鬼魂所累！”韩瑞文顿了顿，“你当前急务是替我找个会驱鬼的人来，我先要把身上的侵占者赶走，然后就要与那个王婉娴搞清楚我们的关系。”

“唉！驱鬼不难，但王小姐的问题，才真是最难处理，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王小姐未必肯听你的解释。”

“我也想过了，森哥，我想，找人替我赶走身上的侵略者时，最好约那王婉娴到场，让她亲眼目睹，她便晓得，我并非骗她！”

“这也是办法，但有没有用则不得而知，无论如何，我还是先替你找找驱鬼的人吧。”

郭成森尚未找到任何可靠的驱鬼人，却在上班时，接到韩太太的电话，着他午饭时往韩家去一次。

郭成森特地请了两小时假，赶到韩家，本以为发生什么事故，却原来只是韩太太独个儿在家。

“阿森，阿文说自己被鬼上了身，你可有听到此事？”韩太太见到郭成森，第一句就是这么的问。

“有呀，他有这样跟我说过。”郭成森回答。

“你信？”韩太太用认真的态度问他。

“我有点相信。”郭成森想了想才谨慎回答。

“他一向最喜欢说谎打诳的，他的话你怎么会相信？他说什么x光片还可见到重叠的影，其中一个为鬼影，更叫我问你，你知道这事？”

“是的。阿姨，他的x光片照出来，真的在骨头外，有个重叠的影，连骨科医生也解释不出那是什么；偏是在这种情形下，他的x光片仍可清晰的显示到他的骨头怎样，半点也不含糊，所以我才相信。而且，他一向的行为，虽然可恶，但若真的因鬼魂上身，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所以才时时爽约，或者出尔反尔，那就有合理解释了。”

韩太太似乎很诧异自己的外甥会这么说，十分动容，说：“你也认为他不是又临时作个籍口？这样说来，又有可能是真的了。”

“对呀，他托我找个人替他赶鬼，不过我四处问人也找不到。”

“如果是真的，我当然要找人替他把鬼魂驱走。”

“阿姨，原来你认识有人会驱鬼的？”郭成森喜出望外，“早知如此，请你找人总好过我去找了。”

“都是傻瓜！”韩太太瞪了他一眼道：“这是大事呀，早知道有这样的事，一早告诉我，我自然便会去找人。”

“你知道阿文一直都怕你，又怎敢跟你提呀！！”

“唉，我怎晓得原来这些年来，他身上竟然给个鬼魂占住了？都怪我疏忽，其实我盖奇怪的呀，怎地他会变成这样子？小时候阿文的品性纯良，完全跟现在两样……”韩太太不无歉意道。

“阿姨，这件事要小心进行才好，阿文真正清醒的时间不多，反正他的言行令你憎厌时，其实你面对的并不是他，而是附在他身上的鬼魂，这一层你要明白才好！”郭成森乘机劝道。

“我现在完全明白了，当然一定尽力帮他！”

“你们敢赶我走？你们敢？”韩瑞文青筋冒现的指着周围的人，目露凶

光的咆哮着。

“不用管他，那是鬼魂在发难，你们替我绑住他！”主持驱鬼的弘本法师，冷静的望着韩瑞文，然后吩咐身边的门徒。

韩太太及她的姐姐，还有郭成森都在场，当法师这么命下，郭成森也走出来协助把疯狂的韩瑞文捆绑。

韩瑞文不停挣扎，冲着韩太太的面道：“你竟然敢赶我，你会后悔的，我要你的儿子不得好死，你一定会后悔！”

“法师，他这么凶，他说要害我的儿子，这怎办？”

“他已是强弩之末，你但请放心好了。”法师安慰她。

“法师，他怎么可以留在我表弟身上那么久的？难道他不用等轮回吗？”郭成森始终认为鬼魂上了韩瑞文的身这么多年，是不可思议的。

“这是恶鬼，他晓得自己根本轮回机会很少，所以才占了他的身体，举个例子，你在一间屋里住得十分舒服，你还会不会搬？”

“你这老太婆，我给你最后机会，你立刻放开我，把那法师赶走，否则，我要你后悔终身！”韩瑞文仍然恶狠狠的向他的母亲咆哮。

“这怎办？法师，他说会对我儿子不利……”韩太太失了主意。

“你放心吧，很快我就会让那恶鬼魂飞魄散，他哪有余力来害你儿呢？”法师与韩太太说话时，韩瑞文已结结实实的被绑在椅子上。

但见法师在他的法坛上焚香礼拜，一如电影中所见那样；接着是以桃木剑刺着一张灵符，然后在香案前诵祷着。但见他一边念，剑一边在舞着，似是以剑代笔，在半空中画符咒，然后再看他把剑尖转过来，对着韩瑞文的脸。本来一脸凶悍的韩瑞文，这时乍见那剑尖对着自己，登时呈现出十分恐惧的神色，同时口中狂呼：“不要！不要……”

但见那法师对他的反应视若无睹，又继续在韩瑞文脸前画符。韩瑞文脸色越来越青白，好象对法师剑尖上的灵符十分畏惧。那法师念了一会，便把剑尖上的黄纸朱砂灵符在案前烧着，放在一只茶杯上让它化成灰。

当灵符化为灰后，那法师便以水和了灰，捧着杯，走到韩瑞文面前来。但见韩瑞文望着那杯子，眼里现绝望的神色，而法师却连想也不想，伸手捏着他的腮帮，让他张开嘴，然后把杯里的符水倒入他嘴内……

郭成森与韩瑞文离开咖啡店时，韩瑞文如释重负的拍着郭成森的肩膊，道：“森哥，幸而有你作证，刚才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呀，一定要请你好好吃一顿！”

“还说呢。我总觉得自己有点罪过，你没见到那位王小姐眼中的绝望之色？她好可怜呀！”郭成森叹息道。

“但事实的确如此，跟她搭上的，不过是附在我身上的鬼魂，我对她可是一点意思也没，她怎能逼我与她一起？”

“话虽如此，但正如我所说，她一直觉得是跟你恋爱，她爱的是你呀！她甚至跟你的关系那么密切，而现在我们去告诉她，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硬要她接受，我总感到对她大残忍！”

“但我说的是事实呀，我跟她一点感情也没有，勉强在一起，我也可怜！”韩瑞文说着，又道：“别说这些了，我们找个地方吃饭，这一顿我要好好的请你”

两人便向着热闹的大街走，准备找家象样点的食肆。当他们转了两条街后，忽然背后有人叫道：“韩瑞文！”

韩瑞文本能地停了步，回过头去，当他发现唤住自己的，竟是才分手不够半小时的王婉娴时，却同时感到胸口剧痛，尚未明白发生什么时，却听她道：“我们同归于尽！”

郭成森在旁，眼见胸口多了个血洞的韩瑞文倒下，竟自呆了。

照妖镜

张宇

“说真的，这阵子政治气候那么敏感，我都有点担心市场会不会忽然大跌。”谈靖宇边说，一边从酒架那边拿出一瓶红酒来，对他的客人赵功保道：“这只酒是八八年的，价钱便宜，试试，虽然干一点，但也可以喝呢。”

坐在赵功保旁的赵太太，连忙阻止道：“不要了！今晚他已经喝得过量了，不要再给他喝！”

谈靖宇像没听到赵太太的话一样，已走开去把扔在咖啡台上的开瓶器拿起，径自去开酒，又道：“一定要试一点点，功保的酒量我知道的，他还可以多喝一瓶呢。”

“这……”赵太太想开口。

“云芝！你就由他们男人喝吧！我家那个难得有人肯陪他喝酒聊天，功保的酒量我们知道，由他喝吧，我们过来吃水果，聊点别的。”谈太太这时向赵太太笑道。

“但他最近胆固醇又高了，医生要他戒酒，他老是贪杯。”赵太太还在唠叨。

“哎呀！算了吧，像我们快到四十的人，有哪个不是胆固醇过高的？只要未到危险界线便好了，小心点饮食已足够。反正功保也不会天天喝呀，难得今天你们第一次来我们家，让他破破戒吧！”

主人家那么客气，赵太太也不好意思再坚持了，她也让谈太太拉到饭厅那边坐，由得两个男人在客厅那边喝酒聊天。

“说真的，搬来差不多一年了，每次说请你们来吃饭，结果不是你家那位临时有事，就是我那位要出差。说实在的，别以为香港弹丸之地，但各忙各的，真要碰个头，好好的聚一聚，也不容易。”

这时作为女主人的谈太太，拉了椅子让赵太太坐下，又去张罗热茶出来给她，继而拿了些像硬壳果之类的茶食，放在餐桌上。

“可不是。像章太太，我去年就跟她说了，要约她与你一起吃顿饭；怎料，我到上个星期，陪功保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宴，竟意外的在那儿见到她。但专诚约会吗？反倒到现在仍约不到！”赵太太一边喝茶一边道。

“我们还经常通电话，可是，像程黛霞，你知道她吧？我差不多半年未跟她联络过了。唉！也不晓得平时每天到底忙些甚么？胡里胡涂的混日子罢了！”

这时，赵太太向饭厅及客厅那边瞥了一眼，道：“你刚才说，你们搬来这儿差不多一年啦？我怎么好象觉得你们搬来这儿不过几个月？”

“甚么几个月？要是连装修时间，都差不多一年零两个月了。”谈太太马上说。

赵太太继续向屋里环视，只见屋里的陈设及装璜别出心裁，可以看得出，

主人确曾花过许多心思；而且谈氏夫妇的品味颇高，好象客厅里那套中式的花梨宫座椅，放在西式的客厅中，而能够那么调和，就全靠主人的色调配合与布置的巧妙了。

可是，也不知道是甚么缘故，这房子虽然布置得极舒适，地方又够宽敞，但赵太太总是感到这屋子不大自然，自己坐着不大安稳。

虽然她与谈太太可以说得上是很谈得来的朋友，但要她把自己的感觉说出来。她还是没这个勇气，毕竟首次造访谈家，也可看得出，主人夫妇言谈之间，对他们在屋里所放的心思，十分自傲。

当她斜眼望向客厅那边，见两个男人谈兴仍浓，不好意思趋丈夫告辞。

“对了，来了这么久，还未知道洗手间在哪儿，我想洗洗手。”可能晚饭时汤喝多了点，赵太太感到有需要上上厕所，便向主人询问。

谈太太马上站起来说：“就在这边。”

谈太太把她领到走廊旁边的客人洗手间，顺手替她把灯开了，说：“你请随便。”

赵太太入了大理石铺天盖地的洗手间，更进一步了解主人在屋内花的心思和金钱，实在不少。

洗过手，很本能的想理理头发，看看唇膏褪了多少。但找遍整个洗手间，竟然找不到一块镜子！

赵太太不由自主嘀咕起来：“怎么搞的？每样都花了心思，却连镜子也不镶一块！”

但没有镜子的洗手间并不稀奇，既然没有镜子可照，当然不会再逗留在洗手间，便重回饭厅。

回到饭厅时，却不见了谈太太。

正自奇怪时，听到谈太太的声音在厨房那边响起：“云芝，你坐一下，我拿西瓜出来给大家吃。”

“你别又张罗了，我们都吃得撑不住啦！你出来陪我坐坐吧。”赵太太响应着。

不过，她并没有进厨房帮手；她有个习惯，每次去完洗手间，都要照照镜子，看看头发乱了没有，所以这时她很自然的再坐下来，拿起手袋，自里面掏出自己的粉盒来，想打开粉盒盖子的镜，好检视一下自己的头发到底乱了没有？

然而，就在她刚要把粉盒打开时，忽然，背后有一只手飞快的伸过来，一把就将粉盒夺过去。

完全不知道发生甚么事，粉盒就给人抢了，赵太太吃惊的低呼了一声，回过头去，发现抢夺自己的粉盒的不是别人，正是这儿的女主人谈太太。

“徐璐！”赵太太呼着谈太太本来的名字，惊讶万分的问：“你--”

“不要把粉盒打开！”谈太太似乎十分着急，却又像十分尴尬，不晓得如何解释才是。

“到底我做错了甚么？到底这粉盒有甚么不妥？”赵太太对于谈太太的表情，完全不能理解，十分惶恐的问。

“云芝，对不起，我.....我抢你的粉盒不是恶意的，我只是怕你.....”

“怕我？”赵太太越听越一头雾水。

“我不是怕你，我的意思是.....我怕你真的会打开粉盒。”谈太太结巴巴的解释。

“但我的粉盒有甚么毛病呢？”赵太太更加迷惑了，她望了仍在谈太太手上，却属于自己的粉盒，便问谈太太。

这时，两个正在饭厅喝酒的男人，依然对当前的投资气候各抒己见，高谈阔论，对饭厅这两个女人抢夺粉盒完全不知情。

谈太太看了看他们，又很为难的望了赵太太一眼，终于低声的道：“我们不要在这儿谈，我们走出门口说去。”

“走出门口？”赵太太又是一愕，似乎搞不清谈太太的意思，故而郑重的问：“你是说离开这儿？”

“对。我们出去走廊，然后让我详细告诉你。”谈太太坐言起行，率先领着赵太太往大门走。

“噢！你们上哪儿去？”出门是必经客厅的，谈靖宇见到两个女人走出门，连忙好奇的问。

“我……忘了看看信箱，所以让云芝陪我下去看看。你陪功保继续喝酒吧，我们很快便上来了。”谈太太找了个借口。

两个男人不虞其它，果然继续他们的财经话题。

当赵太太满腹狐疑的随着谈太太走出大门后，站在门前，谈太太便把刚才抢来的粉盒递给她，并道：“现在还你了。”

接过粉盒后，赵太太急不及待便问：“到底甚么事这么神秘，竟要走出来才说？”

“现在你打开粉盒也没问题了。”谈太太严肃地道。

由于谈太太的态度太诡异了，赵太太接回自己的粉盒，反倒没打开它，只问：

“到底我的粉盒出了甚么问题？你说清楚呀！”

“你的粉盒没问题，我是怕你在我屋里打开它，我的家不能有镜子。”谈太太道。

“你说甚么？你家不能有镜子？”赵太太重复着谈太太的话，惟恐自己听错了一样。

“那是甚么原因？我从来未听过那么怪的事！”

“这……反正我家不用镜子的。”谈太太吞吞吐吐的，并没有合理的解释。

赵太太见她这副样子，哪里肯放过她？使用很诚恳的语气问：“徐璐，你到底有甚么难言之隐？不妨坦白告诉我呀！”

“我……没有！怎会有呢？不过，我们家不用镜就是了。”谈太太仍然矢口否认，但她的神色看来十分不自然。

“你一定有特别原因的，每个人的屋里总有镜子呀，怎会用不着呢？”赵太太直把谈太太的薄弱理由戳穿，“徐璐，不瞒你说，你们的房子，实在布置得很好，但刚才我暗自打量，总是觉得虽然布置得那么漂亮，仍然似有甚么不妥，现在才想起，那是因为全屋都没有镜！”

谈太太低下头，沉默不语。

“再说，刚才我进洗手间，想拨拨头发，发觉你们没有镜子，才拿粉盒出来，但马上便给你阻止了。徐璐，若没有特别的原因，你不会这样做的，而且你连跟我在屋里说话也不放心，扯我出来，那更加证明事情绝不简单。”赵太太十分有诚意的，又道：“你告诉我呀，到底你们家有甚么事？看看我可能帮得上忙吗？”

“不！没有用的，谁也帮不了！”谈太太道。

“到底是甚么原因呢？”赵太太听了谈太太的回答，知道她果然是有苦衷，因而再问。

“我家不能有镜，否则住在我家那位第三者，便会生气了。”谈太太低声说道。

“你们家除了你们夫妇外，还有别人住吗？”赵太太听得呆了。

谈靖宇夫妇无儿无女，上二千呎的单位，只住他们两人，但忽然听她说有第三者，登时令赵太太万分震惊。

“不是你家的那口子有别人吧？”赵太太说完后，又觉得自己问得很傻，如果真的是谈靖宇有第三者，也不会把她移到家里一起住吧，起码她了解谈太太的脾气，绝对不会容忍丈夫有婚外情。

果然，谈太太把头摇得像搏浪鼓一样，道：“你误会了，不是靖宇有外遇，是我们的房子本来就有个原居民，我们当初买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搬入去后，装修好了，才晓得的。”

赵太太皱着眉，她有点儿明白谈太太的意思了，不过没得到她亲口证实，又不敢说出来。

“初时我们也不知道的，当我们把浴室的镜箱挂好后，不到半天，忽然之间，镜箱整个碎成片片；而且本来已经收拾得十分整齐的浴帘、煤气热水炉的通风管等，全部给破坏了，我们当时还以为地震呢！”

“怎会这样？你的意思是那个第三者弄出来的？”赵太太小心翼翼地问。

谈太太苦恼地点着头。

“到底他是谁？”赵太太实在十分焦灼，又问。

“到现在我仍不知道，只晓得她是个女的。”

再也忍不住了，赵太太冲口而出：“你的意思是那个女的……不是人？”

谈太太点点头。

“我的天！”赵太太呻吟起来，用十分同情的目光望着谈太太，又道：“你怎会仍住在这儿呢？”

“她……平时不会现身的，只要不挂镜子，便不会刺激到她。”？

“话虽如此，但谁家不用镜子？不用看看自己是是否穿戴整齐？怎能不挂镜子呢？赵太太对谈太太的话极不赞同。

“当初确实不惯，现在倒惯了。”

“怎么可能惯？”赵太太叫起来，“我就无 k 想象，没有镜子怎生活？”

“别忘了我们是两个人一起住的，互相帮对方看呀！”谈太太回答。

赵太太瞪了她一眼，为之气结，但随后又道：“好！算你这样答得通，但我始终不明白，你们夫妇俩是怎么想的？明知道与鬼同居，还住下去？要是我，马上便把它卖出去！”

“云芝，说倒轻松，但我们花在布置这房子的钱及心血，实在不少，怎可以说卖便卖呢？大家老朋友，可以坦白跟你说，我们放在装修上也差不多一百万，卖出去要亏本的。”

赵太太一时语塞。她明白谈太太没有说谎，他们房子的装修，可以看得出来用最上乘的材料，样样讲究，的确花费甚钜，要卖出去，有可能亏本的。

“而且，讲句老实话，只要没有镜子，那个……第三者根本不会出现，也不会骚扰我们的。我们相安无事住了差不多有一年。”

“但我真的不能明白，为甚么那女鬼对镜子有那么大的反应？你们是挂了镜子后才见到她吗？”

“我们第一次在浴室挂了镜箱后，给她砸碎，还不知道她原来忌镜子的。后来我们搬衣柜入睡房，衣柜门里有个直身镜，当我本能的拉开门照照时……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当时她就站在我的背后！”

“哦？”赵太太听得十分紧张，瞪大眼睛望着谈太太，连声音也颤抖起来：“她的样子如何？”

“她……”但见谈太太打了个哆嗦，然后才道：“她……我不会形容，总言之，我从未见过那么可怕的样子。她又不是血流披脸的那种鬼魂，却是脸上左一块肿起，右一块凹下去，好似发麻疯一样，而且鼻又缺了一角，嘴唇又厚又有一角塌了下去！”

“她怎样了？”

“我也不知道她是怎样的？反正我回头时，却见到眼前有个白影似的，又似一团雾般，向我拂了一下，令我记得阴风阵阵；突然背后的镜全碎了，接着我便听到有个声音嘶叫着：‘谁敢在屋里放镜子？’后来，好象电影里的镜头一样，我见不到甚么东西，顶多是一团雾，但我睡房里的床单、枕套、被单，甚至衣服，全都给撕了，而衣柜那么大件的家具，都给一股无形的能力推倒了，还险些压住我的脚！”

赵太太听得毛骨悚然，伸伸舌头，道：“还好你刚才阻止了我打开粉盒，万一我不知就里打开它时，你家那只女鬼，可能对我大发雌威……”

“是的，她最恨镜子的，所以若你真的打开粉盒，会出现甚么事，真的很难预料。”

“徐璐，究竟那女鬼是甚么身分？怎会在你这个单位里的？你有查过吗？”

“我问过人，原来她是我这个单位上一手的业主，在屋里自杀死的。”

“自杀死的？怪不得那么厉害。”赵太太有点恍然大悟。

“她不是因为自杀才那么厉害，后来我听大厦管理员说，才知道她原来就是郑三珍！”

“郑三珍？你是说那个过气女明星？”

“就是她。”谈太太点着头，表情十分无奈。

“我听说自杀死的人，真的特别猛鬼，唉！我真服了你们夫妇了，明知道这层楼的前业主是郑三珍，怎么你们还住下去？”赵太太极之不以为然道。

“虽然是这样，但我刚才说了，我们真的花了许多钱及精神在屋的装修方面，要我们搬，怎舍得呀！”

“原来郑三珍是自杀死的吗？怎么当时的娱乐版报道她心脏病发死的？”

“报纸当然这样写。有哪个女明星自杀，不是说吃错药，又或者是心脏病的？除非是中煤气毒，送到医院弄了半天也救不活，通了天之后，想不承认自杀也不行，其它多半是瞒天过海的。”

“那个郑三珍死的时候，早已经不大出来活动的了，听说她早已嫁人，能住在这儿，环境也不错呀，为甚么要自杀呢？”赵太太很好奇的问。

“谁知道呢？”谈太太耸耸肩，又道：“我们出来很久了，两个男人不知道我们在搞甚么鬼。回去吧，其实并没有事的，只要屋里没有镜，那鬼魂便不会出来，你大可放心。”

虽然这么说，但回到屋里的赵太太，却是坐立不安，往四周环视，好象随时随地在某个角落会有鬼魂突然出现似的。

“你的酒也喝得差不多了，我们走吧。”由于不敢在屋里谈鬼魂的事，赵太太急于离去，所以一个劲儿的趋促丈夫。

“你急甚么呢？我跟靖宇兄还有半瓶酒没有喝完。”有三分酒意的赵功保不耐烦道。

“我看靖宇也真的差不多醉了。”谈太太倒是了解赵太太急于离去的心情，所以在旁插嘴。

赵功保是个颇机伶的人，听到谈太太如此说，倒不再坚持，便站起来道：“好吧，我们改天再喝，有女人在旁边，要想喝个痛快根本不可能。”

过了两天，谈太太与赵太太在外边喝下午茶，平时她们各忙各的，很少会见面见得那么频密，今次是特殊的，原因当然是关于谈家原来有鬼的事。

谈太太的表现倒是一如往昔。

“我真是服了你，住在鬼屋里，竟然可以若无其事的样子。”赵太太却是煞有介事，“你真的一点不怕？”

“当初是有点怕，但自从弄清楚那女鬼只是不许有镜子在屋里，那就没有甚么可怕了。”谈太太一副很镇定的样子。

“但你明知屋里有鬼，而且……家里没有镜子，多不方便！”赵太太不以为然的说。

“就当是与人相处，彼此迁就吧。”谈太太不置可否的回答。

“我真的服了你们夫妇俩！”赵太太瞪了女伴一眼，忽然压低了声音道：“我今天约你出来，是因为我查到了一点关于郑三珍自杀的事情。”

“哦？”谈太太对于这个消息，倒是甚感兴趣。

赵太太神秘兮兮地望望左右，才悄声的说：“原来她是因为丈夫有外遇，所以愤然自杀的。”

满以为谈太太对自己带来的消息会有很大的反应，可是事实却相反，谈太太不过是点了点头，依然是若无其事的样子。

赵太太十分失望，忍不住便问：“原来你早知道郑三珍自杀的原因？”

“没有呀。”

“没有？怎么你听到我的话，仍然无动于衷？”

“郑三珍生前经常与丈夫吵闹，甚至曾大打出手，因此而上过警署，这事我曾听管理员说过。”谈太太仍然是一副淡静的口吻，“女明星嫁给有钱人，能真正幸福的甚少。

至于说到郑三珍的丈夫有外遇的事，很平常呀，毕竟，她死的时候已四十开外，她的丈夫大概嫌她人老珠黄吧。”

“但我打听得到的消息，还不止此。”赵太太见到自己并未能令谈太太动容，又接着道。

“哦？还有甚么？”

“我现在多少明白，郑三珍的鬼魂，为甚么不许你家有镜子了。”

“你明白？甚么原因呢？”

“我听说郑三珍早年当女明星时，曾到台湾整容。你知道台湾早年的整容术，效果一般。后来，丈夫嫌她老，她便变本加厉的再去整容，结果把自己弄得人不似人，鬼不似鬼，丈夫索性要跟她离婚，她自己也没有脸目见人，所以才走上自杀一途！”

“真的这么可悲吗？”谈太太终于有点动容了。

不过，她的口气却教赵太太十分惊讶，便问道：“难道郑三珍整容整坏

了脸，你也知道？”

“我不知道详情，但管理员曾经透露过，说看郑三珍的模样，简直不能相信那样子的女人可以做明星，据说她丑得似女巫。”

“这管理员倒没有形容过分呀，我有个亲戚的工人，曾经在郑三珍家里打过工，就是她透露出来的，据说郑三珍因为整容整坏了脸孔，到她自杀前的一段时间，根本不许人照镜，全屋的镜子都给她打碎了！”

“怪不得，怪不得她不喜欢我们家有镜。”谈太太恍然大悟。

“你现在明白了，”赵太太觉得自己打听消息，总算没有白费，便苦口婆心向谈太太道：“徐璐，你若坚持要住下去，得想想办法呀！”

“想办法？想甚么办法？”谈太太一时间听不明白赵太太的意思。

“当然是赶鬼呀！”

“赶走郑三珍的鬼魂？”谈太太惊讶的叫起来，“这怎么可以呢？”

“甚么？原来你从未想过要这样做吗？”赵太太也是十分吃惊。

“我不会这些东西呀，我们又不认识甚么张天师之类的高人，听说赶鬼是很邪门的人才懂的，你晓得，我家那个……不喜欢这类事情的。”谈太太顿了顿，又道：“而且，她本来住那儿的，一下子赶走她，是否做得太绝？她毕竟很可怜呀。”

“徐璐，你的脑袋究竟怎么想的？你们花了那么多心思装修自己的家，却因为一个横蛮无理的鬼魂，弄得连镜子也没有，使自己不便，难道那就不可怜吗？”

“云芝，你的好意我谢谢了，不过，我想现在跟郑三珍的鬼魂相处得还不错，大家河水不犯井水，若把她赶跑，她会不会无家可归呢？”谈太太婉转的说。

“你这么好心，为甚么不干脆给她打场斋？超度她一下，好让她的鬼魂早日安息，那便不用来烦你呀。”赵太太冷哼一声道。

“打斋有用吗？”谈太太狐疑的问。

“你不是真的要打斋吧？”

“我倒没想过做任何事，但你既然这样说，我也可以考虑。”

“算了，你当我没有讲过吧。其实我也不明白你，竟然肯住鬼屋，换作我是你，第一时间便把它放盘卖掉。那明明是个变态鬼，你居然还容忍她！”

“想想人家怪可怜的，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们相安无事，也就算了。”

“真枉费我花了那么多心血，替你找到郑三珍生前许多资料，你竟然若无其事。”

“云芝，我很感激你的好意呀。但那郑三珍暂时对我们也没有太大的恶意，而且，靖宇一向赞成和平共处，我也作不了主呀！”

“话可不是这么说，郑三珍的冤魂不息，长期困留在屋里，灵魂无法超生，假如你做点事情，让她可以安息，也等于帮了她。”赵太太道。

“但那会伤害她吗？”谈太太的口气开始有了变化，似乎为之意动了。

“怎么会？你想想，如果她能安息，快点跑去轮回，你岂不是帮了她，而又帮了自己？难道你真的永远不在家照镜子？多不方便！说句老实话，你费了那么多心思装修家居，的确是很漂亮，可是连一面镜子也没有，倒变得怪怪的，不是白费心血吗？”

谈太太终于被说服了，说：“你说的也有道理，我回去跟靖宇商量一下，如果他赞成，我们再研究到底有甚么办法可行？”

“对呀，你这样才真是助己助人。”赵太太接腔。

谈太太回到家里来，却意外地发觉丈夫谈靖宇竟然陪着一个陌生的、满头银发的老先生坐在客厅里。

“我太太回来了，”谈靖宇见到她时，连忙向客人说了句，又对她道：“徐璐，快过来见见马老师。”

谈太太一听，便惊喜交集地向那位老先生道：“原来是马老师，真想不到你大驾光临，真对不起，不知道你会来，我刚出去了……”

“别客气，我与靖宇也是刚回来。”那位被称作马老师的老人家笑容可掬的道。

谈太太虽然是第一次见这位马老师，却时时听丈夫提起，他是堪舆学大师，等闲不上人家的门去，经他看过风水的人，多能趋吉避凶，以后事事顺畅。

虽然他们夫妇俩都不大相信这些，但由于马老师曾经是谈靖宇中学时的校长，当时谈靖宇的家境很差，马老师曾为他付过学费，所以谈靖宇对他十分尊敬。

年前，马老师随子女移民到美国去，早阵子偶然听丈夫提过马老师似乎在外国住不惯，回到香港来，没想到今天他竟然会到自己家中作客。

谈太太知道丈夫对这位马老师十分尊敬，所以连忙放下手袋，亲自到厨房去泡过些上好的茶叶，又拿了些点心出来，尽女主人之职。

当她再度转出客厅时，却见到马老师在丈夫的带领下，在屋里到处走。

“靖宇，我看你这屋风水本来很不错，但你的布置却大有问题。”当马老师重新坐下来后，就这样的对谈靖宇道。

“是的，请老师指教。”谈靖宇恭恭敬敬地回答。

“就拿客厅这面墙壁来说吧，它本来面对阳台，阳台外边便可以望到海港，那儿最适合放一面大镜，把水吸了入来，那么你的财运一定会比目前好许多。”马老师说。

“这……这……”谈靖宇一听，登时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

他这样的表情，当然瞒不过马老师的眼睛，老人家忙问：“怎么了？靖宇，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你这间屋，明明布置得不错的，何以独欠镜子？而刚刚我一提到镜，你的反应竟是那样怪异。”

“老师，我这儿……不可以放镜子的。”谈靖宇终于老实回答。

“为甚么？有何原因？”马老师眉头一皱问。

“这……”谈靖宇望望客厅四周，也不晓得该怎样回答才是。

“事无不可对人言，你有甚么困难，坦白说呀！难道你连老师也信不过？”马老师见到他这模样，有点不满。

“这……唉！”谈靖宇望望妻子，又看看马老师，终于下定决心开口。“是这样的，我这儿还有个平时见不到的……住客，她……她可不喜欢见到镜子。”

马老师的眉心打结，问：“你这是甚么话？我完全听不明白。”

谈太太在旁，鼓起勇气插嘴道：“是这样的，马老师，我们这层楼的上一手已过世的业主，仍然未搬。”

“哦！”马老师错愣的望了谈氏夫妇一眼，然后如梦初醒的道：“原来这儿有鬼！”

难怪屋里有股怪怪的，阴气弥漫的气息。”

谈靖宇夫妇很明显地尽量避免提起“鬼”字，现在乍听马老师这样冲口而出，面面相觑，似乎有点害怕。

可是，马老师似乎艺高人胆大，他站了起来，眼睛向客厅溜了一遍，叫道：“甚么鬼魂这么恶，居然不让人挂镜子？怕照到自己的模样吗？”

本来，马老师这只是随口说的话，却想不到谈太太在旁已忙不迭的点头。

“看你们害怕成这样子！有甚么可怕的？冤魂不息的鬼魂，一是死不瞑目，一是生前有甚么未了心事，没甚么大不了，你们不必怕呀！可知道那上手业主怎么死的？”马老师看到他们夫妇俩的样子，便安慰他们道。

谈靖宇一向对这位老师十分敬佩，既然他再三强调鬼魂无甚可怕，于是他便大着胆子道：“上手业主是位过气的女明星，死于自杀。”

“自杀的？女明星自杀，多半是用来吓唬吓唬人的，大概弄假成真，所以入了枉死城，才至冤魂不息。”马老师点头道。

可能受了丈夫的影响，本来，他们在家中从来不敢讲鬼魂的事，但这时谈太太忍不住插嘴了：“这位女明星整容失败，加上婚姻不如意，所以自杀。大概因为她受不了自己的样貌，所以痛恨镜子，才不让我们在屋里挂镜。”

“你怎么知道的？”谈太太的话，不但令马老师震惊，连谈靖宇也是头一次听到，因而惊愕地问太太。

“今天我与云芝一起，是云芝替我查到的。”谈太太干脆把今天赵太太告诉自己的一切说出来。

谈靖宇登时恍然大悟。

“原来是为了这个原因，所以不喜欢镜子，怪不得我们初时一悬镜子，就会出现不愉快的事情。”

“竟有这样的事，”马老师却在旁沉吟，“这屋非挂镜而不能兴旺，鬼魂的事必须解决。”

“马老师，你有办法吗？”谈靖宇喜出望外。

“我只擅堪舆，捉鬼可不是我的专长。”马老师的回答却教他们大大失望。

大约看到他们的神色，所以马老师又道：“但正如我所说，邪不能胜正，鬼魂没甚么可怕，你们越是迁就她，越是麻烦，这种事，应以正途解决。”

“但怎么解决呢？马老师，你是否认识甚么朋友，可以帮得了我们呢？”

“靖宇，其实听起来，那鬼魂也是怪可怜的，坊间捉鬼收邪的，各师各法，不可说没有办法，问题却是，我绝对不主张赶尽杀绝，最好是留有余地那一种。”马老师正色的说。

“老师的话正合我们的心意……老师，你可认识甚么擅长捉鬼的人，可以介绍给我们？”谈靖宇问。

“这真难！”马老师皱着眉，道：“我不便介绍，反正坊间多的是这类人，唯一我要你们记住的就是别赶尽杀绝。”

“我们知道了。”谈靖宇连忙点头受教。

“这屋一定要挂镜，才可以兴旺，尤其财运，刚才我说的对着阳台这幅墙，没有镜万万不能，简直如入宝山空手回。你们要谨记！”马老师再次郑重的吩咐。

“甚么？不赶尽杀绝？你们到底是甚么意思？”那位无相居士翻着眼，望了望谈靖宇夫妇二人，方才冷冷道。

赵太太看到气氛有点不对，连忙插嘴打圆场，道：“居士，他们没有甚么意思的，你知道啦，谈先生谈太太都是新潮人，对这种事不懂的，所以才

会那么说，其实他们真的没甚么特别意思的。”

无相居士的脸色总算缓和一点，便道：“我告诉你们，冤魂一定要赶走，不赶尽杀绝，难道赶一半，留一半吗？对不起，这样的驱鬼我可不懂！”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谈靖宇连忙解释道：“我们只是觉得，其实留在我们屋里的鬼魂也很可怜，把她赶跑后，不知她的下场会怎样？太为难她不大好吧？”

“鬼魂本就属于阴间的，她留在这儿，还要那么霸道的咄咄逼人，自然得把她驱去，她能有甚么下场？不过回去她该去的地方而已。”无相居士好象很权威的说。

“只是这样？”谈太太好象还有点不放心。

“你还想我怎样？难道你以为我还能令她起死回生？”无相居士瞪着她问。

“我不是这个意思！”谈太太窘得不知如何是好。

“我可未见过有闹鬼的人家，会像你们那么麻烦！算了，赵太太，我看我未必帮得了你的两位朋友，还请另聘高明吧，还有许多人等着我去帮他们呢。”无相居士皱着眉，这番话可是对赵太太说的。

“居士，你误会了，我们……”谈靖宇见到无相居士一副欲离去的不耐烦模样，连忙便解释道：“我们需要你的帮忙呀！”

“对，对，居士，他们未遇过这些事，有点害怕，万一冤魂回来寻仇，怎办？所以才噜噜苏苏。”赵太太又连忙替他们解围，“他们胡涂，才会不知道居士捉鬼的本领。”

其实，能让居士帮你们，保证绝无后患！”

“是的，是的。”谈靖宇夫妇唯唯诺诺的应着，他们都深恐再得罪这位脾气古怪的人。

“好吧，你们放心好了，我回去择好时辰，看看甚么时间最适合，到时再通知你们。”无相居士说完之后，大刺刺地离开。

送了无相居士出门后，赵太太回到自己的客厅时，便道：“我真是服了你们俩，怎地这样跟居士说话的？他肯去看看你们的房子，我都不知托了几多人才有这个情面，你们居然像怀疑他的能力……”

“云芝，我们不是这意思呀，我们主要想知道到底他会把鬼赶到哪儿，我们想留个余地呀。”谈太太道。

“你刚才没听居士说的，要怎样留余地？把鬼魂一半留在这儿，一半带走？”赵太太瞪了她一眼道。

“当然不是，但我们的意思是担心不知他会不会伤害那鬼魂？”谈太太又解释。

“鬼魂都成了鬼，还怎样可以被伤害呢？你别诙谐了。反正他有办法请那鬼魂离开，你们便可念句阿弥陀佛。”赵太太说。

“对呀，我们目的不过是请鬼魂离开，应该不会怎样吧？”谈靖宇这时插嘴道。

“当然，无相居士很有名气的，而且他要不是看在我姐夫的情面上，就算你们多给他两倍的红包，他还不肯来呢！”赵太太又道。

“我只希望他把鬼魂请离开就算了，万万不要伤害鬼魂。”谈太太低声道。

“徐璐，你怎么啦？你真以为那无相居士有那么多时间，把鬼赶走后，更花工夫去伤害她？我看很难啦，不可能吧？”

“那最好了，我们担心的就只是这一点。”

谈靖宇把包着镜子的牛皮纸扯开时，心情仍有点紧张，因为他不知道会是怎样一个结果？无相居士到底是否真的把鬼魂赶跑了？

同样的，谈太太亦是紧张得连脸都绷紧。

虽然赵太太口口声声说这位无相居士法力高得很，可是当她晓得，他们打算在无相居士把鬼魂驱走时，马上便把镜子挂起来作试验时，她却找了个借口，让自己不在场，免得面对这场试验。

他们都担心把包镜的纸张扯下后，会否重蹈覆辙的触怒郑三珍的鬼魂呢？

当他们战战兢兢的把包镜的纸扯下前，谈靖宇便挥挥手，对妻子道：“你退后几步，万一……”

谈太太当然明白丈夫的意思，那是说，若鬼魂仍在屋内，见到镜子，必然大发雷霆，那到时镜子不知会如何被粉碎，退后点是免得镜碎时玻璃溅到身上而受伤害。

“你自己也要小心点。”谈太太一边后退，一边提点丈夫。

谈靖宇终于把包着镜的纸张扯破。

结果甚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镜子完整无缺，纹风不动，静静的搁在地下。谈氏夫妇相视一下，均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

“看来，那位无相居士果然把郑三珍的鬼魂请走了。”谈靖宇舒了口气道。

谈太太连忙走到镜子前，从镜里望自己一眼，无限感慨道：“唉，不知多久没有见到自己的样子了！”

“你真夸张，在外边时，去盥洗间时，你不用照镜补妆吗？”谈靖宇取笑妻子。

“但老是匆匆忙忙，怎及在自家慢慢细看来得方便？”谈太太反驳。

“哎！以前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原来家里没有镜，会那么不方便。”谈靖宇感慨地说着，又道：“且看看这块镜该放在哪儿？”

“马老师不是说要挂在面对阳台那幅墙吗？”

“我当然记得，但不是这一块呀，这一块怎够大呢？买这块镜时，还未能确知会不会又被鬼魂打破，所以随便去玻璃店买了它，只挑便宜的，怎适合挂在大厅呢？我要度好尺寸订造才行。”

“把这块镜放在洗手间里好了。”谈太太立刻有了主意。

“也好，反正以后早上起来，再也不用自己摸索似的梳头，可以对着镜仔细的梳一下了。”

于是，谈靖宇便拿锤子，往浴室走去。

就在镜子挂起来的那一夜，谈靖宇半夜醒来，却发觉枕边空了。

三更半夜，妻子上哪儿去了？

“徐璐，你在甚么地方？”等了几分钟仍未见妻子出现，便向房外嚷道。

可是，依然得不到妻子的回答。

这是从未有过的事，谈靖宇直觉有点不对劲，连忙跳下床来，走出睡房去。

当他出到客厅，一目了然，妻子根本不在；再折回厨房，亦不见妻子的影踪；推开书房门，亦未见人影。

到底三更半夜，妻子往哪儿去了？

忽然，他发现给客人用的洗手间的门紧闭着。

莫非妻子在洗手间内？

于是，谈靖宇走到门前，轻轻叩了两下，问：“徐璐，是你在里面吗？”

几乎等了一分钟后，才听到妻子的声音在里面传来：“是的，我在里面。”

谈靖宇呆了呆，怎地妻子的声音，跟平时有点不一样？于是便问：“你到底怎样了？是不是不舒服？”

“没有，你去睡吧。”妻子的声音幽幽地传来。

但谈靖宇实在不能放心，他总觉得妻子的声音听来有点古怪。

“徐璐，你出来呀！你在里面干甚么呢？”

“你先去睡吧，我都说我没有事呀。”

“可是……”谈靖宇仍旧有点迟疑，心想，他们的睡房明明有洗手间的，为何妻子不用，偏走出来用这一间？平时她绝下会这样的，除非……除非是为了那面挂上去不久的镜子。

“徐璐，你出来呀！到底发生甚么事？”谈靖宇越想越不能安心，便连忙再叩门。？

里面干脆沉默无反应。

“徐璐！徐璐！”谈靖宇更急了，“到底甚么事呢？你开了门才说呀！”

差不多又等了一分钟，谈太太终于把洗手间的门打开，穿著睡袍的她出现时，倒不觉得有何不妥，只听她叹口气道：“我都说没有事。”

“你……真的没事？”谈靖宇不知为何，总是觉得妻子似乎不大对劲。

“睡吧。”谈太太从丈夫身边走过，招呼一声，径自往睡房走。

谈靖宇在后面紧随，同时把心里的疑问说出来：“你为甚么跑来这边的洗手间呢？你一向很少用它的。”

“没甚么，贪图新鲜，有镜可照。”谈太太回答得若无其事。

“原来如此，”谈靖宇总算恍然大悟，便道：“明天除了挂在客厅墙上的镜要度尺寸订造外，我再去多买两面镜，我们的睡房，洗手间都挂上……”

岂料，谈太太却立刻道：“其实，镜子够用就好了，哪用这么多？多了，不过徒加烦恼。”

“徒加烦恼？”谈靖宇对妻子最后一句话，尤如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

但这时妻子已经上了床，盖好被子，似乎不愿意再聊下去。

“甚么？”赵太太望着谈太太，对她的话似乎有点啼笑皆非，“你是说笑吧？”

“不是说笑，我是认真的。”谈太太正经八百道。

“唉，我的天呀！徐璐，我们都四十老几的女人，有皱纹是必然的，这有甚么值得大惊小怪？”

“云芝，或许我太久没有仔细的照过镜，自从家里重新挂镜子之后，不过是第一晚，我在镜里见到自己的样子，简直吓一大跳，几乎认不得自己，我怎会变成那样子？眼尾的鱼尾纹好多，而且眼袋也好厉害……”

“让我仔细瞧瞧……”赵太太听她这么说，便打量了谈太太一下，才道：“的确是有一点点，但不是大多呀！”

“还说不大多？”谈太太幽幽的瞪了赵太太一眼，又道：“难道你真要我变成老太婆才甘心？”

“但我们都是中年女人了，你看我还不一样？这有甚么关系呢，人总会老的。”

“大概我真的太久没有好好看清楚我自己，我不能忍受自己竟变成这

样！”

“那你要怎样？”“我想……我想去修整一下！”谈太太把自己的打算说出来。

“甚么？”轮到赵太太惊叫了，“徐璐，你不要开玩笑，你想整容？你忘了以前那个郑三珍？她……”

“我跟郑三珍怎同？她是把自己又加高鼻子，又去弄下巴甚么的，我只是要把自己的皮肤拉一下，割眼袋，把里面的脂肪抽出来吧了，何况以前的整容术哪有今天先进？不会有事的。”

虽然谈太太提出的理由似乎是无可反驳，但赵太太却是忧心忡忡道：“我总是觉得不妥，你还是三思，最好是问问你家谈先生的意见。”

谈太太又幽幽的叹了口气，道：“问他？我现时难得见到他呢。”

“不会吧？你们一向恩爱……”

“但这两三个月来，他公司的生意好得不得了，他忙昏了头呢，每晚应酬多，回到家里，一躺到床上，便已经扯鼾，哪里有时间跟我说话？”谈太太叹息着。

“那好呀，这证明财源广进。”

“是吗？我也没有理会他的财政，反正他那个会风水的马老师，似乎十分灵验，他要我们在家里客厅挂面镜子，说甚么把面对的海呀、甚么水呀吸进来，靖宇依了他的话去做，果然生意越来越好。”谈太太嘴里虽然是这样说，但神色间却未见喜悦。

“原来因为这样，你们才立定决心把郑三珍的鬼魂请走。早知道你们认识那么高明的风水大师，介绍他来给我家也看看呀。”赵太太说。

赵功保在晚饭桌上神色怪异的看了妻子一眼，问：“你有多久没见徐璐了？”

“也差不多半年吧。”赵太太应着，好奇地问丈夫：“怎会忽然提起她？”

“听说她整了容，变得很难看。”赵功保说。

“是呀，半年前有一次，她约我出来，略略谈过想去整容，我劝她不要，之后她没有再找我。后来我听朋友说她真的跑去拉了皮，还有甚么的？但弄得很难看。”

“这就怪不得了。”赵功保恍然大悟。

“甚么怪不得？你到底想说甚么？”

“今天我见到谈靖宇，他身边有个很年轻的女人，与他十分亲密。后来朋友告诉我，那年轻女人是谈靖宇的黑市夫人。”

“不会吧？谈靖宇竟然在外面金屋藏娇？”

“这半年来，谈靖宇的生意好得不得了，而且假如家里那位整容弄得半人半鬼，他顺理成章的在外面找个对眼的，好自然呀！”赵功保冷静的分析。

“天！怎么会弄得这般田地？他们这样子，岂不很像郑三珍生前的遭遇吗？”赵太太惊叫起来。

“不会那么邪门吧？若真如此，该叫他们快点卖屋了！”赵功保道。

“哎呀！我记起了，当初我介绍无相居士为他们赶走郑三珍时，他们的口口声声叫无相居士留个余地，莫非毛病出在无相居士身上？难道他没有留个余地，所以郑三珍的鬼魂向谈家报复？”

贪靓鬼

杨笑蓉有这样的习惯：每星期都到美容院去做两次脸。今天又是做脸部按摩的日子。

她是娜娜美容院的长期熟客，每星期的两次做脸，都安排在下班后，别的客人需要预约，但杨笑蓉则不需要，因为她的时间固定，每星期两次，都在下班后。

娜娜美容院的美容师，老早替她订了时间表，所以她只要按时去到便可以了。

连美容院的珍纳，都知道每星期这时候一定会见到她，还体贴的先泡好一杯花旗参茶等着她，可偏偏它的丈夫余定强，就连这一点点事情都记不牢。

下班前，丈夫还打过电话来。

“太太，林约翰的结婚酒会五点半在希尔顿举行，我现在来接你？总得到一到，毕竟林约翰是我的得力助手。”

“你忘了吗？今天是我做脸的日子，怎么去呢？你自己去吧。”杨笑蓉对丈夫的粗心大意，已经有了不满。

“太太呀：你可以做少一次半次，有什么关系，但酒会你不到”

“有什么关系，他们明晚还有个晚宴的，我明晚出席不就是为了吗？”

“唉！你不去就随便你吧！但是，我的好太太呀，做脸是闲事嘛，你可以对自己的一张脸这样没有信心呢？”余定强在电话中无可奈何的说。

“哼！这不是信心问题，这是防犯未然！”杨笑蓉冷笑道：“我保养得漂漂亮亮，你也没有借口去寻婚外情呢！”

“我哪里敢？何况有这么漂亮的太太，我早已修心养性呀！”余定强嬉皮笑脸的把电话挂下。

然而，说老实的，丈夫并没有说错，杨笑蓉对自己的脸孔真的没有太大信心。

自从前年三十岁生日之后，杨笑蓉每天照镜的时间就比以前多出一倍，而市面上那些美容护肤用品，越是价钱贵的，越是能吸引她购买的兴趣。

她开始不大敢笑，怕的是笑得多了，眼尾便会有鱼尾纹出现，故而，她的时装店内那群女孩，都觉得她们的老板娘越来越严肃，殊不知杨笑蓉少露笑脸的原因，是那么苦煞心思的。

珍纳替杨笑蓉做完脸部按摩后，照例给她涂上面膜，就让她躺下来休息了。

“余太太，你先歇一歇，我等会儿再进来。”珍纳对她道。

这儿跟其它美容院分别不大，都是分成一个个小房间，里面有齐备的仪器，有很舒适的卧椅，客人躺着让美容师替她们做按摩，做各种脸部的整理。

杨笑蓉早已习惯了这些做脸的程序，珍纳替她做完按摩之后，就要替别的客人做，她是自己指定的美容师，在这儿，她试过几个不同的美容师，始终认为珍纳的手法最好，她对她最有信心。

此刻杨笑蓉躺着，本想好好的小睡片刻，珍纳的手法实在是好，经她一轮按摩，尤其是今天有少许头痛，可是刚才珍纳只在自己的太阳穴上揉了几下，现在什么痛楚都没有了。

可是，有点昏昏欲睡时，偏偏邻房的一位太太以尖锐的声音在跟她的美容师在闲聊，杨笑蓉待要不听，但声音很自然就钻进她的耳膜里。

“……不是说笑的，没有一个整容的，上了三十岁不出毛病的！”

杨芙蓉本来就嫌那女人的声音吵，但是，听到她的话之后，却是整个人一点睡意也没有，而且打醒了十二分精神听下去。

“可不是吗？上了三十岁，肌肉开始松弛，当年注在皮肤下的东西，自然也随之泻下，比本来的还要松，所以，整容过的，更加非做脸不可……”

杨芙蓉待要听下去，突然珍纳拉开了门帘，就向她叫道：“伍太太——”

杨芙蓉跟珍纳同时一呆，珍纳马上摇了摇头，道：“对不起，余太太，我真是失了魂，怎么老是乱叫的？”

杨芙蓉对手下苛刻，但对珍纳可是很和善的，只见她笑道：“你老是惦着伍太太，是不是那个伍太太给你特别多好处呢？”

美容师的手法好，一般客人都会特别给予小费的，可是珍纳连忙道：“怎么会？余太太你才是对我最好的客人，要是个个客人像你那样，我多做几年，就可以储够钱移民了。”

“但最近这几次，你总是把我唤错为伍太太的，那位伍太太是谁呀？令你这么印象深刻？”

珍纳解释道：“才不是呢！伍太太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来，唉！说不定已经移了民，我们有很多客人，都移民走了，所以老板常常说，生意越来越不易做了。”“既然这样，你没有理由老是把我叫错的，难道我的样子很像她？”杨芙蓉说，却又摇头：“没有可能的，我的脸膜还未脱下来，就算长得跟她有点像，这情形也不会认错吧？”

“可不是？我想我真是失了魂，对不起呀！”珍纳再连声对杨芙蓉道歉。

被人唤错了，到底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何况对方已经再三的向自己道了歉，杨芙蓉也不放在心上，所以便道：“别放在心上，快替我洗了脸，我还得赶回家去，家里的菲佣们，若我不回去，她们都管看电视，不听话呢！”

对杨芙蓉说来，被珍纳错唤为别人，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起码，不会比她在美容院内，听到邻房的女人谈起整容后，上了年纪会有变化的问题值得她留心。

只有自己的丈夫才会那么笨，杨芙蓉自己心知肚明，当年还未结婚，自己曾悄悄的去改过下巴，一直觉得整容后，自己的运气比以前好许多，不但遇上个经济条件很好的男人，而且婚姻又颇好，生意也顺境。

但是，自从上了三十岁后，杨芙蓉每次照镜时，都觉得自己的样子有点改变，仿佛不比以前美貌了，初时只以为自己年纪大了，有点改变，今天听到邻房那个女人的话，才赫然发觉自己不是疑心，而是整容的后遗症开始了。

故而，杨芙蓉有点惴惴不安，到了下一次去做脸时，她便决定要跟珍纳说以后每星期要多来一次。

可是，今天当她来到美容院时，老板娘就对她道：“余太太，今天让罗莎替你做，好吗？”

今天特地来就是要找珍纳商量多做一天，怎可以换别人？她对别人都没有信心，所以忙道：“一向都是珍纳替我做的，她比较明白我的心意。”

“我明白，但是，很对不起呀，珍纳已经辞了职。”老板娘抱歉的解释。

杨芙蓉呆若木鸡，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为什么会这样的？珍纳做得好好的，为什么会走了？”

“我也不知道原因。”老板娘苦恼的说：“我已经出尽办法挽留她，可是她还是坚持要走，实在是没办法的事。”

杨芙蓉失望到了极点，又极之不服气，继续追问：“珍纳有很多熟客人的，老板娘，你怎不加她薪水呢？”

“如果她肯为此留下，我就不会那么为难，可是珍纳却说不是为钱，我也没有办法。”

“但总得有个走的原因呀？”

“我不知道，只是，最近这几天，珍纳的精神有点恍惚，尤其是进入第二号房工作时，更加心神不宁，但问她，她又不肯说原因。”

杨芙蓉呆了呆，自己每次来，总是在第二号房做脸的，珍纳到底为什么入了第二号房就心神恍惚？杨芙蓉不由又想起她把自己唤错为另一个客人的事来。

难道就跟那事有关？

杨芙蓉怔怔的样子，令老板娘感到很诧异，于是便问她：“余太太，你没事吧？”

“我没事。”给这么呼唤，杨芙蓉总算定过神来了。

“罗莎近来的工夫也不差，我让她替你做，你就试试她好吗？”老板娘对于这些长年顾客，当然不愿得失，所以又同她大力推荐自己其它的美容师了。

“已经没有得选择了，总得试试。”杨芙蓉苦笑着，但心里还是有点不大舒服的。

老板娘见到自己推荐成功，连忙掀开二号房的门帘，便对杨芙蓉道：“请进来呀！”

杨芙蓉一向是惯了在二号房做按摩的，但不知怎地，当她的脚才要跨进去时，突然想到老板娘刚才说珍纳临走前的情形，她便硬生生把脚步收回。

老板娘见到她这样子，惊讶的问：“余太太，怎么不进去呢？”

“不！我想换一间房！”杨芙蓉连忙解释。

老板娘有点儿惊异的愣了愣，然而马上就回复常态，笑道：“好呀！换过三号房吧，这儿更清静！”

杨芙蓉再没有异议，便随着老板娘走到旁边的房间去。

旋即，那个叫罗莎，大概是廿五六岁的美容师就入来了。

“余太太，谢谢你捧我场，等会儿有什么我做得不好的，请你指点呀！”罗莎的嘴巴倒是很会说话的。

杨芙蓉已经躺了下来，道：“你平时的做法，跟珍纳大概没有两样吧？”

“是的。”罗莎一边说，一边便开始在杨芙蓉的脸上做工夫了。

杨芙蓉每次在做脸的时候，习惯了闭上眼睛来享受，此时也不例外。

闭上眼来，感觉上，罗莎的手法，特别在按摩时的轻重方面，与珍纳的确是大大小小，不过，也不知怎地，她总是感到有少少差异，总觉得罗莎的按摩没有珍纳那么舒服。

杨芙蓉还是忍不住开口了，“你来这儿也很久了吧？”

“我迟珍纳半年，这儿一开张她已经在在了。”罗莎倒是一点也不介意的说。

“做得那么好却突然走了，会不会是她另起炉灶呢？”杨芙蓉试探道。

她总是不甘心，自己是珍纳的老主顾，她居然连自己也不通知一声就走了，枉费平时给她的小账特别多。

“另起炉灶就一定会通知你。做我们这一行，要起炉灶谈何容易，单是置仪器已经是一笔可观数目，何况，现在的租金贵得这样，不易做呀。”

“但好端端的，她怎会不做？”杨芙蓉说到这儿，故意压低声音问：“是不是老板娘炒她鱿鱼的？”

“才不！我们这儿人手一直就刚刚够，她又是老臣子，熟客这么多，老板娘怎会炒她？是她自己神经经的，说老是见鬼，所以不肯做下去！”

杨芙蓉听到罗莎这样说，顿时吓了一跳：“见鬼？你们这儿有鬼吗？”

“才不！是她自己心理作祟，我们以前有个客人姓伍的，三年前已经去世了，但珍纳最近常常在房中见到她，她自己慌起来，所以辞职不做。”

杨芙蓉一听，登时吓了一跳，地想起，自己曾经有好几次被珍纳唤错作伍太太，当时不以为意，还跟珍纳开玩笑，说一定是那位伍太太给她许多小费。

可做梦也想不到，原来那伍太太已经死了。

“会不会真的有鬼？”杨芙蓉连声音也不自在起来了。

“怎么可能？那位伍太太，未死之时，已有两年不到我们这儿来的，她死了之后，又怎会忽然跑来？”

“她是怎么死的？”杨芙蓉问，“年纪已经很大了吗？”

“才不过三十几，不是病死的，听说是自杀。”罗莎的嘴巴倒不像老板娘那么密，叽叽哇哇的什么也说。“年纪轻轻，怎会自杀？什么事看不开？”杨芙蓉很好奇。

“整容弄坏了！她忽然不来我们这儿做脸，也是因为整容弄坏了，所以不敢见人，可没想到终于跳了楼。”

打从美容院回家之后，杨芙蓉就感到浑身不自在。

她坐在睡房的梳妆台前，望着镜中的自己，差不多有半天还是一动也不动。

不知如何，听了罗莎的故事之后，她就感到极之不舒服。

以往，每次从美容院回来，她都免得自己容光焕发，比平时都要美艳，但今天，她望着镜中的自己，就是感到一点信心也没有。

“我的样子也变了，两颊的肌肉似乎开始泻下来。糟了！珍纳当时把我当作伍太太，莫非我就像她那般样子？”

“咦？你怎么了？原来躲在房里。”杨芙蓉正在忐忑不安之时，突然丈夫的声音在背后叫起来。

“你怎么鬼鬼祟祟的？”杨芙蓉望了丈夫一眼，没好气道。

“你今天不是去做脸吗？怎地还照不够镜子，回来还在照？”余先生问。

杨芙蓉发觉丈夫向自己的脸上望来，突然之间有阵心虚，连忙扭转脸孔，避开丈夫的目光，道：“你出去，别在这儿！”

“怎么了？”余先生被她的反应弄得莫名其妙，“你忘了今晚何老板请吃饭吗？很大场面，你要扮靓一点呀！”

当余先生走出房间外时，杨芙蓉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他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原来已经察觉到我已经开始不再美丽了，所以故意这么暗示我。”

原本她对自己的美貌充满信心的，但这一刹那间她的自信心突然完全崩溃了！

珍纳见到杨芙蓉之时，极之惊讶，一方面是惊讶杨芙蓉会找到自己的住处，另一方面，使她更惊异的，才不过一个月不见，杨芙蓉像老了许多。“余太太，你怎会找到这儿来的？”珍纳对上门的客人，不能不请进屋里来。

但见杨芙蓉抓住她的手，立刻便问：“珍纳，终于找到你了！我有一件很要紧的事想问你，我是不是跟那死去的伍太太一个样子？”珍纳更是一愕，想不到杨芙蓉劈头第一句，就会这么问，“谁告诉你的？”

“我知道了！珍纳，你知道吗？伍太太上了我的身！”杨芙蓉抓着珍纳的手，比刚才更紧。

珍纳瞪着杨芙蓉，勉强道：“余太太，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我是不是像鬼？我是不是像伍太太一样？她自己整容弄坏了，要找我当替身！”杨芙蓉又道。

珍纳面对这个语无伦次的客人，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只有拉着她入屋来，道：“你坐一下，我给你倒杯茶。”

“不喝茶不喝茶！你望着我，你告诉我，我脸上的肌肉是否泻下来了？伍太太死前，是不是这样？你在二号房见到我，叫我做伍太太，因为我像她一样丑？”

“怎么会呢？你很漂亮，我只是自己精神不好，眼花了，余太太，你一点也不像她！”

“真的？”杨芙蓉登时有了笑意，但马上又摇头道：“不！你骗我的，我知道你骗我的：那鬼魂已上了我身，她要我跟她一样丑！”

珍纳用了许多唇舌，才把杨芙蓉劝得平静点，并且送了她走，她打电话给罗莎查问，才知道杨芙蓉不知怎地疯了，最近老是说自己变了样。

“我的天！个个整容女人差不多样子，早阵子我唤错她作伍太太，就是这个原因，但我只是自己精神不好要休息，她怎会对自己一点信心也没有？老天爷，不是这样她就疯了吧？”

天眼通

邓洁儿到中环的银行去办一些财务的事，然后到金钟的一家酒店咖啡座去。

她约了好朋友傅书瑛在那儿碰头，有个多月未见面了。以前每星期她们总会相约一起喝下午茶，聊聊天的。最近彼此都忙，所以见面少了，难得出来中环一次，所以昨晚通电话时，经已约好了今天见面。

来到咖啡座时，距离约会的时间早了三分钟，环顾四周未见傅书瑛的影子，于是邓洁儿自己找了个近着落地窗的位子坐下来，要了杯“卡柏千奴”。

满以为只消等几分钟，傅书瑛便会出现，岂料，“卡柏千奴”喝光，旁边的冰水也喝了半杯，傅书瑛连影儿都未见。

一向颇守时的傅书瑛，居然迟了二十分钟仍不见人，那是很罕有的事。邓洁儿实在忍不住，便准备去打电话，这时才见傅书瑛匆匆的赶来。

“对不起！对不起！我已经尽量赶的，还是迟了。”一上来，傅书瑛便拚命的道歉，以致邓洁儿也不好意思再责怪她。

“瞧你满头大汗的样子，证明你真是赶着来的，饶了你。”邓洁儿见好朋友一副狼狈样子，禁不住又问，“你到底忙些什么？怎会迟到的？”

“唉！有个朋友最近在铜锣湾开了间卖佛堂用品及法器的店，今天开幕，我必须去说声恭喜，估量时间很充裕的。怎料去到，恰巧有个法师在那儿做开光仪式，又不能马上就走，只有等到他做完才能跟主人家握手，于是便迟了。”性情一向豪爽的傅书瑛，一口气把自己迟到的原因说了出来。

邓洁儿听着便笑：“你交游越来越广了，连开佛器店的朋友也有，什么时候也在家里置个佛堂来修炼修炼？”

“哎呀！你别笑，真的有许多善信。”傅书瑛大概赶来时出了一身汗，随手抓起邓洁儿喝了一半的冰水，骨碌骨碌的喝光。

邓洁儿瞪她一眼，道：“小姐呀！收敛一下你的豪情好吗？都是人家太太了，还像孩子一样。要喝水等人家送上来，也不用那么心急，多难看呢！”

“渴嘛！”傅书瑛分辩。

“哼！万一撞到老徐的朋友，见你刚才的模样，回去跟人说，原来徐太太竟然粗鲁得这样子，简直像个混混。我看老徐的面子往哪里搁？”

“什么面子？他敢说我半句，我马上跟他离婚。”

“你这不是孩子气吗？怎么老把离婚挂在嘴边，这种话千万不能说成习惯。我劝你多少回啦？”邓洁儿打量了面前的好朋友一眼，又道，“你福气好，老徐爱煞你，对你千依百顺。不过你千万不要过分，幸福不是必然的。”

“我知道啦！小姐，其实你跟我同年的，不晓得为什么你总像我妈般噜苏。”傅书瑛笑嘻嘻说。

“好啦！总是忠言逆耳，我也不说你了。怎地最近连电话也少了，忙些什么？”

每回见面，总是邓洁儿关心傅书瑛多一点，如问问她近来的活动，有没有跟丈夫呕气等等；而傅书瑛则比较粗心点，谈天说地，很少会问及邓洁儿的近况。

“不就是这个朋友要开卖法器的店，我帮她忙呀！”傅书瑛回答。

“真是奇怪，以前甚少这类店的，但近这两三年，这类店越开越多，不知是怎么回事？”邓洁儿嘀咕着。

“哎呀！现代人物质越丰盛，精神越空虚，要找宗教凭借，所以信佛的人越来越多。

这种店因市场需求而出现，很自然不过呀！”傅书瑛答。

“也许是吧！你在什么地方认识这个开佛具店的朋友？以前也没听你说过的？”邓洁儿问。

“她本来是老徐朋友的太太，以前与老徐出去应酬时相识的。最近她丈夫有了外遇，她与丈夫离婚，得了一笔钱。这位太太也算是很独立，丈夫变了心，擦干眼泪后便开始为自己下半生盘算。在婚变时，她在朋友引渡下信了佛，于是顺理成章的，在得了一笔钱后，开创自己的事业，最好不过就是卖佛具了。”傅书瑛答。

“不用说，以你那种抱打不平的个性，便很热心帮这位朋友的忙，连我这老朋友也丢疏了。”邓洁儿笑道。

“小邓，你不是这样子也生我的气吧？”傅书瑛问。

“傻啦！我跟你说说笑，帮朋友建立事业是好事，我支持你这样做。对了，你有没有被你这位朋友感染也信了佛呢？”邓洁儿问。

“说起信佛，我要跟你说一件事。你相信有些人会有天眼吗？”傅书瑛一本正经的问。

“你说能看穿人的那些什么天眼通吗？”邓洁儿皱着眉的反问。

“对！就是这些，天娜认识一个朋友开了天眼的，好神奇呢！”

“天娜？”邓洁儿重复着这个名字。

“天娜就是离了婚，开佛具店那位朋友。”傅书瑛解释着，“她的一个朋

友有天眼，帮她不少忙，那人真的不可思议！”

“阿瑛，不是我又要噜苏你，什么天眼不天眼的，你对这种人，最好敬而远之。”邓洁儿劝道。

“为什么呢？那位谈姑娘人很好的，她练就成天眼，能看到许多我们见不到的东西。

她亦利用自己的天眼通帮助人，这有什么不好呢？”

“那个懂天眼的是位女士？”

“是呀！她年纪跟我们相仿，是三十刚出头。我听她说，她自小就信佛，八岁时忽然害了一场大病，几乎要死的，病好之后就开了天眼。她自那时开始，就吃素了，当然她信佛很虔诚，所以从不随便利用她的天眼，只是真正有需要帮助的人，她才会伸手去帮。”傅书瑛很认真的说，“你别对她有成见。”

“我连那谈姑娘是圆是方也不晓得，又何来成见？只不过我听到有什么天眼通之类的人物，很容易联想到特异功能这种人物，便自然将他们列入敬鬼神而远之那类。”邓洁儿文静的说。

“你放心，谈姑娘有正当职业。她虽然有天眼，但受过专上教育，并不是利用天眼来混饭吃，她是位实时傅绎员，中英文都好得很。有机会我一定要介绍你认识认识她。”傅书瑛忙着解释。

“哦？”邓洁儿听到那位有天眼的谈姑娘，竟然是受过高深教育的专业人士，确实甚感意外。

见到好朋友作出这种反应，傅书瑛十分得意，又道：“哼！告诉你呀，这位谈姑娘不但是专业人士，人也长得漂亮，大方得体。保证你见了她，自自然然会立刻喜欢她。”

“真有那么样的人物？”邓洁儿更加意外了。

“你大概是神怪电影看多了，满以为懂天眼的人，一定是鸡皮鹤发的老太婆，或者是干干瘦瘦的老头儿，根本不是那回事。谈姑娘简直就是个风度翩翩的现代新女性，假如不是透过天娜的介绍，根本无法想象，那样潇洒，且数个男人同时为她神魂颠倒的人物，竟会有如此不可思议的本领。”傅书瑛滔滔不绝。

“你简直把那谈姑娘赞得天上有地下无，到底她有什么本领呀？”

“她能够看出我割过盲肠，身体有一条疤。你也不晓得，我当时被她那么一说，真的傻了。”

“你割盲肠有条疤我都知道啦，这有什么稀奇？”

傅书瑛听邓洁儿这么轻蔑的话，登时不自禁把声音提高半度，“你与我那么好朋友，当然知道。但天娜怎能跟你相比，我与她相熟，在她婚变后，我从来也没有跟她谈过我做过盲肠手术，那个谈姑娘更加不会知道。”

“小姐，这是公众场所，请你记住自己是个淑女呢！”邓洁儿蹙了一下眉，低声的提醒傅书瑛。

“我是说真的嘛！你为什么老是不肯相信我的话？”傅书瑛总算把声浪降低了，不过她的语气好象万分委屈似的。

“瞧你！还像个小孩子，我不是不相信你。你不觉自己的话有点前后矛盾吗？”邓洁儿像哄小孩子似的对傅书瑛道，“刚开始时你说，那个什么谈姑娘，根本不会随便利用自己的天眼帮人的，但她又怎地那么无聊，竟然施展她的特长来看你有没有疤呢？”

“你这就错了，她不是故意看我的。有天我们在天娜家讨论着铜锣湾的铺位是否值得租下，突然之间，我腹痛得连站也站不起来，吓得天娜手忙脚乱，要送我去医院，但谈姑娘就说不用，她说我是十二指肠有点小问题，歇一会儿就没事了。说着说着，她才突然说我肚上有个盲肠的疤，当然她是隔着衣服看我的。那是我们第二次见面，更奇怪的，后来她们陪我去看医生，医生判断，我果然是十二指肠发炎，你说，这不是神妙吗？”

“或许那位谈姑娘有医学常识，或者家中有人患十二指肠毛病，病症与你一样，所以她一语便能道出来……”

“好！就算你说得对，那么她帮天娜的事，又怎么解释呢？”傅书瑛不服气的道。

“她又怎么帮你的朋友呢？”邓洁儿也很好奇。

“她指出天娜的丈夫，与她的情妇在九龙塘的某一间别墅中偷欢，天娜因此才可以直接捉奸在床，能够那么顺利的办妥离婚手续。”

“是吗？”邓洁儿听完傅书瑛的话，反应十分冷淡。

她这种冷淡态度，教热烘烘的傅书瑛，好象被人泼了一盆冷水的，很不忿气问：“你不相信？”

“不是！”邓洁儿的口气依然淡漠，“我只是有点奇怪而已。”

“奇怪什么？”

“谈姑娘跟那位天娜的交情如何的？”

“她们是很谈得来的朋友。”

“既然是好朋友，应该尽力去隐恶扬善，而不该去拆散人家夫妻呀！”

“开玩笑！要是给我看到你的丈夫与别的女人一起，我才不会隐恶扬善，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让你捉奸在床，我不会袖手旁观的。”傅书瑛马上便道。

邓洁儿给她弄得啼笑皆非，“你怎么讲话越来越像师奶？我警告你，你若继续这样，我会把你看成电影里领导太太团去捉奸那种泼妇。”

“哎呀！千万不能用那么可怕的名词加在我头上，“师奶！”我的天，好恐怖呀！”傅书瑛登时怪叫着抗议。

“你好自为之吧！”邓洁儿望她一眼，又道，“不过，我依然是那句话，你最好就不要跟那些什么开天眼的人过从甚密，听上去已觉得那种人很邪门。”

“别先加上你自己的主观，改天我一定介绍那位谈姑娘给你见见。”

“算了！我可没有兴致，真的，我很怕这类人，不识也罢。”邓洁儿淡然地说。

自从那天与傅书瑛见过面后，转眼又过了大半个月。这期间，邓洁儿曾打过电话找傅书瑛，但人不在，她也没有留话，反正她们经常有联络，说不准过一天半天，傅书瑛便会打电话给自己。

果然估计没有错误，找不到傅书瑛的三天后，傅书瑛的电话来了。

她的邓洁儿周末晚上吃饭，还特别声明：“请勿携眷参加，我们那晚是纯女人的聚会。”

“纯女人的聚会？你的意思是除了你外，还有其它人？”邓洁儿在电话中诧异的问。

“当然啦！我要介绍天娜及冬妮给你认识。”

“谁是冬妮？我根本不认识的。”

“就是要你出来，介绍给你认识，反正她是很好玩的人，保证你会喜欢她就是了。”

邓洁儿还是有点犹豫，“不了！你知道我一向不喜欢跟陌生人吃饭的，拘束得很，何况还是两个陌生人，不如你们自己去吃。”

“不！不可以！我是特地约她们一起出来，就是要介绍你认识她们，你怎可以不来？我可不管，这个星期六，你跟你那口子说约了我，教他自己找节目，我六点半到你家接你。”

邓洁儿还想推辞，但傅书瑛不由分说叮嘱两句，就挂下电话。

到了星期六，邓洁儿的丈夫与朋友打高尔夫球，平时会在打完后回家接她吃饭，今天因为约了傅书瑛，所以她一早跟丈夫约好分道扬镳。

傅书瑛倒是很准时，六点半便来接她了，然后开车到尖沙咀，泊好车后，由傅书瑛领着向前走。

“我们到底往哪儿吃饭呢？你怎地一直不肯讲？”邓洁儿随着她走，忍不住就问。

“啰！这不就到了吗？你干什么这样心急？”傅书瑛停在一家饭馆的门口，笑道。

邓洁儿抬头一望，登时呆了！

原来她们停在一间素食馆的门前。

“吃斋？”邓洁儿皱了眉。

“吃斋有什么不好？健康呀！”傅书瑛笑嘻嘻的。主动的推开那素食馆的门。

邓洁儿的个性，倒是很随遇而安的，既然来了，那就不再争议，跟着傅书瑛走进门去。

当她才走入去，便见到靠近墙边有两个女人坐着，正向着她们招手。

“为你们介绍，这位就是我时时向你们提起，我最要好的女朋友邓洁儿。”傅书瑛一走近她们，马上把邓洁儿推到那两个女人的面前，同她们介绍。

邓洁儿打量了面前两个女人一眼，她们都是三十刚出头，跟自己差不多年龄。坐在右边的，是一个架了副金丝眼镜、短发，样子非常漂亮，眼睛尤其充满慧黠，予人十分好感的女郎。

左边的穿得十分斯文，长发，脸色带少许苍白，但脸貌也十分端庄的。

这时傅书瑛指着略为苍白的女郎，向她介绍：“她就是我经常向你提起的天娜，她是冬妮。”

邓洁儿与她们招呼过后，便生了下来。

第一次见面，眼前约两个女郎，给她的印象都十分好，尤其那位冬妮，开朗的微笑，漂亮出众，更教人一见就想与她接近。

“我们选了吃斋，不知你可习惯？”天娜向邓洁儿礼貌的问。

“没关系，我什么也吃的，只是不大懂素菜的式样，你们出主意。”

“冬妮，你长期吃素，你来点菜。”傅书瑛道。

“长期吃素？你就是有天眼通的那位？”

邓洁儿骇然的叫了出口之后，才发现自己实在太孟浪了，登时脸都涨红，很不好意思的低下头来。

可是，那位冬妮一点也不以为意，竟然轻松的指指自己的前额，笑道：“不用害怕，你也别听她夸张，我其实也是普通人，没有三只眼。只不过有

时有点特殊的感觉，可是我一样要很辛苦去上班，赚份薪水来生活。”

听冬妮这么一说，邓洁儿的紧张消失殆尽，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

“对不起！我好象很大惊小怪似的，因为听书瑛提过你的本领，我总以为是很可怕的人，像电影中有特异功能的人那样，所以……刚才真是失礼了。”邓洁儿大方的向冬妮道个歉。

“我也希望可以像你口中和心中想象的那样，起码不用每早七点半就要爬起来。唉！

天知道我多不愿起床去上班，可惜我还不是像所有女白领一样，每天穿戴整齐，做得像条狗般辛苦，才在月底换到一份薪水。”

“好啦！就是你最辛苦了，你再滔滔不绝，我们可要陪你挨饿。”天娜在旁白了冬妮一眼，笑道。

“我们四个人，看起来你好象最软弱，其实就数你最会欺负我。”冬妮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逗得邓洁儿与傅书瑛忍不住大笑起来。

很少吃素，同时不大爱吃素的邓洁儿，这顿晚饭倒觉得十分可口，大概因为那两位新认识的朋友的关系。

尤其是那位冬妮，她充满幽默感，绝无冷场，非常会制造气氛。在倾谈之下，教邓洁儿发觉，她除了爱说笑之外，见识及学养颇高，跟她过去认识的朋友，完全是另一种人。

冬妮的魅力，一顿饭已使邓洁儿为之倾倒，这才教她完全明白，何以上一次傅书瑛跟自己喝下午茶时，对冬妮这个人物推崇备至了。

起初，邓洁儿还担心，天娜或冬妮会跟自己谈谈佛理，或者像某些善信那样，不断谈些拜神或崇邪的题目，但整夜与她们一起，谈的不过是最近的新闻或商场上的一些消息，再不，亦只是那儿的欧洲时装减价而已，半点都没有涉及宗教。

反倒是因为对冬妮很具好感，邓洁儿对她开了天眼的能力甚感兴趣。不过，到底是初相识，人家随了自己当初惊叫时，自我解嘲几句，再没有提过，自己也不好意思再问。

饭后，仍然由傅书瑛开车送她回家。在车上，邓洁儿终于忍不住便道：“如果不是你亲口说，我真的不能相信，冬妮会是什么开了天眼的人，她一点也不像呀！”

“唉！所以找非要你认识认识她不可。我跟你讲，她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你不相信。现在给你亲眼见到，你终于明白我的话没有说错吧！”

“她真的很吸引人！上班族的女人，自有一种教人心仪的风采，真是没得说。”邓洁儿由衷的道。

傅书瑛把视线从路面移到邻座的邓洁儿脸上，道：“你现在肯把成见收回来，不会再以为她们是世俗眼中的拜神婆吧？”

“你也不用立刻来讽刺我，这次算我错了。不过她们真的教我意外，尤其那个冬妮，真是人物。其实她是那种许多人见了都会对她心折的人，怎会到现在还是独身的呢？”邓洁儿好奇的问。

“你难道不觉得，一般的臭男人，根本配不上冬妮吗？能干的女人，多数寂寞的，这几乎已是定律。”傅书瑛竟然慨叹起来。

“但好条件的男人多得很，没道理冬妮会找不到。不知她开了天眼，是否能看到自己未来丈夫是怎样的人？”

“这一层，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但没关系，下次见到她时，问问她好了。”

傅书瑛顿了顿，又转过头来，望了这位好朋友一眼，然后笑道，“小邓，你似乎对冬妮非常感兴趣，回来的路上未停过口谈论她。”

“是呀！我从未见过这么出色的女强人。”邓洁儿直认不讳。

“那太好了，以后我们可以多点出来吃饭喝茶，不过你好象不太喜欢吃斋的。”傅书瑛故意调侃道。

“也不一定，刚才冬妮点的斋菜，味道不错呀！”

“唉！我的天！又是冬妮：你简直对她着了迷啦！”傅书瑛几乎惨叫起来。

“冬妮，你是怎么会信佛的呢？”邓洁儿很感兴趣的问。

自从傅书瑛介绍了邓洁儿认识天娜及冬妮之后，她们四个女人，每星期总会聚一次至两次。有时是吃素；有时则是喝下午茶，很快的邓洁儿跟她们混得很熟。

这个周末，邓洁儿的丈夫约朋友打高尔夫球去，自己特地嘱咐菲佣，做几个中西式不同的素菜，招待三位女朋友来家中聚会聊天。

冬妮到得最早；傅书瑛来过电话，要先去送个亲戚的飞机；天娜却要等店铺的职员吃完午饭方可以来。

乘着其它人不在，邓洁儿便抓住这机会，把埋藏在心中的好奇向冬妮问了。

“我也不大晓得，可能自幼见到我祖母拜佛，有个根深蒂固的印象，拜佛是理所当然的。”冬妮想了想才回答，随后又道，“后来出现在我身上的种种异象，更教我相信，那是佛祖给我的力量，要我好好的助人，所以更使我对佛的敬仰有增无减。”

“对了，你的天眼通本领，真的不是修练回来，而是病了一场后便出现了？”邓洁儿又问。

“病了一场后，突然整个人的心灵都像豁然开阔了很多，之后，便可以见到一些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事物，当时不知道那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开天眼。”冬妮倒是很坦白的回答。

“你真的能看穿别人的衣服，直接透视他人的身体吗？这……若是男的，知道你能看穿他，岂不是尴尬得要命。”

“小姐，你真是异想天开了，谁告诉过你，天眼通就是能看穿人家的衣服？你的想象力倒很丰富，不过，与事实却差了一段距离。”冬妮摇了摇头道，“所谓天眼通，不过是什么也不懂的门外汉，一厢情愿的胡说八道。”

“哦？难道你不是眼睛如X光一样？”

冬妮抓了一条切好的西芹条子，沾了点邓洁儿特地用牛油果、香蕉及桃子打成的酱料，放在嘴里，蟋蟋嗦嗦的咬了几口，摇了摇头，才道：“唉！本来我不大喜欢与你们谈这类事情的，不过你硬是要追问，我就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吧！其实，所谓“天眼”，有时根本不是真的能看得到什么。那只是一种强烈的感觉，比别人强烈很多的感觉而已。”

“你指的是第六感？”

“也不能说完全是第六感，反正是差不多意思，但我真的很难向你解释得清楚。”

“但这样很好呀，你有“天眼”，可以帮到许多朋友呢！”邓洁儿笑道，“不妨告诉你，初时听书瑛说认识一个有天眼通的人，我直觉就把你当作神棍一流的人物，还劝她不要与你往来，直到认识你后，才把这个观念改变过来。”

“其实有许多人都像你那样，总把我这种人当作怪物。我完全明白那种心理的，所以，除了特别相熟的朋友，我从不提这种事。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没有一个晓得我有这种能力的。”一向让邓洁儿感觉是爽朗、愉快、潇洒的冬妮，这时突然幽幽的叹了口气来，“那本来已经是种苦恼，自己也不想有这种能力，再给不了解内情的人知道，徒添烦恼。”

邓洁儿听冬妮那么慨叹，十分诧异，“有这种能力不好吗？可以助人呀！”

“话虽如此，但到底有没有帮到别人，真是天晓得。”冬妮的唇边竟浮起一丝对邓洁儿来说，是极之陌生的苦涩笑容。

“怎会那样呢？像上次书瑛不舒服，你一眼已经看到她十二指肠出问题，那么不是很好吗？省得医生还要查来查去不晓得她毛病出在哪里。”邓洁儿道。

“但就算我看不出来，医生始终都可以查出她的毛病是什么。”冬妮苦笑道，

===== (缺失两页) =====

“但今天不同呀，我特地请她们回家，就是想让你认识一下冬妮的，但你竟这么晚才回来。”

“你是说那个有特异功能的女人？”阮文伟说着，伸了个懒腰，还打着呵欠道，“我们打完球，一起去焗桑拿，吃饭晚了，不就到现在才回来吗？”

“不是特异功能，是有天眼通的。”邓洁儿郑重纠正丈夫的话。

“唉！什么天眼通，开玩笑！你以前也不是那么迷信的，怎么自从见了那个甚么……妮的人之后，嘴边成天的挂着天眼通。我觉得你整个人都变了。”阮文伟皱看眉，有点不耐烦的道，“你一向很理性的呀！”

“但她真的与众不同，就是这样，我才想你见见她，保证你会对这个人赞不绝口。”

“什么天眼通？那么本事的，这个星期六她陪我去马场，用她的法术，告诉我哪只马会跑第一，那我才真的服了你呢！”阮文伟轻蔑的说。邓洁儿对丈夫这番话，反感到极点，“你这是什么态度呢？”

“什么态度？我说你别迷信呀，“三姑六婆乃淫盗之媒”，朱子治家格言中都有提过。我是提醒你，别中了这些女人的毒呀！”阮文伟从沙发上站起来，便道，

“我好累了，想早点上床。”

邓洁儿望着走入睡房去的丈夫，心中忽然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厌恶感，禁不住便低声嘀咕着！“怎么有那样市侩的人？还是冬妮聪明，不肯嫁心人，自食其力总好过对着个毫无感性的男人。”

“喂！”就在这时，阮文伟把头从睡房中伸出来，望向客厅里的邓洁儿，又道：“你叫你那个什么……叫什么妮的朋友，告诉我周末赛马第一场至第九场跑甚么，我就真的信服她了！”

“你去死吧！”在丈夫的嘻笑中，邓洁儿却恨得咬牙切齿的骂。

看着菲佣端出来的菜，阮文伟很惊愕的抬起头来，向妻子问！“还有没有？”

“没啦，就是这些，三菜一汤还不够吗？”邓洁儿放下围裙坐下来。

阮文伟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样，指看桌面上的菜，不能置信的问：

“红烧豆腐、毛豆炒豆干、芽菜炒豆干丝冬菇丝，还有这是什么汤？”

“莲藕眉豆汤，很好喝呀。是天娜教我做的，你试试呀！”邓洁儿一边说，一边殷勤的给丈夫盛汤。

但阮文伟却愤然的放下筷子，问：“我的天！你不是疯了吧？这是什么菜？全素！”

毛豆、豆腐、豆干……怎么吃呀？”

“不就这样吃吗？吃素对健康有益，中午你在外边也吃太多肉了，回家吃斋对你好呀！”

“我的好太太！你真是走火入魔了！”阮文伟瞪着妻子，“自从你认识了那个什么……叫什么妮的女人之后，整个人都变了。天天把人家的名字挂在嘴边我也不说了；把我的书房硬要用来改成佛堂，我也忍了；可现在连肉也不许我吃，这算甚么？”

“我是为你好！你白天在外头吃什么，我管不着，但回家晚饭，吃吃素有什么不好？要那么瞪眉凸眼，那么的大呼小叫吗？”邓洁儿也不满地反唇相稽。

“你讲讲道理好不好？你要信佛、念经，在家中焚香，弄到乌烟瘴气，我都忍了，反正人有宗教信仰自由，但你没有理由逼我吃素！你今天才跟我结婚吗？你应该知道我一向的口味，我是无肉不欢的！”

“我知！这饮食习惯就是不好，我想你改。”

阮文伟忽然跳到电话旁边，抓起电话一边拨，一边说：“我要找傅书瑛，要她替我约那女人谈谈。”

“找谁来谈？”邓洁儿很紧张地质问丈夫。

“当然是那个什么……妮。对了，我终于记得了，那个什么冬妮，我要问问那个“神婆”，她到底向我老婆下了什么药，把我的老婆弄得半疯半颠的？”阮文伟悻悻然的嚷着。

“你这还不是发疯是什么？这跟冬妮有什么关系？她什么也没有教我，我只是觉得佛法实在是广博阔大，佛教的精神世界是令人十分开朗的。我研习佛理，逐渐觉得吃素才能领略菜根香，那有什么不好？你怎会像野萤人一样不讲理的？”邓洁儿对丈夫反唇相稽。

“我野蛮？你怎不说你自己完全变了。上星期，我公司副总裁生日宴，人人都携眷参加，你居然说那种宴会无聊，赶着去佛堂做什么义工。你可知道全公司的高级职员个个成双成对，就只有我是落了单，多异相？”

“有什么异相的？那种纸醉金迷生活，整个人都像虚脱了，我不愿意过！”

“但以前你不会这样，你会打扮得大方高贵与我一齐出席，做妻子不应尽责任辅助丈夫的事业吗？”阮文伟随即又说，“我去跑马，你竟然噜噜苏苏，你明知这是最“骤忌”，结果我这阵子连战皆北，你知道我输了多少？差不多二十万了！”

“好呀，我劝你不听，二十万可以帮到多少穷人，你却拿去喂了畜牲……”邓洁儿也十分气恼的嚷起来。

可是，阮文伟这时忽然冲入房，抓了件外衣出来，便往大门走，“哼！那么健康的斋菜，留回你自己享用，懒得跟你吵。”

“喂！你要上哪儿去——”邓洁儿追出来要询问，但阮文伟已“砰”地一声，把大门关上了。

在听到关门的巨响时，邓洁儿的泪水再也禁不住夺眶而出，她赶过去想

开门，但手放在门旋上，却又颓然的缩回来，接着，便跑到电话旁边，伸手抓起电话，匆匆的拨了几个号码。

电话接通后，却听到邓洁儿哽咽着声音，朝着电话对面唤道：“冬妮，对不起，打扰你了……”

“什么？你想出来工作？”傅书瑛望着邓洁儿，似乎不能置信的叫起来。

“我是说真的，坐在家太闷了，而且好象个废人一样，出来做事，可以自食其力，自信心也大一点。”

“但你跟你那口子商量过没？他大概不愿意妻子出来抛头露面……”

“他才不会理我。”邓洁儿冷淡的说。

“不是有什么事吧？”傅书瑛神色一凛，收起刚才开玩笑的心情，正色的问。

“没事！有什么事？不过是一个人坐在家中太闷，所以想出来做事。”

傅书瑛没有立刻回答，只是冷静的、仔细的望着面前的邓洁儿，半天才严肃的说：“你别骗我！你的事还瞒得过我吗？我知道你一定有什么问题，是不是跟你那口子吵架？”

“也不完全是吵架，”邓洁儿苦笑着，“我最近才发觉，看他越来越不顺眼了。”

“这是什么话呢？阮文伟一向对你宠爱有加的。别人心不足呀！”傅书瑛道。

“唉！你不会明白的了。大概以前年轻不懂事，所以不觉得怎么样，但现在却发觉他是个天下间最俗的人。现实市侩，好赌兼且鄙俗。”

“看来真的有问题了，要不然，你怎会把一个当年你曾经深爱，愿意跟他过一生的男人，说得那么一文不值。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傅书瑛关切的问。

“总言之，我看他越来越不顺眼，他也一样！我想我们已到了互相忍受对方的阶段。”

“越说越可怕了，才不见你一阵子，怎会夫妻关系恶劣得这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不是三两日的，只不过以前没有发作出来罢了。书瑛，你有没有认识什么人，可以介绍工作给我。我想自食其力，万一有一天真的要走出来，也可以像天娜那样。”

“你怎可以拿天娜做例子，天娜是因为丈夫变了心，但现在你的那口子外边有别的女人吗？”

“暂时我倒还未发觉，不过，他有没有女人对我说来关系不大。”

“你……怎会说这种话呢？”傅书瑛大吃一惊，“我的天！你这口气，好象对你丈夫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连他有没有外遇都不在乎。这可不得了，很不正常。”

“有什么不正常呢？我对他已没有什么感情。他若跟我离婚，我随时有心理准备。”

“好端端的，提什么离婚？你难道不知道，离婚二字不可以轻易出口，说惯了，有天吵起来，话冒了出口，大家都下不了台阶，那……”

傅书瑛的话尚未说完，邓洁儿已不耐烦的打断，“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这话对不想离婚的人来规劝，当然有用，但我与文伟的感情经已没有了，离婚比貌合神离的生活在一起更好，起码大家可以自由自在。”

“小姐！”傅书瑛骇然的问，“你不是想告诉我，你与阮文伟的处境，已到了那么糟糕的地步吧？”

“是差不多了，”邓洁儿道，“我已随时有离婚的心理准备，所以找急需找份工作，那样可以早点独立，要离婚时也可自食其力。”

“原来你这么急着找工作就是这原因。”傅书瑛总算是明白了邓洁儿的企图，不过，她很忧虑的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才不见一阵子，连你与阮文伟这么相衬的一对，居然也说闹离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小邓，你一定得告诉我。”

“根本没大问题，就是感情消失了那么简单，彼此都厌倦。”

傅书瑛有点愤怒了，她气恼的出言讽刺道：“好潇洒呀！彼此厌倦，亏你说得出口。”

就不想想当初在教堂里矢誓忠贞，忽然就翻了脸。我真看不出原来你也变得视爱情、感情如儿戏。”

“书瑛，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蛮不讲理的？你听我说，夫妻间生活中的磨擦，原有太多不足为外人道，感受是自己的，很难每一件都说得出来。”

“我明白呀！但我和你那么好朋友，我不是外人了吧？而且我们一向无所不谈的。”

到底是什么令你忽然对丈夫作出那么大的转变，你就跟我说说。”

于是，邓洁儿把生活上对丈夫瞧不顺眼的事，一一向傅书瑛道来。

傅书瑛每听一件，眉头皱一下，当然听完之后，她的肩已完全蹙在一起了。

“小邓，我听了半天，倒觉得问题不是出在阮文伟身上，而是你自己本身有毛病！”

“我？”邓洁儿瞪大眼睛，很惊震的问，“你说我有毛病呀？”

“当然！你看天娜、冬妮她们拜佛，有没有像你那么挑剔的。我看你有点走火入魔！”傅书瑛摇着头道，“阮文伟倒没有任何不妥。口味人人不同，你凭什么要逼他吃素？他爱跑马不是今天的事，以前你不是每次跑马也陪他入场，大家有商有量，赌个不亦乐乎吗？容或今天你信了佛，觉得赌有点罪过，但你也要体谅阮文伟，他并没有跟你一起信佛，你却事事以佛教徒那样逼他去遵守各种规矩，他怎不以为你疯了？”

倒是旁观者清，傅书瑛逐件事向邓洁儿分析。

“但他怎可以连我的朋友也侮辱呢？”邓洁儿悻悻然道。

“这也怪你不好，你一天到晚说冬妮怎样怎样的……阮文伟不知就里，自然有个印象，以为你现在变成这样，全都是冬妮教你的。幸好你没有天天把我挂在唇边，要不，只怕你的丈夫也认为我教唆你呢！”

“我不跟你争辩，反正感受是我自己的，我无法逼你相信我对阮文伟已经没有了感情。书瑛，我只是想你给我留意，介绍份工作给我。”

“去天娜的店做吧！反正店里的生意很好，天娜也嚷着想找个人帮忙。”傅书瑛连想也不想便随口道。

“她那儿 - ”

“怎么啦？”傅书瑛听得出邓洁儿的语气似乎有点不以为然，所以忙忙便问。

“免了。”邓洁儿答得十分爽快。

“哦？为什么呢？你现在那么热心佛学，天娜的店是贾佛具法器的，不

是正合你做吗？”傅书瑛惊讶着。

但邓洁儿还一股脑儿的摇头，“总言之，我不会去天娜的店做事的。”

“这就随便你，我也不过是顺口提一下。或许你去找冬妮问一下，她认识的人多一点，机会应该大一些的。对了，你顺便叫冬妮运用她的天眼，看看你与阮文伟的前景究竟会怎样。”

“我会找她的。”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冬妮家中，傅书瑛及邓洁儿还有天娜都在，今次是因为邓洁儿的问题，她们约在一起聊天的。

当冬妮听到邓洁儿与丈夫感情不和的消息后，反应与傅书瑛差不多。

“怎会这样呢？我一直都觉得你是很幸福的女人，怎会突然如此？”

“说出来与你也……”傅书瑛一向快人快语，本来就想说邓洁儿一天到晚把冬妮挂在唇边的事向她说，但话才出口，邓洁儿忙忙喝止了她。

“书瑛，你别胡说八道。这件事与人无尤，是我与阮文伟本身的问题。”

“当然呀！我想你真的要帮帮她呢！”天娜也很热心的说，“像我当年那样，你替我用天眼看到我丈夫那样，好教我长痛不如短痛。若小邓也是同样情形，你更要助她。”

也不知为何，天娜一番好意，要帮助邓洁儿，但她听了之后，反而冷冷的道：“其实也不用看，我与他没有前景的了。我们自己明白究竟发生什么事，离婚是迟早的事。”

冬妮很惊诧的望着邓洁儿，又看了天娜一眼，“天娜也是一番好意，你怎会这样说呢？”

邓洁儿的脸色涨红，好象十分委屈的，解释说道：“我只不过想说明，每个人的情形不一样，请她不用费心而已。”

“小邓的心情我恨明白，每个女人遇上婚姻问题，情绪都不会好的。冬妮，你就用天眼看看吧！”天娜倒是明白事理的人，一点也没有介意。

“我很久也没有练天眼通了……”冬妮好象脸有难色似的道。

“为了朋友，冬妮，你就别懒吧！”傅书瑛忙说。

“好的，我尽量去试试。”冬妮倒是爽快的答允。

“冬妮，我想出来工作，你认识的人多，请你看看，有什么工作适合我的，就介绍给我。”邓洁儿对于冬妮会不会用天眼通来给她看前程，一点也不在乎，却是很热切的对她道。

“好的。我一定替你留意。”冬妮像猛然忆起什么似的便道，“天娜的店不是欠了个人吗？不若你去帮帮她吧！”

“我……”邓洁儿一副不情不愿的模样。

“对呀！我的店正想请人，若你不嫌弃，不如来帮我。”天娜也很热诚邀请。

“看看怎样吧！”本来很热烈想工作的邓洁儿，这时忽然冷淡下来。

当她们离开冬妮家的时候，傅书瑛与邓洁儿一道走时，实在忍不住便问：“你好象对天娜有成见。”

“没有，怎么会！”邓洁儿否认着，口气却冷冰冰。

忽然之间，冬妮再没有出现在傅书瑛及邓洁儿等人的生活中。好多次，她们打电话约地出来，冬妮都推说有其它事，避而不见。

这期间，邓洁儿与阮文伟的关系越来越恶化，终于正式分居了。

分居后的邓洁儿，竟搬到酒店去居住。传书瑛眼看这样子，很是担忧，劝她搬到自己家去，邓洁儿却以传书瑛有丈夫孩子，夹了自己进去太不方便为理由而拒绝。

听她后来的语气，原来她最希望是可以搬去跟冬妮暂住，传书瑛想想也最适合，冬妮独身，收容邓洁儿的确是较为方便，只是最近冬妮不容易找，邓洁儿亲自找过她好多次都找不着。

为了这个好朋友，传书瑛最后找到冬妮的办公处，终于见着冬妮了。

当传书瑛把邓洁儿的情形全说出来，并提出邓洁儿想在她那儿暂住的意图，没想到一向爽快的冬妮，竟实时摇头拒绝了。

“为什么呢？”传书瑛惊讶的叫道，“不可能的，你一向都热心助人，现在小邓的情形……”

“其它人都可以帮，唯独她，我不可以。”冬妮坚决道。

“我想知道原因，你告诉我可以吗？”

“都是你们，要我用天眼看看她，一看之下，我才发觉，她对我有种我不能接受的感情，甚至地今次的婚变，根本起因就是她忽然对我生出了一种不是普通朋友的感情，你想我怎可以接纳她？”

“我的天！你是说邓洁儿喜欢了你，她对你产生了跟我们对你的不同的感情？”传书瑛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些日子我连你们也不敢见，就是这样。我根本无法很自然的面对邓洁儿，尤其她以为我与天娜像她对我那种感情，更是教人尴尬。”

“怪不得！怪不得每次提到天娜，她总是很不开心似的，原来她妒忌！”传书瑛恍然大悟。

“但我与天娜根本跟我与你或者对邓洁儿一样，纯粹朋友而已。唉！若不是我有天眼通，我根本看不出她的心事，尚可能坦诚的对她，但现在我却无法坦然了。我甚至有点歉疚，是我出现及我会天眼通，使她对我另眼相看。这等于我成了她婚姻的破坏者。”

